

筆記

海潮音文庫

于右任

印

海潮音文庫總目錄

甲編 佛學通論 (十二種)

- 一、科學
- 二、哲學
- 三、宗教
- 四、人生
- 五、國學
- 六、文化
- 七、進化論
- 八、社會學
- 九、道德學
- 十、教育學
- 十一、政治學
- 十二、論理學

乙編 佛學本論 (八種)

- 一、法相宗
- 二、法性宗
- 三、真言宗
- 四、淨土宗
- 五、律宗
- 六、禪宗
- 七、天台宗
- 八、賢首宗

丙編 佛學足跡 (九種)

- 一、經釋
- 二、論釋
- 三、在家佛學法
- 四、佛學歷史
- 五、佛教傳記
- 六、討論集
- 七、講演集
- 八、論文集
- 九、整理僧伽制度論

丁編 佛學餘論 (五種)

- 一、文選
- 二、詩選
- 三、尺牘
- 四、筆記
- 五、小說

海潮音文庫編發大意

(1) 本文庫爲便宜讀者之研究。以十年來所出之月刊爲材料。分類編輯。審慎採集。予有志學佛者。以有組織有系統之貢獻。

(2) 海潮音月刊歷年十週。編輯會數易其人。材料之收集。不免有投其所好而刊登者。夫以知不純正之註著。既有誤於初學。帶感情用事之論文。乃易引起教內之爭執。文庫取材。對此種文。縱使議論風生。亦當勉爲割愛。以導學佛者於正軌。

(3) 海潮音刊載之註著。雖爲適應時代之要求。而方便設教。然亦須有垂之長久之真價。乃得流傳。以佛法爲三世不易之常法。非世學之隨時隨地而異趣也。其爲偏於應時。缺乏不變之真實。及帶有時問性過甚。易引起新舊之爭者。割棄不錄。

(4) 月刊定期出版。收集不免稍濫。文庫取材。極端嚴格。無關宏旨之論文。甯缺不錄。(附注)道德倫理。義相聯次。合爲一種。丙編增整理僧伽制度論一種。仍不變動原定種數。

庚午夏月慈忍室主人作於杭州韜光之韜齋

佛學叢刊 海潮音文庫 第四編

佛學餘論四

筆記目錄 上冊

| | | |
|---------------------|-------|-----|
| 一微塵剖出記 | 太虛輯 | 一 |
| 佛法總抉擇談 | 太虛 | 五 |
| 金溪漫錄 | 釋華山遺稿 | 一八 |
| 一吼堂雜說 | 釋圓瑛 | 二一 |
| 夢蓮生室讀書記 | 釋僧度 | 二七 |
| 聽虛師在武昌中華大學教授印度哲學之筆記 | 慧妙 | 五八 |
| 太虛法師語集 | 大圓 | 六三 |
| 檢餘齋佛學頌說 | 王尙善 | 七一 |
| 笠居衆生筆記 | 釋善因 | 一五三 |

| | | |
|------------|-------|-------|
| 笠居衆生漫錄 | | 一六一 |
| 寶蓮華奩筆語 | | 巴蜀秦太岳 |
| 節錄景德印公語錄 | | 一六四 |
| 開人天眼 | | 大圓 |
| 圓五居讀書錄 | | 一八〇 |
| 留東隨筆 | | 弘願 |
| 慧圓居士雜記 | | 一八三 |
| 歐陽竟無先生語錄初輯 | | 顯蔭 |
| | | 一八八 |
| | | 史一如 |
| | | 一九七 |
| | | 心觀 |
| | | 二〇〇 |

佛學叢刊
海潮音文庫 第四編

佛學餘論四 筆記 上冊

一 微塵剖出記

太虛輯

寄禪安禪師示衆

諸仁者。割愛辭親。披緇出家。所求何事。若以出家閒曠。逍遙世外。無衣食之憂。絕妻子之累。而發心者。則名賴佛逃生。光頭俗漢。上孤佛化。下負己靈。不孝不仁。莫此爲甚。又或厭今生之貧賤。希來世之富饒。輕人間之六塵。重天上之五欲。則名邪妄發心。亦名無

智愚人縱得轉輪王位及四禪天樂。非無漏果。福盡災生。流入諸趨。捨身受身。苦不可言。斯皆因地不真。果招紆曲。云何名正信出家。所謂念生死苦。發菩提心。普爲一切衆生起無緣慈。修大悲行。不求一人。獨得解脫。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又當常觀此身。生厭離想。無常不淨。四妄合成。一息不來。便成死尸。隨業受報。不能自主。冥冥大夜。曉悟無期。嗟嗟。三界火宅。衆苦俱備。報與諸人。早求生離。於此坐禪法門。須要細心參究。久久不退。自有悟處。敬安道涼德薄。忝作寺主。願與諸仁者努力勤修。莫空過時日。今生定要取證。不可更待來生。

淨行皈依

王黻葬居士。號尙善子。此次在京師受三皈依。余爲命名曰淨行。道成淨行皈依一篇。云。觀淨行菩薩。行深皈依時。照見三寶皆空。度一切苦厄。尙善子佛不異空。空不異佛。佛即是空。空即是佛。以至法僧。亦復如是。尙善子是一切皈依空相。無生無滅。非垢非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佛。無法。無僧。無五陰界。入無十二因緣。無四念處。無十波羅密。無三

解脫門。無戒定慧。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無常樂我淨。無修亦無證。以無所證故。菩提薩埵。依飯依故。行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毀禁。遠離貪瞋癡。滿足淨法。三世諸佛。依飯依故。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飯依。是大明行咒。是大神行咒。是無上行咒。是無等等行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飯依咒。卽說咒曰。南無佛陀耶。南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南無僧伽耶。菩提娑婆訶。

黃恭佐二門不離一心說

予讀馬鳴菩薩所造大乘起信論。見其中有云。依於一心。分二種門。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二種門。攝一切世出世間法盡。予初意其浮誇且荒謬不經也。疑信參半者久之。旣退而思之。重思之。研之。重研之。一旦若有所豁然於予心者。不禁歎夫真理之非遙。而古哲用心之苦。一何世之人廢廢然而忘返也。蓋吾人今日目之所見。耳之所聞。鼻之所臭。舌之所嘗。身之所觸。意之所思。事事物物。莫非剎那剎那之相續而有。微塵微塵之相續而成。微微塵無一物可得。離剎那無頃刻可知。然微塵隣虛矣。剎那至速矣。

故析微塵則當體空。觀剎那則無常確。更驗之於天。有風雲星宿之變。考之於地。有滄海桑田之遷。求之於人。有生老病死之情。試之於物。有成住壞空之異。然則因緣合和則有。散失則無之語。非虛。而人生如大夢。世界如幻華之喻。殆事實而非寓言也。雖然。真妄對待也。有妄必有真。妄依真起。但妄能迷真耳。夫一心者。宇宙萬有之總體。而真如生滅者。一心之二相也。譬如大海。無濕性不改之水。則無虛假不實之波。又如明鏡。無光瑩照耀之性。則無渺茫莫得之影。執波影以爲實在。固無異癡人說夢。而離波影。又豈有海水與明鏡哉。斯卽起信論所謂真如生滅二門不離一心之旨也。而舉世出世間法。固攝無不盡矣。或者曰。子獨不憶馬鳴之言乎。真如者。離言說。相離分別。相謂言說之極。以言遣言。而子喻之以海水明鏡。是猶破所執能而墮相在也。應之曰。不然。大道非遙。端在迷悟。迷者顛倒。出言已錯。動念卽乖。而悟之者。一瞥一嗽。皆是妙用。行住坐臥。不離當處。便證菩提。豈墮諸邪見師之斷滅空乎。客曰。然則吾子悟矣。未也。應之曰。不敢。雖然。願與子共勉之。但當依指看月。若執指爲月。則誤矣。予又將有說曰。蘇子不云乎。蓋自其變者而觀之。

則天地曾不可以一瞬。若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固皆無恙也。嗚呼。物與我果有恙無恙也耶。亦唯在吾人當前之一念心耳。

佛法總抉擇談

太虛

昔基師既著唯識料簡。於法苑義林復有總料簡章之作。頃獲讀竟。無居士之唯識抉擇談。十之八九。與吾意脗合。年間。然以之專談唯識一宗。雖無不可。而置之佛法總聚中。則猶須爲抉擇之抉擇焉。故今之佛法總抉擇談。卽對於竟無居士之唯識抉擇談而作。

今作佛法總抉擇談。將以何爲準據而抉擇之耶。曰依三性。蓋三性雖唯識宗之大

矩實五乘法之通依也。故今依以爲抉擇一切佛法之準據焉。而抉擇之先當略明三性之梗概。

一者徧計所執自性。其能周徧計度而倒執者。則六七二識煩惱相應諸心心所也。之所周徧計度以倒執者。則於一切依他起法。周徧計度。不能適如其量。或增益之。或損減之。而倒執爲圓成實也。云何徧計所執。謂計度彼依他起法。或增益之。或損減之。顛倒執爲圓成實性。若達唯依他起而不起增損之二執。固無妨徧計焉。但徧計執自性卽是倒執。倒執解卽無所謂徧計執自性。故所計之依他起及所執之圓成實。概唯虛妄。

二者依他起自性。依他所起之法。則一切有漏無漏之有爲法是。以相用不空而無實自體爲其自性。其所依之他。若分別言之。則衆緣是。若概括言之。則一切雜染依「他」起法皆依「倒執」起。一切清淨依「他」起法皆依「正智」起。然倒執由迷真如。違真如故起。而正智由悟真如順真如故起。間接言之。則謂彼違真如之雜染法。由能迷真如之獨頭無明起。彼順真如之清淨法。由所悟真如之二空真如起。亦無不可。

三者圓成實自性。乃一切法圓滿成就真實之體。以無欠餘不變壞離虛妄爲自性者。不變壞遮非依他起。離虛妄遮非徧計執。無欠餘表是圓成實。若依遣徧計執斷依他起之所遣清淨所斷清淨以言圓成實。則唯無爲真是圓成實。若依能遣清淨能斷清淨以言圓成實。則亦兼攝無漏有爲是圓成實。若唯無爲是圓成實。則佛果具圓成實及淨依他之二性。或兼離執之徧計性。唯識宗是。若攝無漏有爲是圓成實。則佛果唯圓成實性。真其宗是。有處以「真如」「無爲」與「圓成實」等量齊觀。故亦言佛果唯真如或唯無爲。真如宗經論是。

依此三性以抉擇佛法藏。其略說依他起之淺相而未遣徧計執者。則人乘天乘之罪福因果教也。亦世出世五乘之共佛法也。其依據徧計之法我執以破除徧計之人我執。而棄捨依他起者。則聲聞乘之苦集滅道教也。亦出世三乘之共佛法也。至於不共之大乘佛法。則皆圓說三性而無不周盡者也。但其施設言教所依託所宗尚之點。則不無徧勝於三性之一者。折之卽成三類。一者徧依托徧計執自性而施設言教者。唯破無立

以遺蕩一切徧計執盡。即得證圓成實而了依他起故。此以十二門中百論爲其代表。所宗尙則在一切法智都無得。即此宗所云「無得正觀」亦卽「摩訶般若」而其教以能「起行趣證」最爲勝用。二者徧依托依他起自性而施設言教者。有破有立。以若能將一切依他起法如實明了者。則徧計執自遣而圓成實自證故。此以成唯識等論爲其代表。所宗尙則在一切法皆唯識變。而其教以能「建理發行」爲最勝用。三者徧依托圓成實自性而施設言教者。唯立無破。以開示果地證將之圓成實令起信。策發因地信及之圓成實使求證。則徧計執自然遠離而依他起自然了達故。此以華嚴法華等經起信佛性等論爲其代表。所宗尙則在一切法皆卽真如。能其教以能「起信求證」爲最勝用。

此大乘三宗之宗主。基師嘗略現其說於唯識章曰。「攝法歸無爲之主。故言一切法皆如也。攝法歸有爲之主。故言諸法皆唯識。攝法歸簡擇之主。故言一切皆般若。」（法苑義林章卷三八頁）攝法謂統攝法界一切法聲無不盡也。其所宗主之點。雖或在如

或在唯識或在般若。而由彼宗主所統攝之一切法則罄無不同。故三宗攝法莫不周盡也。譬唯一中華民國之中央政府。或設之在北京亦統攝此全國。或設之在漢口亦統攝此全國。或設之在南京亦統攝此全國。其能統攝之中央政府設在地雖有或北京或漢口或南京之異。其所統攝之全國則無異也。昔嘗以此三宗判攝中國大乘八家之學。除淨律分屬各宗外。其嘉祥慈恩禪宗天台賢首密宗之六家。爲表如下

簡擇主之般若宗……（即攝論之得此清淨）……嘉祥

攝一切法歸有爲主之唯識宗……慈恩

無爲主之真如宗
全體真如……（即攝論之自性清淨）……禪宗天台
離垢真如……（即攝論之離垢清淨）……賢首

等流真如……（即攝論之生境清淨）……密宗

然此三宗雖皆統一一切法無遺。而於所托三性各有擴大縮小之異。般若宗最擴充

徧計執性而縮小餘二性。凡名想之所及皆攝入徧計執。唯以絕言無得爲依他起。圓成實故。故此宗說三性。徧計固徧計。他他圓成亦屬在徧計也。唯識宗最擴大依他起性而縮小餘二性。以佛果有爲無漏及徧計執之所徧計者皆攝入依他起。唯以由能徧計而起之「能執」「所執」爲「徧計執」及唯以無爲體爲「真如」故。故此宗說三性。依他固他依。徧計圓成亦屬在依他也。真如宗最擴大圓成實性而縮小餘二性。以有爲無漏及離執徧計皆攝入圓成實。復從而攝歸於真如無爲之主。唯以無明雜染法爲依他徧計故。故此宗說三性。圓成固圓成。徧計依他亦屬在圓成也。

然此三宗。雖各有當。若從第發觀行而伏斷妄執以言之。應以般若宗爲最適。譬建都要塞而便於克敵致果故。若從建立學理而印持勝解以言之。應以唯識宗爲最適。譬建都中部而便於交通照應故。若從決定信願而直趣極果以言之。應以真如宗爲最適。譬建都高處而便於瞻望超向故。要之於教以真如宗爲最高。而教所成益每爲最下。以苟非深智上根者。往往僅藉以仰信果德故。於教以般若宗爲最下。而教所成益每爲最

高。以若能絕慮忘言者。必成妙觀而發真智。故於教以唯識宗爲處中。而教所成益亦爲處中。以如實了解唯識者。雖或進未行證。而必非僅能仰信故。

由上來所說以觀之。起信論等與中百論及唯識論各爲一宗。而其爲圓攝法界諸法之圓教則同。雖同爲圓教而勝用又各有殊。依此於諸教法抉擇記別。可無偏蔽。轉觀竟無居士所瑕疵起信論者。亦可得而論決矣。

嘗聞持賢首家言者。傳述竟無居士據起信論「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生滅與不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黎耶識」一文。斥爲同於教論自性與神我和合而生。二十三諦之外道論。然吾未觀居士之著於文言也。但唐以來之誤解於起信論者。未嘗不可以此斥之。而非起信論之本義有斯過咎。起信論以世出世間一切法皆不離心故。就心建言。實無異就一切法建言也。一切法共通之本體。則真如也。卽所謂大乘體。真如體上之不可離不可滅相（真如自體相）如來藏也。換言之卽無漏種子。亦卽本覺。亦卽大乘相。大所起現行卽真如用。卽能生世出世間善果之大乘用。其可斷可離相。則無明

也（一切染法皆不覺相）換言之卽有漏種子卽遠大乘體之逆相。所起現行則三細六麤等是也。無始攝有順真如體不可離不可滅之本覺無漏種及攝有違真如體可離可滅之無明有漏種恆起現行。故名阿黎耶識。譯者譯爲生滅不生滅和合爾。言依如來藏者。以如來藏是順真如體不可離滅之主。而無明是違真如體可離可滅之客。故言依也。又起信論宗在真如從真如以起言。而此上真如門中唯以體名爲真如。不可言依真如而有生滅。譬不可言依濕性有波浪。但可言依如有波浪。故取真如體上不可離斷之本淨相。言依如來藏也。標如來藏是主。不可離滅。而應離滅不離滅之無明有漏。亦此論宗旨之所存。譬如有一講檯於此。或言由植物成（喻唯識宗）可見其爲物理學家。或言由原質成（喻真如宗）可見其爲析化學家。於此可見此論爲「真如宗」亦然。

真如宗以最擴大圓成實故。攝諸法歸如故。在生滅門中亦兼說於真如體不離不滅之淨相用。名爲真如。以諸淨法（佛法）統名真如。而唯以諸雜染法（異生法）爲偏計依他。統名無明。此起信論所以有「無明熏真如。真如熏無明」之說也。無明熏真

如者。如目病（無明）病（熏）體自離病之目（正智或心之自證體）而觀（熏）淨空（如）有諸狂華。依淨空實不變生狂華言。言真如不受熏。據因目病所觀故。卽淨空有狂華現。亦可寄言真如受熏。要之其病（無明）共好目淨空（真如）相和合（熏）而有病目空華。可以喻此所云「無明熏真如義。真如熏無明者。以一切淨法（真如體及於真如體不可離滅之淨相淨用）皆名真如故。一切佛法皆名真如。以一切染法皆名無明故。一切衆生法皆名無明。衆生（無明）見聞（熏）諸佛真如等流所示身言（真如）而生信解而起思修（熏）真如熏無明也。以見聞信解思修故。而自內本具之無漏智種（真如）漸漸引起能破（熏）於煩惱（無明）亦真如熏無明也。唯識宗以擴大依他起故。祇以「諸法之全體」名真如。而真如宗時兼淨相淨用統名真如。此於「真如」一名所詮義有寬狹。一也。唯識宗於熏習專以言因緣。真如宗於熏習亦兼所緣等無間增上之三緣以言。二也。明此則唯識宗正智現行唯熏正智種子。無明現行唯熏無明種子。且不可言正智無明相熏。何況可言無明真如相熏。而真如宗則

可言無明熏真如真如熏無明也。二者各宗一義而說。不相爲例。故不相妨。如聞擊柝。或言木聲。或言四大種聲。均無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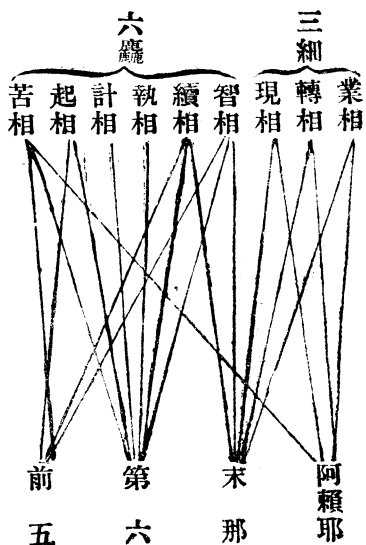
唯識抉擇談中引被成唯識所破之分別論與起信論對例者凡二條。其第二條完全牛頭不對馬嘴。茲可不論。其第一條。心性本淨。客塵煩惱所染。污故名爲雜染。雖爲小乘說假部之所計。成唯識論卷二亦唯以其錯解心性本淨之故破之。非并其所用教文破之也。故曰然契經說心性淨者。乃至名心本淨云云。所本契經。述記謂卽勝鬘經自性清淨心難可了知。心爲煩惱所染亦難了知等文。解起信論者復兼引楞伽經如來藏是清淨相。客塵煩惱垢染不淨等文。則此固赫然契經之聖言也。乃竟無君僅視爲分別論之說。連同起信破之。抑何謬耶。然唯識宗乃依用而顯體。故唯許心之本淨性是空理所顯真如。或心之自證體非煩惱名本淨。若真如宗則依體而彰用。以有真如法故有於無明云云亦卽依體而彰用可知。故言是心從本以來自性清淨而有無明。應如此斷句不應於自性清淨字下斷句。其所言之自性清淨。固指卽心之真如體而亦兼

指真如體不可離斷之淨相用也。此淨相用從來未起現行。故僅爲無始法爾所具之無漏種子。所言從本以來自性清淨。不但言真如而亦兼言本具無漏智種於其內。然此心不但從本以來自性清淨。亦從本以來而有無明。（此心從本以來六字應雙貫自性清淨及而有無明讀）爲無明染而有染心。則無始有漏種子恆起現行而成諸雜染法也。雖有染心而常恆不變。則雖有漏現行而真如體及無始無漏種不以之變失也。此在真如宗之聖教無不如是說者。故基師於宗輪論記設問答云。「有情無始有心稱本性淨。心性本無染。寧非本是聖。答曰。有情無始心性亦復有心卽染。故非是聖。又問。有心卽染。何故今言心性本淨。說染爲客。客主齊。答曰。後修道時染乃離滅。唯性淨在。故染稱客。」據此一文。亦可見於真如體不可離不可滅之淨相淨用。得稱爲主之性淨也。此諸聖教可誹撥者。則攝一切法歸無爲主之真如宗經論應皆可誹撥之。故今於此不得不力辨其非也。

至立種子義不立種子義除般若宗專破計執。當然不立之外。在唯識宗以擴充依

他起性故。立法爾具染淨種子。而真如宗以擴充圓成實性故。諸有漏雜染種說爲不覺。或名不相應染。故曰不相應義者。謂卽心不覺。諸有漏清淨種說爲本覺。或兼真如名如來藏。故曰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天台宗就全體真如以言。其所謂性具亦種子義也。其所謂事造亦現行義也。在真如宗依真如而起言說。義應然也。此則但取義立名之不同。而非於法有所增減。

君又謂起信不立無漏種子。於理失用義。於致失楞伽。以三細六麤連貫而說。於理失差別。於教達深密。以楞伽正智真如並談。而起信合爲一故。然起信論於正智真如誠不定分。而有時亦不定合。如曰法身顯現（真如）智淳淨故。（正智）又曰法身（真如）智相（正智）之身等文。若據此必謂起信違楞伽者。亦可指唯識違楞伽。以五法分別（識）與正智（智）並談。乃唯識則唯分別故。具亦可曰唯識於理失淨用也。彼既不然而云爾。至起信之三細六麤。古來解者誠多未善。嘗察起信全文爲表如下。



觀此可知並非豎說八識。不違深密平說八識。六不違差別也。

至於掌珍論偈與楞嚴一偈同。吾初閱藏時亦曾疑及之。但清辨護法於此偈雖未標明聖言。然亦未嘗標明其非聖言。而楞嚴屬密部之經。契師所傳鮮及密宗。故皆不足致疑。而此一偈依般若宗攝一切法歸簡擇主以擴充徧計執言之。有無為皆徧計所執境故。一切空之。亦無何過。護法等各據一宗以相辨。亦藉之以極顯自宗之義而已。

其十談中餘說大都契。同間有一二虛亦可以前文會之。故不復一一比年遊目佛法藏者日多。往往因智起惑。自生顛倒分別。以蔽其明。蓋其心習側重於是。卽落窠臼。執此爲是。斥餘爲非。不能若然四解。說法無礙。得吾說以通之。庶幾裂疑網於重重。

金溪漫錄

釋華山遺稿

說情無情境

研究心理。當於物理上及性理上兩方面合參。物者山河大地諸有爲相也。此有爲相中有情之境。情卽有情諸法。境有無情諸法。法相家謂之器世界。此器世界含有二義。一卽山河大地中之植物。一卽山河大地中之動物。此動植二物總名曰器世界。而動物

中又分二義。毛禽水族爲動物衆生。人爲靈物衆生。此兩種物。佛家總謂之有情衆生。以毛禽水族涓飛蠕動。其體雖微而蠢然各含有性識。性識者卽喜生避死能知苦痛者也。知苦痛者謂之有情。草本等植物。雖有春生夏長之知覺。然其觸覺遲鈍。仍以無情名之。此情與無情兩種。佛經云各各同圓種智。此不過以法界大總相法門論之。有如是云。以目前現象觀之。當屬情與無情二境爲研究也。此情與無情最初皆由第八阿賴耶識所成。無情之草木山河。是第八識之相分。有情之動物靈物皆是第八識之見分。故法相家以此見相二分爲法界情無情境一切衆生之研究本原也。

記印光法師語

南海法雨寺活埋關中印光法師。專修淨業。甚懇克過人。一日雲泉子訪之。相談良久。將辭去。印公攜手囑曰。從來禪教諸祖嘗曰天台教觀一宗。如或無人傳之說之。則爲佛法趨滅之時。今則不然矣。雲泉子殷勤問故。印公喟然曰。今日聖教愈趨愈下。人根淺薄。於止觀一法得出生死者萬無一二。唯淨土可依怙耳。設今淨土一宗。無人說之傳之。

行之者。則佛法真所議滅盡矣。吾人爲佛弟子。尤宜勉焉。雲泉子再拜俯受而退。以其言雖出乎平常。實有關於淨土之大奧藏也。因記之以示來哲。

說楞嚴經論情愛

靜觀世人生死相續。輪迴不息。究其所因。其唯情愛而已乎。楞嚴云。純想上升爲天。純情下墜爲地。想雖勝於情。而終不免輪轉。天界理微。非智莫辨。今置弗論。切惟情之與愛也。一近一疎。似二非二。若夫見色聞聲。知妍讖醜者。情也。蓋其異人所異。同人所同。雖聖者不免。唯聖人對境了然。不被瞞昧。轉情爲智。了境卽心。心本廓然。一塵非染。是猶鏡含萬象。月印百川。非有非無。何遮何礙。所謂轉物同如。來彈指超無學者也。迷色淪聲。耽荒溺染者。愛也。蓋其同人所異。異人所同。雖智者不免。唯智人絕其未萌。慎其既發。隨處銷融。當場斬斷。不容釀積。茲蔓孰生。是以智者尙不牽情。况復溺愛。縱或卒然而遇。如風掩草。不留踪跡。所謂姪機亦斷。斷性并忘。一法不當承。而天真獨露者。此也。

一吼堂雜說

釋圓瑛

問楞嚴經中佛告阿難。不聞虛空。被汝墮裂。何以故。空無形相故。又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銷殞非墮裂之謂乎。請示前後如何不相矛盾。虛空還是壞與不壞。

答所聞虛空名同義則有異。前約無相義。故不可壞。乃對萬象而形顯。故有相有生滅。無相無墮裂也。後約迷妄義。故乃可壞。乃對真如而形顯。故真之理惟妙覺明。由最初一念迷情忘動。晦昧真性而成頑空。故曰迷妄有虛空。若有一人用功返迷還悟。發真歸元。覺迷滅。依迷所有之虛空亦皆銷殞。喻如入空定。定力一散。空境亦亡。阿難云。自古至今。修行之人不少成佛得道之人不計其數。何以虛空依然存在而不銷殞。答

非成佛歸元者。空不銷殞。實子未曾歸元。不能見其銷殞之相。現子所見之空相。實子個人迷妄之空相耳。子未歸元。子之空相仍在。非彼歸元者之空相也。譬如一室千燈。其光同滿。彼發真歸元者。其燈已息。此室中並無彼之光相。未息之燈。其光仍在。不可以他燈之光相仍在。不許彼燈之光相已收也。

(一) 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釋曰。若汝疑見是物。果是物。當有相。既有相。定有在。則汝亦可見吾之見在何處。

(二) 若同見者。名爲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釋曰。若謂汝我同見外物時。卽名見吾之見在物上。則吾收視不見時。理亦當見。何不見吾不見之體。在於何處。(譬如我手取物時。在物上。爲汝可見。不取物時。縮在袖中。理亦當見。收存袖中。)

(三)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釋曰。承上若謬云。能見我不見之見在何處。自然是我能不見之體。非彼所不見之物相。(彼指物與我對見物時。見是能見之體。物是所見之相。今不見時。見是我能不見之體。物是彼所不見之相。下句卽自然非物四

字彼物也。所不見之相。亦物也。

(四) 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釋曰。汝若不能見我。收視不見之處。自然見非是物。故不可見。

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然世人皆知有心。若問何者爲妄。何者爲真。未免玉石不分。夫一切心者。卽是妄心。因六根對六塵。一切境界而起。隨塵分別。全不真實。倏起倏滅。無有定相。而真心則歷千古而不磨。對萬境而不動。究之真妄。雖有二名。其實一體。離真心外。別無妄心。譬如水從山出。本極清潔。絲毫無穢。迨塵土混入。水亡清潔。容貌汨濁。濁水如妄心。清水如真心。清水之外。無別濁水。濁水之外。亦無別清水。吾人之心。亦復如是。妄依真有。但能捨妄歸真。還源返本。不爲外境所動。則真心本體自然得現。倘或定力薄弱。未能對境不動。當觀六塵境界。虛妄不實。卽舉財色二者而論。現見美色盈前。妄起欲念。須知革囊盛糞。種種不淨。無可愛樂。雖百般嬌艷。難可長保。轉瞬衰老。色卽是空。若能如是觀察。妄欲心歇。自然不被色塵所動。如世間金錢。人所同

好金錢之力。足達吾人之欲望。故世人竭其心力以求之。須知人生斯世。不過數十載光陰。縱有萬貫家財。一息不來。還是一雙空手。若謂爲兒孫計。古人有言。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遠憂。何必種種追求。多增業累。果能如是觀察。妄貪心歇。自然不被財物所轉。略舉二者如是。其餘可以例觀。務須時時照察。返妄心而歸真心。庶可爲完全之人格。

問菩薩是何。入不二法門。手打一圓相云。向這裏會得。真入不二法門。其或未然。更聽饒舌不二之法理。本現成因。無開口處。無下筆處。人多不識。是以不入。當知二既不二。一亦不立。生滅是二。生本無生。滅何所滅。真妄是二。妄既本空。真何所待。人我是二。本來無我。何處有人。聖凡是二。廓然無聖。豈復論凡。生死涅槃是二。衆生本來常住。入於涅槃。那有生。死。諸佛不離世間。常在生死。那有涅槃。菩薩以是入不二法門。入是法門。已無量百千法門。悉皆通達。且道作麼生入。擬議思量。白雲萬里。珍重珍重。

夫言者心之聲也。行者德之本也。非言無以導行。非行無以立言。如人兩足不可缺一。故君子言顧行。行顧言。是知言行貴在並重。毋容偏廢也明矣。噫。今之時人。不古。若俗

尙澆漓。欲求其言行相應者。安可多得哉。每有高談闊論之輩。徒習於言。不求於行。聆其所說。則彷彿古人。察其所安。則依然流俗。縱令侃侃陳詞。終無益於身心之業。又有勞筋苦骨之徒。但專於行。不尙於言。視其履踐。則儼若矩範。考其談吐。則不涉典章。縱使汲汲從事。究不契於聖賢之箴。所以仲尼垂訓。則曰敏於事而慎於言。牟尼示衆。則曰守口攝身。莫犯。雖然。儒釋分途。教人言行並重。何嘗異轍。奈何世之徒事空談。偏修苦行者。而不自省耶。吾知言不合乎行。則言不足爲天下法。行不合於言。則行無以爲後世師。誰曰言行兩端。可以偏廢乎。

夫人之持躬涉世。遇緣應物。必以至誠爲本。誠則言行謹飭。內外一如。旣無愧於隱微。自見知於當世。卽此至誠二字。擴而充之。足爲入道階梯。化人矩範。故中庸必以慎獨爲入道之要也。蓋聖人應跡。無非鑿機設教。對症施方。恐世道愈趨愈下。人心日積日漓。故示以慎獨之說。使人屋漏不欺。無慚衺影。自意誠心正。而至平天下。欲舉斯世共濟無爲之化耳。卽我佛演說毗尼遮止三業。亦猶此意。身口二業防其外。意根一業防諸內。欲

令內念不萌。外形可軌。與夫意識而至平天下之理。若合符節。誠所謂二教同途。何嘗異轍。故我佛法中。教人勸除獨頭意識。與儒所云慎獨之理。遙遙相應。意業不萌。則身口二業。自易臻清淨矣。又釋云。身口意業。莫作惡。莫惱世間諸有情。無論混迹塵勞。幽棲巖窟。或見或隱。悉以嚴淨毗尼。弘範三界。爲與中庸隱見同如顯微。致位天地。育萬物同也。孔子又曰。吾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蓋知我佛同此。推慎獨之功。而臻無爲之化。風行草偃。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致者矣。是知慎獨二字。關於入道化人者。大矣哉。世人之飾外貌以欺人者。可不自警歟。

問修行之人。每有魔事現前。如何降伏。答降魔工夫。無論內魔外魔。總不出三個字。怎麼這樣容易呢。到底是那三個字呢。曰不理他三字。就是這三字工夫。做得到。彼之伎倆。有盡。我之不理無窮。並不要大爭鬥。內魔當下歸化。外魔就要崇拜。不難將魔世界化作佛世界也。

夢蓮生室讀書記 長沙麓山寺沙門釋僧度著

總論

夫大藏內典。浩海汪洋。縱盡形壽讀之。窮年累月記之。讀莫能盡。亦記莫能盡。甚至愈讀智識愈鈍。愈記煩惱愈生。余二十年中。見學者發心學諸經論。往往難竟其學。退失初心。甚可惜也。推厥病原。以文字艱澀。難讀難記者有之。或以一大藏教典。汗牛充棟。難窮其源者有之。或見法師宣揚大藏。拈來東語西說。西語東說。莫明頭緒。畏其難學者有之。如是等等。退失初心。莫此爲甚。實非佛學難讀難記。是由學者不知對治心理之病也。蓋難於讀記者。是由心不淨。起粗心亂也。難於盡一藏大教之源者。是由不明次序。復不反求諸己也。聞經莫明頭緒者。是由不知法說。喻說。橫說。豎說。之比例也。總由自心無諸

覺照耳。其對治心不淨者。當求諸觀照般若。以收於心。不明循序者。當求諸十宗學說。增上智緣。不明法喻。橫堅諸說者。當求諸綱目節要。自得條井朗然。明乎此。有何難讀。難記之書哉。讀非書。讀原心。讀也。記非筆記。原心記也。純乎其純。如雲散翳。以淨熏染。如日當空。抑卽吾人之妙真如性。如來藏心也。由心讀而生文字般若。由心記而起難照般若。讀記相依。心原是一。而成實相般若。且夫文字也。觀照也。實相也。猶：字三點。非縱非橫。非三非一。實吾人之心無盡也。心無盡則般若無盡。般若無盡則教誨無盡。教誨無盡。還卽吾人之心無盡。復次以心盡故。則教誨盡。教誨盡故。則般若盡。般若盡故。則煩惱盡。煩惱盡故。則心心流入薩婆苦海。煩惱障盡。智慧障盡。所謂盡虛空。遍法界。皆一部大藏也。若反之者。卽煩惱無盡。猶陰霾四起。淨被染熏。爲無明障蔽真如。故曰。甚至愈讀愈鈍。愈記愈生。學者退失初心。職此之由爾。或謂自性中本具一切般若。安用學諸三藏哉。斯言也。誠哉。似是。然是上上乘之揀根語。若吾人則焉得不求諸三藏歟。且轉教菩薩。未有不從乎循序法門而進者。雖漸進。而因該果海。果澈因源。漸非漸。頓非頓。故余之作讀書記。粗

引端緒。期冀來賢。匡我不逮。發展我大雄氏第一義。悉檀利益於世界耳。

嘗憶古德之言曰。古人出家五夏以前。精持戒律。五夏以後。聽教參禪。學諸佛法。作人天耳目。爲法海洋梁。利益衆生。垂光後世。以樹其標榜。留其記傳。夫欲樹其標榜。留其記傳者。無分比丘居士。卽是如來大使。調御丈夫。夫既已爲眞佛子。當尊重戒律。爲入道之門。且在家居士。能持五戒。而修十善。並能弘經通律。護持法藏。何況沙門。蓋戒者。信也。常莫忘。如來泥洹遺囑。以戒爲師。是欲教諸佛子。具諸信德也。蓋律者。儀也。撮一切衆生善法。作三寶福田之儀範也。故首以讀大小乘律部爲記一。

由戒起信。制諸妄念。撮淨六根。求大乘法。增長信根。發大乘心。培植善根。入大乘境。悟淨眞如。作大乘事。始悟無始以來。無因明熏習眞如。而感業繫苦相。自違眞性。流轉生死。欲除惑障。當具信根。蓋信爲道原功德母。增長一切諸善法。故次以讀大乘起信部爲記二。

法流東土。最早者莫如三論。且當時交換我國人學術智識。殊匪淺鮮。學佛者其可

不飲水思源哉。斯論自宋元以後。懸於高閣。無復私者。然我國先哲。創諸學術。數若恆沙。至若求諸進化。期愈昌明。而益光大者。絕無聞焉。豈僅一佛乘之三論學哉。余自愧學力未深。徒有其志。所冀後進之賢。光大其學。加惠後世。結人天無上勝緣耳。故以讀大乘三論部爲記三。

夫華嚴者。爲一大藏教海。能窮華嚴之際者。卽是已游毗盧性海。則諸內典不難貫澈。故稱大方廣佛。一名華嚴海會。由斯而生無上信解。是爲一切菩薩果海因源。由斯而行。由斯而證。乃至圓滿百福莊嚴。是爲諸佛智地。入斯境者。故能塵塵混入。剎剎圓融。然吾輩居於博地凡夫。一聞華嚴之大。心生下劣。不起華嚴信解者。是不求向上上忘之病也。或聞華嚴之大。輕視諸部之小。而懶閱諸乘。是起我慢之病也。回思我國佛學。不啻擴張顯揚諸宗者。胥由是爾。雖各有根機不同。受解緣別。然於普通之佛學知識。不可略焉。故以讀大乘華嚴部爲記四。

破三乘境。了一乘佛地。莫如法華。開權顯實。開跡顯本。其扼要處。不外開示悟入諸

佛知見。頓現聲聞授記。龍女成佛。故天台證之。百界千如。俱成妙境。判爲四教。六卽皆佛。猶憶石埭長者曰。宗法華。佛慧開。故以讀法華涅槃部。爲記五。

蓋唯識部皆用因明法組織而成。因明以現量比量。而分真似。以能立能破。而起言說。爲摧破邪宗之寶幢。全伸正義之摩尼。此部由慈恩翻譯。弘揚其宗。故號慈恩。乃寺名也。一名唯識。乃論名也。一名法相。以表萬法唯識。表法談相。因相顯宗。相識俱空。不真何待。乃無上哲理名學也。爲我國佛教界。最偉大最廣博之學說。卽今論理學家。不能超其範圍。最有聲譽名聞之書。如慈恩三代著述。自宋付於兵火。已失其傳。元明以後。絕無聞焉。幸滿清末葉。有石埭長者。托日僧南條文雄。由日本請歸唯識述記。因明大疏等書。發刊於金陵。爲我國佛學界。保存國粹。作諸功德。殊匪淺鮮。當知創諸學說者。殊非易易。護其法藏。責在吾儕。故以讀大乘法相部。爲記六。

夫般若者。以天台判教而論。乃第四時說。開諸智慧之母。是尊重不翻之一也。夫般若者。如大火聚。觸着卽燒。如清淨水。滌除塵垢。故我佛於般若會上。因二乘弟子。當機請

法廣談般若妙諦。燒之滌之。化聲聞而成影響菩薩。乃轉其機。一名轉教菩薩。以次第論。使二乘地。得諸般若智者。卽預備法華會上。示諸窮子。離諸恐怖。顯示繫珠。付諸家業之先導耳。故讀大乘般若部爲記七。

且人之最難忘者。莫如生死。蓋有其生。必有其死。根身之壞。理自然爾。故我佛垂慈。說四諦法。引導聲聞。說十二因緣法。引導緣覺。雖曰小乘。已出凡夫地。破人我執。已了分段生死。雖曰見思惑盡。然法我執未泯。而起塵障。未能頓悟圓機。不足以暢如來本懷。故我佛彈偏斥小。歎大褒圓。而說方等。〔如經摩、勝鬘、等經部〕。破法我執。而出變易生死。入菩薩地。始悟無生法忍。在天台判爲通教菩薩。蓋通教者。前通三藏者。從二乘地而來也。後通別圓者。當超三賢十聖。而成究竟卽佛也。故讀方等部爲記八。

大乘密部卽眞言。一名陀羅尼。一名灌頂部。具云祕密藏。卽咒也。秦言能持。非此土祝由科比。在昔受灌頂法者。毗廬遮那。五智灌頂。頓入佛乘。非具金剛種性。不能傳受。亦非少證佛知見者。所能不待朱明太祖勅諭停止。自無畏一行。金剛智。不空。四大尊者。示

寂後。弘其宗者幾希。惟日本於李唐時。有最澄大師。留學我國。得真言法印。於順曉阿闍黎。同時留學我國者。又有空海大師。得真言法印。於慧柔阿闍黎。回國後。弘其宗者。代有人焉。現在我國密宗著述。俱付闕如。祇殘存幾部咒疏施食儀軌等篇而已。法源寥落。而得法者之地。何幸而獨興崇哉。然學佛者。不可因古德著述。闕如不學。能否弘顯其宗。是在乎有志者爲之耳。故讀大乘密部爲記九。

夫小乘者。爲大乘之階級。所謂升堂入室。由階而進。乃必要之常軌。故不讀小乘諸部。則不知行道。起惑執着。生無窮諸病。能了諸執。則真空自顯。當知小乘學理。有超過世間哲理者在焉。如近世紀。日本有俱舍哲學昌明於世。其哲學家。論理學家。殊甚歡迎。故讀小乘部爲記十。

夫靈光獨露。迥脫根塵者。名爲宗通。深入教海。縱橫雄辨者。名爲教通。然宗與教。能具足其學。卽全理成事。全事卽理。是真已入圓融法界。是真已證上上乘禪宗者矣。蓋禪宗者。卽般若。乃我佛心印。一名不立文字說法。嗟我禪宗。近世益衰墜者。殆由不明教通。

者多。脫離正軌。不尊文字般若之過歟。然以不立文字說法者。卽非不立文字說法。是名不立文字說法。尤應知不立文字說法者。乃揀根法門。非引導初機。實是專接利根上智。令脫名言習氣。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直下與諸佛無異。一名上上乘。一名頓超法。非初學根淺者。能領納也。凡初學佛者。未明教通。切不可顛預而學宗通耳。故讀上上乘禪宗部爲記十一。

竊以佛學之高。莫若禪宗。佛學之廣。莫若淨土。禪宗則揀根器爲上。淨土則普撮羣機爲最上。故余以淨土爲最上乘者。能以一心不亂。念佛往生。常得見佛。入不退地。卽超上上乘之轉語也。夫以禪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直下見性。自心自佛之上上乘。而不及淨土。必將使聞者駭然而走。其疑之誠是。然疑卽病。治病者藥。藥爲身毒。藥爲物毒。以毒消毒。厥疾自瘳。禪之疑淨亦然。以禪宗淨土。對治淨土禪宗。卽心藥而治心病。不其善哉。昔永明壽禪師。以表禪淨四簡料云。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無禪無淨土。泥犁繫枷鎖。拈偈示衆。其心溥矣。夫以淨土一

門。普攝一切法門。顏曰最上乘。深入佛海者。其理自明。故讀最上乘淨土部。爲記十二。

概觀世出世間。一切聖賢豪傑。圓滿志行。而得大圓鏡智者。雖由其篤行中來。未有不得引導機緣於前者。且無邊世界。極廣極博。以一丘一壑之學。焉能圓滿吾人之智慧哉。昔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斯言也。抑共同自勉之意爾。然則吾人雖有天然德性。縱遇引導機緣。不求自勉。而起正信智力。等風吹萬籟。徒聞其聲。不觸境則已。一觸其境。必有無知惑障在焉。說如實語。以求共同自勉。庶不負增上緣耳。故讀引導部。爲記十三。

世間哲理。有與佛學相似者。編入融通部。昔天台判教。有相似卽佛。十地菩薩。有寄報於天上人間者。雖非佛學正軌。一是人天乘之純正哲理。所謂應以人天乘得度者。卽現人天乘而爲說法。凡爲佛子。引導羣機。須知衆生心理。乃能對治說法。融歸正覺。故讀融通部。爲記十四。

居今繁變異常之世。佛教陵夷衰替之時。當爲三寶之良將。鞏佛法之金湯。披堅忍

鐵。發菩提心。挽回法運。大振宗風。盡佛子之責任。同報佛恩。且宰官居士。能發宏願。護持佛法。何況沙門。故讀護教部。爲記十五。

古德時賢纂集諸篇。原爲學道軌則。指示初參。則有宗規訓語。學諸儀軌。則有禮誦諸函。考求名句。則有法數爾雅。隨緣引勝。則有集餘諸篇。皆學道進德之無上法緣也。故讀纂集部。爲記十六。

不讀古德時賢彙撰諸書。以個人理想。徒負聰辯之才。則不能增長智慧。凡讀古德時賢叢書者。乃求合羣智力也。無論天性優劣。遇諸煩逆境界。不爲八風所惑。其感想智力。自然迥超通常心理。故讀諸家彙撰部。爲記十七。

凡我佛門傳記。是爲人天師表。較諸世間傳記。爲人道師表者。自然迥別。蓋世間傳記。其根本業。同一殺盜淫妄之競爭場。不離五濁惡世之事。雖忠與孝。亦難免之。歷代帝王。無待言矣。蓋以佛門傳記而論。言行則迥脫六塵。言忠則善超諸有。言道則普利人天。言德則利濟幽顯。傳記皇皇。班班可考。昭諸典籍。非妄言也。其智與德。不但比丘。卽居士。

亦如是也。昔杜工部詩云。地靈步步雪山艸。滄海人人僧寶珠。是真能爲佛門傳記寫影者也。凡我比丘居士。旣讀高僧居士傳記。當尊尙過去高僧居士之志行。皆是法華會上。恆沙大士之應化。則現前當來亦將留高僧居士之傳記於無盡也。故讀傳記部。爲記十八。

余二十年中。以隨緣爲佛事。以藏書爲家務。雖無智能。弘揚大法。亦非爲個人計也。且寺無一角之田。鉢無十朋之蓄。當兵事倥傯之時。居衝煩繁要之地。受諸勞瘁。余無怨焉。所謂生前種如是因。現在受如是果。了諸夙債。理有當然。唯自愧業重福輕。障深慧淺。處茲劫濁增長。變亂靡常之時。未能作大佛事。救護世間。復未能昌明佛學。結世界法緣。爲憾耳。然則居於斯地。終日塵勞。焉能斷除六蠱。剖解三細。不過隨分讀書。能記者。隨分記之。能了義者。隨分了義而矣。所藏佛書若干部。顏曰內篇。作讀書記。十有八則。雜說附之。所藏經史子集科學等書。顏曰外篇。擬作讀書記。十有二則。雜說亦附之。至甚深般若。則未曾也。雖未曾得。然爲佛子者。護持法藏。應如是觀。譬猶三獸渡河。各隨深淺。三車乘

駕各盡機能。得少分了義。當少分弘揚。庶其不負佛子天職。若獨宿孤峯。或閉關危坐。長年寂寂。作冷淡佛。吝惜慈悲。不覺諸有情。不寂而常照。有何益焉。至於徒守山門。或霸席一方。或以老大資格。而慕虛榮。不求佛門實事。較長年寂寂者。更無益焉。喚作長老。古德已呵責矣。夫復何言哉。蓋處茲學說競進之時。正我佛法顯揚之日。雖未證示現一切色身三昧。能得一分了義。當顯揚一分佛法。抑護持一分法藏。結一分法緣。如是同爲佛子。是真同報佛恩。庶不致同到寶山。獨我空手而自棄也。還冀後後超騰前前。顯揚聖教。昌明佛理。而愈廣大。開無盡寶藏。放光現瑞於世界。法喜充滿。是爲至樂。

讀大小乘律部記一。

昔優波離尊者。結集律藏。遵依佛制。嚴淨毗尼。弘範三界。撮諸善法。爲後世大衆紀綱。佛子慧命。能如法修持。致令教鼎興隆。人羣崇信者。是由具諸信行之宏基。增三無漏學之功也。考諸律藏。總義三名。一曰毗尼。此翻名滅。如圭峯解釋。滅有三義。

一滅業非。一滅惡。故曰毗尼。

毗尼三義。二滅煩惱。一律云。世尊謂調伏貪瞋癡令盡。故制增上戒學。

三得滅果。一戒經云。戒淨有智慧。使得第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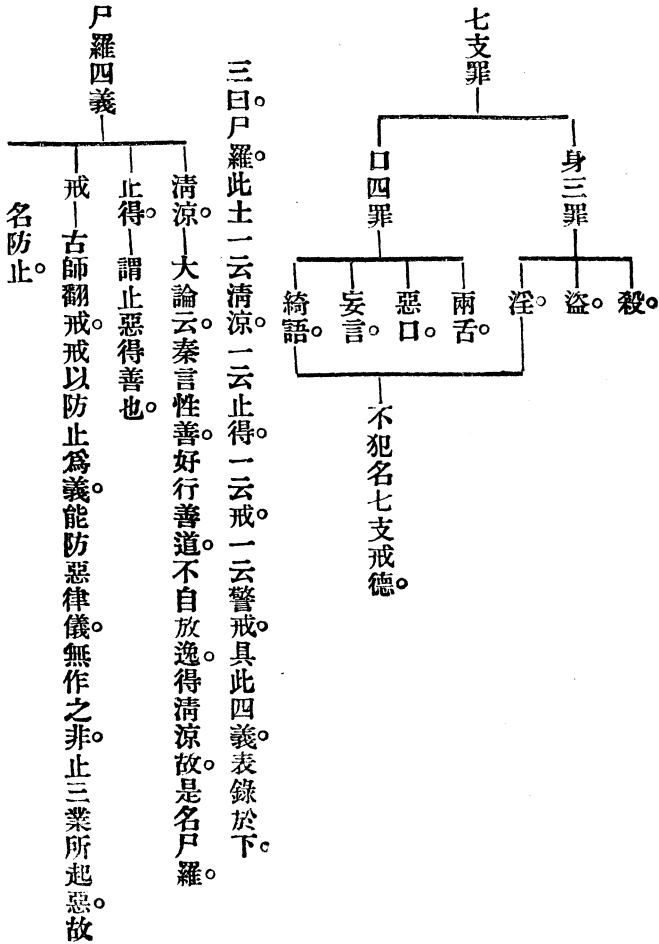
謂佛說作無作戒。能滅身口之惡。亦能治衆生之惡。與人羣種諸福田。是爲世出世間善法模範。卽自行化他之德也。

又云毗奈耶。或曰毗尼。唐言調伏。謂調練三業。制伏過非。蓋調練通於止持作持。制伏惟明止惡（卽止持）就所詮之行。彰名調伏之藏。以能持之戒德。圓成調練之道品。故又稱律藏。爲毗奈耶藏。或云毗尼藏等名。皆梵語也。

二曰波羅提木叉。此翻名別解脫。故經云。戒是正順解脫之本。故云波羅提木叉。直言戒也。然戒有道戒。事戒。若言道戒。名別解脫者。卽七支無表思也。由斷惑得名。故若言事戒。名別解脫者。則潛尼受戒。隨對殺等事。不作故。合而言之。謂別別無因。別別無果。故云別別解脫。以期成全無漏戒行也。如據華云。此云別解脫者。謂三業七支。各各防非。故名別別解脫。以美三業清淨之德也。

由三業清淨故。是名十根本戒。一名世出世間十善法界。或云十善。若身犯殺盜淫三惡。口犯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四惡。意犯貪瞋癡三惡。合列十惡。此十惡。由三業不清淨故。造成十惡。而感惡業。嗚呼。觀目前靡變異常之競爭世界。不出乎此十惡法所感。蓋此十惡法。為造一切諸惡法之母。反之而成十善法。是為作一切諸善之母。安得世界人羣。而修此十善法哉。則世界無有人我。是真平等。殺機自息。無有競爭。是真極樂世間耳。故我佛。制諸大小乘律。此十戒居首。是名十重戒。惟殺淫盜妄名同一名四重戒。餘六則小異也。然戒相雖多。其藏內的根本業。不出貪瞋癡三毒。卽意業不淨。而務現顯外的聯帶業。不出身口七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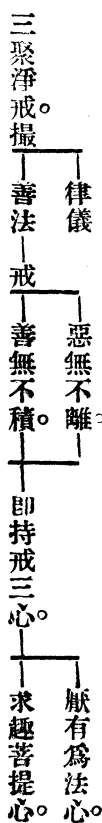


一警戒。一切經音義云。梵語三婆羅。此云警戒。戒疏云。戒義訓警也。警策三業。遠離緣非。明其因也。故名警戒。一作禁戒。卽此義耳。

略記律藏總義三名。然考諸大小乘法。同以律部爲總持。抑進德嚴身之寶網。完美信德之瓔珞。蓋五位菩薩。賴此圓因。三世諸佛。由此果滿。入道場之直路。登覺岸之宏規。巍巍律藏。具如是不可思議之功德。爾瞻仰優波離尊者。執持禁戒。於楞嚴會上。自云。我以執身。身得自在。次第執心。心得通達。而證圓通。今人反曰。持戒束縛。何相反爾。甚有以乘急戒緩爲優免牌者。不知靈峯已明示訓。與其急乘緩戒。墮惡道而方昇。何如乘戒俱急。常近佛而無退。又曰。有定慧無戒。墮邪魔神鬼。有慧無戒定。不免墮三惡道。苦得聞如是。安得不生慚愧。求真懺悔。發回向心歟。雖淨土爲普攝法門。然戒德爲諸行法門之首。凡學佛者。當尊重波羅提木叉。一則不負涅槃會上。世尊滅後。以戒爲師之遺囑。一則是爲進德具道之摩尼。能雨一切寶。故首讀大小乘律部。爲第一。

然則考諸戒相。總則三聚淨戒。別則五篇七聚。是也。蓋三聚淨戒者。當發瑜伽持戒。

三心。一厭有爲心。二求趣善提心。三悲愍有情心。蓋厭有爲心者。知有爲法不離於惡。卽攝律儀戒也。求趣善提心者。善無不積。期求具足菩薩心地。戒婆羅密。卽攝善法戒也。悲愍有情心者。悲愍衆生。不知業繫苦相。而感異熟果報。運悲救濟。生無不度。卽攝衆生戒也。具此三心。而有三樂。如瑜伽頌云。明人能護戒。能得三種樂。名譽及利養。死得生天上。須知三樂。非世間虛榮之樂也。蓋樂名譽者。具諸威儀。嚴護身心。成就道戒。事戒之名聞聲譽。是爲身業清淨。具足身德。爲名譽也。樂利養者。常以一切善法。利濟衆生。爲作無上供養。自他慧命。是爲口業清淨。具足口德。爲利養也。樂死生天上者。蓋非六欲諸天。乃慈氏之兜率天耳。且具梵行。當生梵天。何況定力加持。起諸正觀。而入慈氏境界。不求淨土。當生兜率內院。是爲意業清淨。具足意德。爲死生天上也。蓋得三種樂者。是由三業清淨。發持戒三心者。由攝三聚淨戒。雖曰恆沙戒品。圖三聚而統攝也。



「衆生

「生無不度。」

「悲愍有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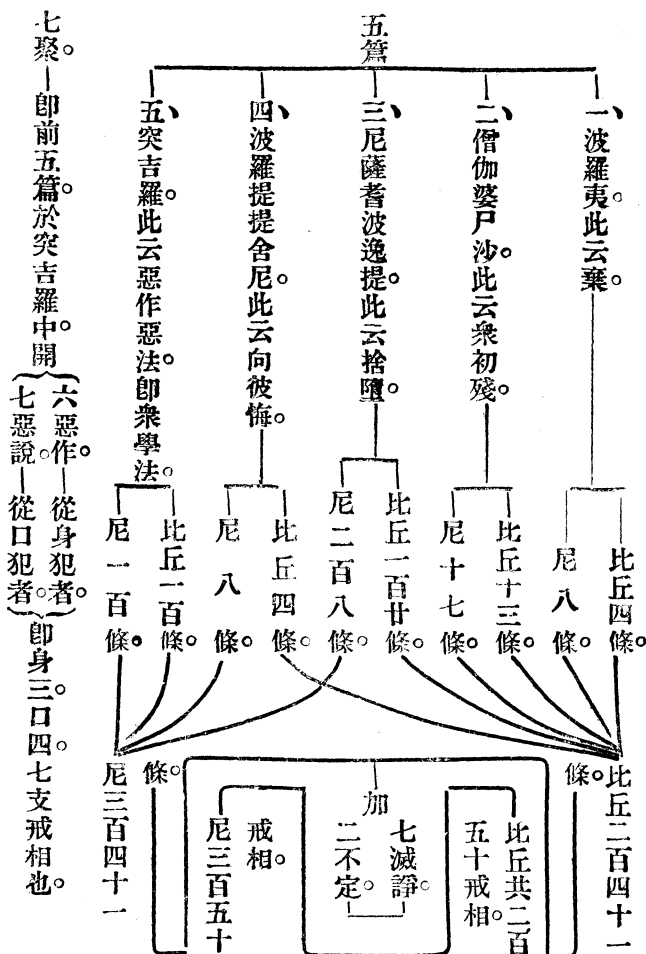
夫戒德者。乃六波羅密之一。因持戒度諸惡也。諸惡雖曰無盡。其根本由心無盡。故我佛制諸大小乘戒。亦無盡。心盡則戒盡矣。其原則以一切善法律儀戒。而對治衆生諸惡律儀也。約自行滅身口之惡。約化他。亦能治衆生之惡之義爾。凡持律者。當作圓通觀之。不可自束自縛。轉成法我執著。令人視爲畏途。當如優波離尊者。執持淨戒。得身自在。得心通達。而入圓通三昧。得身識圓通。是爲第一。故南山判小乘戒律。釋通大乘律部。胥由此爾。而立圓宗戒體。義甚了了。戒非狹義。讀者自知也。

蓋小乘律部。卽大乘律部之階梯。大乘戒德。由小乘戒德而起。猶修造大廈然。未有不建屋基而成大廈也。故曰不可束縛。妄生疑滯。而分大小耳。至若圓宗者。何當知持戒度諸惡。然諸惡之中。莫若貪瞋癡三毒。然此三毒。各有業用不同。凡愚用之。由三毒乃至造成十惡。二乘用之。由三毒而成三無漏學。菩薩用之。由三毒乃至圓滿十波羅密。是在於心理上之觀念。邪式之不同耳。凡愚因起邪觀邪念。一名邪信。或名迷信。由不正信。造

諸惡業。而感十惡果報。故現種種不良紛爭。起諸惡相。是也。若二乘雖起偏真觀念。而求自益。亦由三毒業用。因貪而欣涅槃。即自行德相。因瞋而厭生死。即自利德相。因癡而未了中道。即自度自覺德相。故求自益也。若大乘菩薩。由起正信。具諸正觀正念。亦由三毒業用。自益益人。因貪而廣求佛法。即自行化他德相。因瞋而呵斥二乘。即自利利人德相。因癡未了佛性。即自度度人。自覺覺人。德相能如是。即圓具根本戒德也。分大小乘部者。是分大小境智與德相也。若小乘能超自益益人德相。同一平等。即是圓宗戒體。有何大小部之分哉。是欲教諸衆生。持諸戒相。斷諸惡相。具諸德相。是賴乎圓宗戒德。約入世法。是造真幸福。約出世法。是真造諸淨佛國土也。約毗尼總則而論耳。

若約毗尼別則。如大乘梵網。則有十波羅夷。四十八輕垢罪。一名十重戒。四十八輕戒。若菩薩瓔珞。祇說十羅波夷。一名十無盡戒。瑜伽地持品。即菩薩戒本經。祇說四波羅夷。即四種根本戒。及四十一突吉羅。一名衆多犯。一名是犯染汙起。與犯非染汙起。因每條事相。聯帶衆多。故名犯衆多犯。因衆多之染汙。故名犯染汙起。若懶惰懈怠等。名犯非

染汗起。以五篇而論。大乘祇波羅夷篇。突吉羅篇。然突吉羅。此云衆學法。包括最廣。以此推之。雖無七聚明文。已具七聚之義耳。蓋大乘戒相。以總持爲前提。小乘戒相。以因事制律爲通義也。至若小乘戒相。分上座部。大衆部。由二部分析。別別有五。乃至二十。如異部宗輪論詳述。其義重繁。總則以僧祇律。爲毗尼律母。一名根本部。別則由根本部。而分五部。五部者。一曇無德部。此云法密。卽四分律。二薩婆多部。此云一切有。卽十誦律。三彌沙塞部。此云不著有無觀。卽五分律。四迦葉遺部。此云重空觀。一名解脫。惟第五婆蹉富羅部。此云著有行。昔賢祇聞述之。未來東土。雖分五部。其戒相不出僧祇律中。五篇七聚。錄表於下。



此約小乘戒相。五篇七聚而論也。若欲宣明五篇七聚戒相。莫若靈峯毗尼珍敬錄。其條目綱領。明簡且易。編述極詳。讀者自知耳。於七聚戒品中。有性罪遮罪者。於性遮罪中。有開遮持犯四法。如殺盜淫妄。是名性罪。是犯非開。如夢中。或本無意。或本不覺。犯諸戒相。是名遮罪。是犯有開。如飲酒。着香花鬘等。亦屬遮罪。雖有開法。因不覆藏。白衆白羯磨。求懺悔故。後不作故。前念雖起。後念斷故。心清淨故。一名懺摩。一名行摩。那埵法。以此推之。雖犯性罪。非無開法。然則欲求三業清淨。猶世間法。不得不采嚴格主義也。且戒相雖多。犯者當然。求其懺悔亦多。總法有三。一名三懺功能。其義表錄。



然此三懺。大小乘法。三懺名同。境智略異。總言之。欲明律宗。期全戒品清淨。具足戒德。事相雖多。不出二種。值種止持門。止諸惡法。卽諸律部。前半部名文身。五篇七聚戒相。

是也。一種作持門。修諸善法。一名禪度法。卽諸律部後半部。名句文身是也。然以一切惡法。我能止持。一切善法。我能作持。所謂得身自在。得心通達。依此三懺功能。於我有哉。但止持門。前已略述。依作持門之禪度法。約有二十。其義甚繁。從其簡以提綱錄表。述義而已。

一、受戒。

卽出家。在家。七衆諸戒。及菩薩戒。

二、說戒。

三、安居。卽結夏安居。今諸方林下。名冬夏結制。或開期。一名結制。

四、自恣。有犯戒相。白衆。白羯磨。作法懺悔。一名自恣。布薩。或九夏解制。未明其道。

心慚愧。一當自恣。

五、皮革。皮卽毳衣。毛氎革卽屣。行道於寒帶地者。律許行用。

六、衣。卽三衣。

七、藥。病者須藥。藥有生物。當白衆。白羯磨。因病苦故。

總以不貪。不害生物爲是。

八、迦絺羅衣。——卽長衣。一名重衣。禦寒服。依律不蓄多衣。因斷貪念。如遇寒時。律許

行用。乃至二件三件也。

九、俱跋彌。——一名蒲闍尼。此云正食。一云時食。卽過午不食也。

十、跋波。——一名膽波。一云劫波育。卽木棉也。禦寒時用。

十一、呵責。——呵責不具清淨戒。或犯戒者。不白衆。不白羯磨。或不知而犯。

十二、人。——人衆也。行摩那埵法。須二十清淨衆。滿格懺悔。

十三、覆藏。——半月誦戒時。犯者應白羯磨。不得覆藏。平日亦然。

十四、遮。——卽遮布薩。因有不清淨衆。不自恣。佛不與大衆說戒。故云。

十五、破僧。——破僧僧法。應止持。行諸方便。應作持。令諸隨犯者。自覺。如尊者目犍連。

覺化提婆達多。五百衆是。

十六、滅諍。——別則七法。見律文。因言語。或教誡。或犯律。或事。佛制止。故曰滅。教起七

滅諍觀行。卽調攝義。

十七、尼——卽教比丘尼。作持善法也。

十八、法——五百集法。乃至七百集法。見四分等部。

十九、房舍——或自建修補。或檀樾建。修補。廣白羯磨。以免衆議。

二十、雜——概括餘義。凡諸雜務。不得違犯五篇七聚是也。

以上二十健度法。此云善法。一云法聚。以相類之法。聚之一處。期全戒行。能如法作持。具諸善法。增長慧命。俾身口意業。常清淨故。已得三無漏學。乃至三十七助道品。且能具足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雖曰小乘戒德。是與大乘戒德平等。故南山判律。而立圓宗戒體。吾雖未讀南山著述。推理可得而知也。卽大乘止持作持。其義大同。其境智別。或問。佛結大乘戒。說大乘戒。如是簡切。何則。佛結小乘戒。說小乘戒。如是繁瑣。答當知大乘戒。由小乘戒具足。前已詳之。重證其義。如菩薩善戒經云。菩薩摩訶薩。成就戒。成就善戒。成就利益衆生戒。先當具足學優婆塞戒。沙彌戒。比丘戒。若言不具優婆塞戒。得沙彌戒者。無有是處。不具沙彌戒。得比丘者。無有是處。不具如是三種戒者。得菩薩戒。亦無是處。譬如

重樓四級。次第而至。以此證之。須知菩薩於因地修持戒德。是由具足小乘戒德而進。不言明矣。又菩薩地戒品云。何菩薩摩訶薩戒。戒者有九種。一者自性戒。二者一切戒。三者難戒。四者一切自戒。五者善人戒。六者一切行戒。七者除戒。八者自利利他戒。九者寂靜戒。於九種中。每一戒。有具四種德。或十種德者。乃至增長無量戒德。得無量三昧者。廣如菩薩善戒經說。故有無量無邊無上功德寶藏戒。之特稱。故梵網經中。謂盧舍那佛。授諸菩薩。光明金剛寶藏戒。當覺其義。菩薩因地培植戒德。成就衆生。豈淺鮮哉。故我佛結大乘戒。說大乘戒。直簡切也。約經而論。若約事境而論。菩薩於因地。久證無生。不造有漏因果。或得諸無學果位。或入性種性。道種性。乃至入賢聖地中之賢聖地。所以異於小乘戒也。若小乘。則未曾爾。或居有學地。或居無學地。忍達有漏之因。而感有漏之果。故我佛結小乘戒。因事制律。所以約小乘事境如是。約律中事相。律云。尊者舍利佛。於閒靜處。作是念。何者等正覺。修梵行。法久住。何者等正覺。修梵行。法不久住。往問世尊。佛言。隨葉佛。拘那含佛。不爲諸弟子。廣說十二部經。不結戒。不說戒。故法不久住。如種種花。散置案上。風

吹則散。毗婆尸佛。式佛。拘留孫佛。迦葉佛。爲諸弟子。廣說十二部經。亦結戒。亦說戒。故法得久住。如以線貫種種花。置案上。雖爲風吹。而不分散。爾時舍利佛。卽請世尊。結戒。說戒。佛言。且止。佛自知時。若有比丘。犯有漏法。然後說戒。斷彼有漏法故。比丘若得利養。若得名稱。爲人所識。多聞多財業。便生有漏法。有漏法生。當爲結戒。此約小乘戒。因緣繁鎖。卽是因事制律。此小乘戒。所以異於大乘戒也。約毗尼別則而論耳。至若簡明五篇七聚戒相。則有毗尼珍敬錄。明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戒相。莫若沙彌律儀集要解。毗尼香乳記。雖曰解釋小乘戒相威儀。作律母觀。亦無不可。成就善法。殊匪淺鮮。不可輕小而疏忽爾。至若解釋大乘戒相。明諸智理觀行。修證階級。通達菩薩心地。及輕重開遮止持。作犯。莫若三昧直解。了知攝教分齊。入清淨法界。明諸光明金剛寶戒。戒相戒德。則有賢首戒疏。天台戒疏。雲棲發隱。次則靈峯箋要。至如正範戒科。戒科刪補集要。傳律弘範。乃傳戒三師七證之濫觴。卽受戒者之儀軌。雖儀軌不可少之要則。凡爲三師者。不可以虛榮心。弘範毗尼。須明諸戒相。否則以犯律部。破毗尼法之條。非沙門行之過爾。當爲學者。

良善標榜。果能自他如法止作修持。真不負涅槃會上。我佛世尊。談常扶律。嚴飾來機。之菩薩僧伽耶。然欲求中興佛法。亦復如是。當以尊律爲第一耳。謹錄書玉律師箋記。執持五戒善法因果。及不持五戒惡法因果說。

蓋此五戒。爲一切戒之母。是科簡義。雖僧祇律。爲諸律之母。是普攝義。然科簡又爲普攝之根苗。若無根苗。則以忘普攝之本。故古有捨比丘戒。稱菩薩沙彌者。不敢濫叨其名。是爲後世儀型。吾甚愧焉。茲敬錄之。少加刪正。爲我同倫。同珍敬之。

一戒不殺生。以慈爲本。故曰不殺。殺是性罪。

能持戒不殺。乘清淨之因。生生世世。感長壽無病之果。佛言。殺生之人有二種。

果報。或現在。或未來。一者多病。二者短命。以是因緣。故當戒殺。

二戒不偷盜。少欲知足。故曰不盜。盜是性罪。

能持戒不盜。乘清淨之因。生生世世。感倉庫盈溢。多饒財寶。不遇賊盜。遠離貧苦之果。佛言。偷盜之人有二種。果報。或現在。或未來。一者貧窮逼迫。二者償他夙

債。以是因緣。故當戒盜。

三戒不邪淫。守貞復禮。故不邪淫。淫是性罪。然淫非一邪淫。若廣其義。其性兼貪殺等事。

能持戒不邪淫。乘清淨之因。生生世世。感賢良妻妾。如意眷屬之果。佛言。邪淫之人。有二種果報。或現在。或未來。一者妻不貞良。二者得不隨意眷屬。以是因緣。應戒邪淫。

四戒不妄語。出言信實。故不妄語。妄語之罪。罪兼性遮。能戒不妄語。乘清淨之因。生生世世。感衆人愛敬。言語信伏。具舌根聲音圓雅之果。佛言。妄語之人。有二種果報。或現在。或未來。一者言無信受。二者常被他人欺毀。以是因緣。應戒妄語。

五戒不飲酒。信受佛語。故不飲酒。酒能迷性。罪兼性遮。能戒不飲酒。乘清淨之因。生生世世。感智慧精明。離諸顛倒之果。佛言。飲酒之

人於現在及未來。得二種果報。約現在世。一者因酒昏迷。造諸惡業。二者因酒衝突。遭諸怨尤。約未來世。一者因造惡業。墮諸惡道。二者酒能迷性。無智愚癡。以是因緣。故當戒酒。

以上五戒。一名五支大戒。卽十重波羅夷戒中之前五戒。前五戒能清淨。則後五戒已攝具。一卽根本大戒也。能持五支戒德。乘清淨因。感清淨果。其理當然。此五支戒。一名學處。一名學道。一名善法。徑路。若不守五支戒行。是名造惡法。徑路。小則能害一家。一社會。大則能害一國。一世界。胥此之由耳。此五支戒。一爲居士十善之本。一爲比丘十德之根基。一爲菩薩大戒根本中根本。乃至爲賢聖地中之賢聖地。最初善因。是何故歟。如報恩經云。有善男女。布施滿四天下衆生。四事供養。盡於百年。不如一日一夜。持戒功德。昔有古德。以廣其義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徧於宇內。則仁人百萬。慈育羣生。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百刑息於國。是真與國家無爲而治。坐致太平矣。余則推廣以擴其義曰。若以此風教。推

廣傳布世界。則仁者萬國。慈育大千。夫能行一國之善。則去一國之惡。卽息一國紛爭。一紛爭息於國。則百紛爭息於世界。百紛爭息於世界。則造諸靡變。非常殺盜淫妄。不良之競爭世界。不息而自息矣。眞與世界人羣。無爲而治。坐至大同。造眞幸福於人羣。豎眞功德碑於世界。而成一眞極樂世界。不亦快哉。夫欲求此世界之幸福。普願一切有情世間。當尊重五支戒德爲代價。旣知造諸惡法。靡變非常。或障害於一國。或障害於一世界之修羅力。當知修諸善法。亦能轉變非常。能開一國光明。能開一世界光明之熏修力也。普勸世界人羣。有此大同心理。乃當然之機感。彌贊哉。

戒如大明燈。

能消長夜闇。

戒如眞寶鏡。

照法盡無遺。

戒如摩尼珠。

兩物濟貧窮。

無量功德藏。

五支戒爲最。

普願諸有情。

護持五戒德。

世世常安樂。

菩提心不退。

然五支戒德。以佛法論。猶大海一滴。能具無量無邊無上之功德藏。是爲諸大菩薩。直至成佛。最初勝因。一名此五戒。卽是無上菩提心之靈苗。普願法界衆生。同種靈苗耳。

聽虛師在武昌中華大學教授印度哲學之筆記

慧 妙

法師曰。印度學派。理多深微。近世凡探究宇宙根本之學說。或學說理想較深者。皆以哲學名之。因而名之爲印度哲學。今功課表中。列爲印度哲學。姑亦就其名稱而講說焉。

按印度哲學。綜括之略分六派。

- (一) 吠陀派
- (二) 數論派
- (三) 瑜伽派
- (四) 勝論派
- (五) 吠檀陀派
- (六) 佛教

(另有謂順世派者)或除去佛教而列入順世派爲六派。或除去佛教及順世而列入聲論派爲六派。綜上各派。若逐一詳加解釋。殊非此最短時間之所能。姑就各派綱要。簡略說明之。

第一吠陀派者。卽印度最古之婆羅門教是也。吠陀謂四吠陀論。乃此教之根本經典。其所信唯一之主宰爲梵天。略同天主耶穌之上帝。是以脫離人間之苦惱而求達生天之幸福爲目的者。完全爲崇奉天神之教。古時此教最盛。後漸衰微。

第二數論派者。與吠陀派異。謂未有宇宙萬物之先。而有一冥性。萬物皆從所出。卽世界之本性也。凡世間衆生。皆有一神我。卽人之真我也。當宇宙萬物未有之前。只有此神我與冥性。分離獨立。以神我忽生需求。冥性爲供神我之需求。於是乃起種種變化。而萬物生焉。神我與冥性因之亦失其固有之本體。而隨轉爲萬物。今乃亟謀反其神我與冥性固有之本相。是爲此派唯一之目的。

第三瑜伽派者。其本原略似吠陀派之梵。而重在與之體合爲一。謂宇宙萬有必依

一本原而始發生。其本原卽大梵也。體合大梵。必須用一番功夫。方得契應。故修一種禪定。以達所求之目的。其禪定甚高。奉行者亦不少。不僅傳於印度。爲現今北美有瑜伽派者。卽此派所流布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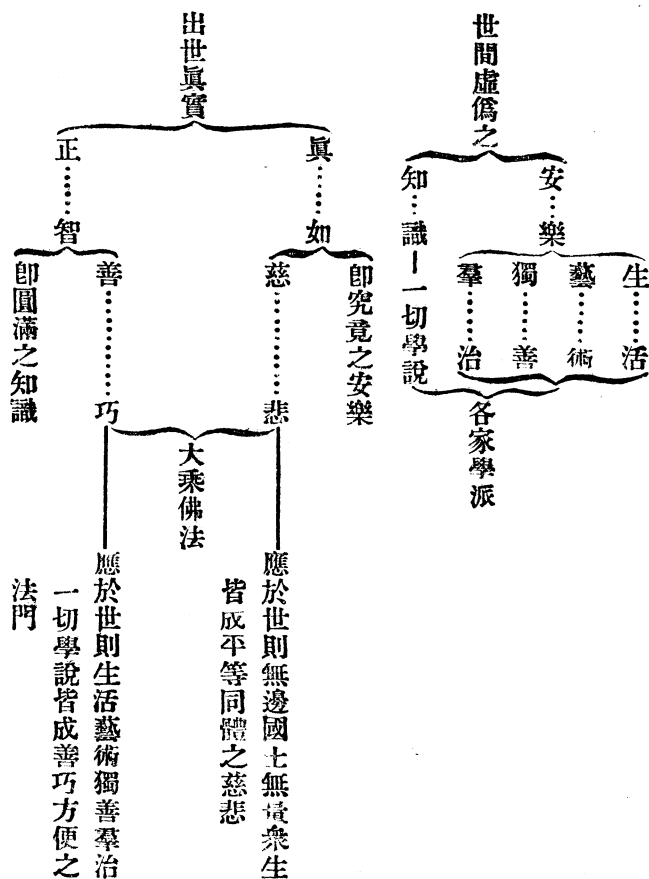
第四勝論派者。離神教之性質尤遠。爲印度較後起之一有力學派。謂凡物必具實德業之三義。實者凡物必具有一定之實體。德者凡物必具有自然之德相。業者凡物必具有引生之業用。如以此茶杯爲喻。杯卽所具之實體也。其色與形卽所具之德相也。能貯茶水供人吸飲。卽所具之業用也。有此實德業。故曰大有。而推之萬物。皆由此實德業和合成爲種種同異。是爲萬物之真相。然窮究萬物之本體。又不外地水火風空時方意。我諸實論其究竟。唯此地水等九爲實。離此諸實。則萬物無有焉。物相不滅。而物之本體實不可滅。此派以地水等爲常爲實。創爲勝論。

第五吠檀陀派者。卽新婆羅門教是也。爲印度現在最盛行之教。此派以舊婆羅門偏重信神。不能自圓其理。是以改良教旨而重興焉。其變舊爲新。與耶教改天主之舊教。

爲新教略相似。謂生起萬物之梵天。乃幻梵非眞梵也。眞梵天不離萬物。而不可以形跡求之。不可以名相言之。必須超脫幻梵。方能得證。此派以玄奧鳴高。同歐洲近世之汎神教。其實仍爲崇奉天神之教也。

第六順世派者。專考究物質之變化與物質之不滅。同現今唯物學家相似。在印度古時皆視爲隨順世俗之論。而反現新奇異彩於近代之歐洲。亦以見學說代興無常也。聲論派則除執一切音聲爲常住外。無別理論。

上來諸派大要如此。推其結果。究非眞實。何以故。以世間之法。皆是虛僞之相。就虛僞立說。猶如指病目所見之空中華。而談實相。終不免歸於迷謬也。欲求眞實結果。唯大乘佛法。方能得其究竟。大乘佛法者。以平等眞如之性。而發大慈大悲之行。以無上正智之覺。而用方便善巧之法。圓滿菩提。究竟涅槃。超出三界。永離輪迴。成就常樂我淨之四德。是爲眞實結果也。此不過略標佛法大旨。欲求詳解。容後繼續說明。茲另就世間法與出世法兩相對照。列表如下。



觀上表列。所謂安樂者。豈非世人所共求之目的乎。而所求之目的。則不外生活、藝術、獨善、羣治之四項。此四項亙古至今。已不知經過若干人之研究奮鬥。至於今日。猶相爭未已。究竟效果爲何如耶。亦不過徒引起世人厭亂趨新之思潮而已。此思潮。正如幻醫空華。起滅無常。甲仆乙興。朝非夕是。循環往復。無所底止。質言之。無究竟之真實。卽不能得究竟之安樂也。究竟之安樂。尙當於大乘佛法求之。

太虛法師語集

大圓

吾人所得之異熟報體。由前世善惡業所引。其富貴貧賤賢愚等。亦由彼業所命定之。故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性卽人報所得之人同分。率由之卽爲人道。故曰。率性之謂道。

就人道而設教。使人修之。而全人道。故曰修道之謂教。

古德說無質獨影。僅指龜毛兔角等無法。吾今爲擴充之。以就無法而言。則過去是已滅無。未來是未生無。皆可爲無質獨影。如吾人以意識緣阿彌陀佛。親緣不到。是爲獨影。而阿彌陀佛現在說法。現有可托之質。是爲有質。若緣過去法藏比丘。無質可托。則爲無質獨影矣。如是例推。如法華經爲迦葉授記於未來世成佛名光明如來。今雖未成。尙可以意識緣光明如來。亦爲無質獨影矣。

大圓問曰。雖是過未。但托彼名言爲質而起影像。似亦可爲有質獨影。法師曰。凡名言等以聲爲體。或以文等色爲體。皆可云有質所托。故擴充托質之義。則凡影像皆有所托之質。即可云一切皆有質獨影。而無無質獨影。今爲學術分析方便。故必以所詮事物之實質有無爲辨。而彼聲色等質。則爲能詮之名言等所展轉依托之質耳。

諸心心所等法。皆可爲本質及影像。惟種子僅爲第八識見分所緣。他識皆不能緣。故獨爲影像而非本質。然若細分之。則第八識相應之心所。亦同緣種子。是第八識之相

分種子。其心所亦可托之爲本質。惟此分之愈微細。則不易言矣。

化聲居士問曰。龜是有。毛亦是有。雖未合處。而本質非無。法師曰。此義在小乘薩婆。多已有設難者。大乘破之。蓋此云龜毛兔角。但指龜之毛兔之角。雖龜與毛兔與角皆有。而龜身上之毛。兔頭上之角。則非有。亦如五蘊法是有。而五蘊和合之實我則非有。故不可言像龜毛兔角之有質也。

起信論言由真如心（或如來藏）不覺念起而有無明。最易混淆。禪宗由參一念未生以前。有時妄念頓歇。忽若大地平沈。一物俱無。或現一種極清空之境界。使行者見之。歡喜無量。以爲大悟。其實不過一種未到定境。非有真慧。及後忽然心起。依然昏擾如故。似起信論所云不覺念起而有無明。吾昔在普陀閉關。有一時忽覺妄想俱歇。身心若亡。聞寺中鐘聲。卽自心不一不異。俱無方所。少頃念起。復現塵境。聞鐘聲仍自外來。

昔在普陀聞人傳冷開和尚語。人開悟後尙須提話頭否。開曰。仍須常提。印光法師每斥其非。且曰。看話頭如尋爺不見。四處叫喊。既已見爺。何更喊叫。豈非狂惑耶。以此當

知禪宗參話頭有兩途。其一切以參話頭爲堵絕妄想。妄想頓歇時。以爲開悟。其實是一種定境。出定之後。煩惱仍起。如開所言。不得不再提話頭以續定力。其一則以參話頭引發正慧。照達實相。正慧既引生。則但由正慧而常惺惺。煩惱不起。是名大徹大悟。不再重提話頭。如古人所云話頭如敲門瓦子。門開卽棄。亦卽印光法師所談之意。

禪宗參話頭。本以思慧心所及疑心所爲方便。以引發正慧。及正慧既顯發。同時亦得正定。斯之謂禪。亦卽六祖所云定慧均等。其方便最爲直切了當。爲出世之上上法。惟定慧之辨最難。非通教理者容易誤認。致令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起貢高我慢。空過一生。是故禪宗雖不研教。而不可以一刻離明眼知識。正爲此也。

言緣起者。共有五種。一賴耶緣起。如唯識。二法界緣起。如華嚴。三真如緣起。如起信論。四業感緣起。如小乘。五地水火風空識之六大緣起。如密宗。此五緣起。以教理論。則以賴耶緣起法界緣起爲最深玄。法界緣起。明佛自證境界。惟佛能盡。賴耶緣起。乃佛證知衆生境界。亦惟佛能知。十地菩薩皆不能盡知。故此二緣起。若以所證之境地言。則衆生

爲最低佛爲最高。若以能證之智體言。則二者平等。若以證入之次第言。則證窮佛境。猶是自覺行圓滿。窮證衆生境。則爲覺他行圓滿。故證盡衆生境者。必須佛智。故尤以賴耶緣起爲最深最極第一。

眞如緣起。義初地證二空。卽能通達。上未窮佛境。下未窮衆生境。乃菩薩分證之境。故次於前二緣起。業感緣起。以衆生行業感果。又次之。至地水火風空識之六大緣起。若實言之。不過色心二法。亦卽心物二元等。世間凡外皆知。斯爲最淺。然若以行果論。則又以業感緣起六大緣起爲最有力。業感緣起雖多分屬小乘。而實通大乘密淨律三宗。密宗三密加持。用卽在此。

密宗所以獨自翹於諸宗之上者。亦自有理由。以前法界緣起爲自證最高位。惟密宗則依佛果回佛向生。回自向他。回眞向俗。得殊勝之利他方便。如彼云四曼荼羅。其大曼荼羅。則無論一木一草。皆曼荼羅。卽攝法界緣起。而以地水火風空識最淺之六大緣起上證之。其法誠爲捷妙殊勝矣。然以回佛向生之利他言。則淨土但以業縛衆生一念

卽成佛果。爲法之簡。攝機之普。則又在其上矣。

法華經所談佛法。本不限在其七卷文中。乃徧指三藏十二部一經開顯。皆爲妙法而已。如言爲實施權。開權顯實。其所施之權。卽在阿含般若諸部。其所顯之實。亦在華嚴等部。而七卷之文。則握爲施開顯之樞紐耳。世之刻舟求劍者。疑法華本經已亡。或謂法華後應更說楞嚴等經以實之者。豈不愚甚矣哉。

法華所談顯者。爲諸佛自證實智法界。屬自利究竟邊。法華所講明者。爲佛自證後所起利他權智作用。故法華稱諸經之王。以其體用周圓。權實融具。能攝華嚴等在中也。神通之事。尙易說明。一切衆生。皆受異熟報體。在自己異熟範圍內。各有其通。如眼能見色。耳能聞聲。在自己範圍內。與天眼天耳等。但出自己應見應聞之範圍內。則礙而不能通。超現業果得定果時。超有漏果得聖果時。異熟識空。證佛果時。則見聞等能超現報範圍之礙。乃至一切無礙。斯名神通。

出塵和尙問曰。世言羅漢皆神通無礙。有諸法師曰。羅漢所重之通。在漏盡。若前五

通。外道皆有。不足爲重。但其通隨各人修證境界不同。俱有限量。故就分證神通言。則自二乘外道乃至一切凡夫。各有其一分。就圓滿神通言。除佛以外。餘皆有礙。何况羅漢耶。出塵和尚問曰。有人見牧牛圖的心比牛。性比牧童。因來問予。心在先抑性在先者。予未及答。請問法師如何答曰。此應反問他。孰爲心孰爲性。彼若不知心性。雖說亦不能解。要他自去尋得心性時再來問。若確知心性何等。則又不必說。彼自能知。正好相喻無言。

其實牧牛圖中能比之牛與童。與所比之心性。皆自無始而有。本無先後之分。不過未牧之先。牛是野牛。任意蹂躪苗稼。不得名牧牛。人亦是無業游民。無所事事。不得言牧童。及已牧之後。人與牛發生關係。斯時牛爲人所牧。可稱牧牛。人爲牧牛者。亦可稱牧童。故古之完全牧牛圖。其前尚有尋牛二段。以必先由尋得牛。後方成牧事。

出塵和尚又曰。禪宗最先以持戒爲本。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方得開悟。答曰。禪宗本意未破本參者。無修證之可能。比於其人未曾尋牛。或尋而未得時。無論持戒修定等。皆

是盲修瞎煉。不惟無益。反增其障。故禪宗開首卽教人死參話頭。求破本參。未破本參之先。尙不知心是何物。性在何處。不得有修證事。

禪宗有三關之說。尋牛者是由參話頭引出無漏慧。得牛者是由無漏慧明自本心。見自本性。名爲初關。旣見性已。乃以無漏慧對治煩惱。卽是牧牛之事。亦名悟後之修證。到煩惱伏而不起現行。如牧牛至牛性馴伏。方名重關。然煩惱之伏。猶賴對治功用。必至煩惱淨盡。任運無功用時。方名人牛雙亡。亦名無事道人。斯透末後一關矣。

出塵和尙又曰。古德言先悟後修。或先修後悟者。有諸。法師曰。禪宗本意在接引全不懂佛法或全不信佛法的人。以種種方便逼他拼死捨命去參。參到極處。忽然親見本來面目。卽於彼時發起。無上信心。或一切具足。無容再修。雖修亦自知修法。無容再說。惟後世根機漸劣。宗旨亦變。或不得已而教人先持戒修定。較爲穩便。恐其參不能悟。永無修行之分矣。

依隨順根機言。禪宗修法。可有三種。一先悟後修者。卽普通參禪者。皆須於悟後更

起持戒看教等修行。二悟修同時者。此必由夙根成熟。只待此生證果。在未悟時被現業所障。未能顯露。及一時觸悟。即一切具足者。古今頗少。如六祖等殆其機也。三先修後悟者。本非禪宗之正意。不過隨順劣機。使他先持戒修定等行。而熏習之。或亦有開悟之分。故曹洞宗以此等先修後悟者。名爲外生王子。示不在禪宗內者也。

檢餘齋佛學頤說

王尙善

京師坊間心經講義單行。後題名願實述解。列表式名辭甚晰。充學校教育課本。觀自在三字。是觀實體世界。如云觀世音。是觀現象世界。佛教經典。無論大小乘。皆以此兩方面作一切六如觀。故自在世音。二名本可互用。且謂佛陀說法。與孔子稱予欲無言。

同契。是其解經最得力處。亦極見道處。

讀金剛經法會因由章。知世尊初無異於衆生。亦猶聖人固無殊於凡民。不過在佛與聖之性。本全於自來。佛與聖之心。能守其正趣。不爲見思所使。不致日流污下。是其後來功夫。並不假毫末人爲。祇在背塵合覺。所有恆沙妙用功德。皆依此生。先覺覺後。自利利他。無緣大悲。誠屬希有。

大學言靜安慮得工夫。中庸言中和位育境界。大小圓融。一多無礙。自是華嚴宗中四法界十玄門。天台宗中三止觀。慈恩宗中非執我非依他。其真如自性。圓明證覺。謂相變於識。識依於性。自可見性。了性本空。性相俱空。方名清靜。賅因徹果。萬法歸真。其理惟一。其義自同。

華嚴梵網。爲佛家大法。愍凡夫不聞寶蓮塵刹。爲佛家化身。愍凡夫不見。故我慈父。隱其尊特。顯示劣應。丈六金身。現相說法。經云。佛爲法王。得法自在。唯佛爲能證法究竟。唯佛爲能說法究竟。故各部藏經之首。六成就中。標主成就者。不得不讓佛爲主。

禪宗雖文字要親證。稱識相見相。終屬有爲有漏。必識自本心。是真識相見自本性。是真見相。真識真見。乃爲究竟實相。更進而言。實相無相。而無不相。故有時古德親證云。靈光獨耀。迥脫塵根。又云。運火搬柴。皆成妙用。中庸至道不凝。體物不遺。爲物不二。生物莫測。不誠無物。引詩讚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雖曰附會。庶乎近焉。

佛學課本。便詳記諸法中。所謂五蘊、六塵、十二處、十八界。皆屬名字假相。若融歸真性海中。自無方隅界限之可得。仁山先生言之甚詳。初讀未得要領。後於八識規矩頌中。稍窺轉識成智歸一心圓文字之堂奧。就謂大圓無垢。不從變相觀空得來者哉。

大學之教。凡儒門所獨有者。佛門無不究竟其極。觀其小果修因。依於四歸法。開爲苦因苦果。樂因樂果。勉人宜由厭棄苦果。斷集苦因。欲求樂果。修持樂因。下手至菩薩修因。依於十二因緣。及六波羅蜜。支分縷悉。三世因果。互爲緣起。展轉因依。業果相續。終無盡時。迷者順之爲流轉。悟者逆之爲還滅。以布施治慳貪。持戒治雜染。忍辱治瞋恚。精進

治懈怠。禪定治散亂。般若治癡愚。等覺地後。異熟亦空。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匪惟六度萬行皆圓。本四無量心。具涅槃四德。躋於十法界之極乘。授佛陀記。成無上寶王。受人天供養。現他受用。十地被機。敢問明德新民止至善者。其深造自得之境。修齊治平之業。其視此爲何如耶。

信解行證四門。公認爲入佛階梯。修道次第。淨宗雖列信願行三。原賅四義。無別無殊。非解何願。非行何證。反而徵之。願具解中。證由行得。不辯自明。但有學位中。修戒定慧。荷擔如來。罔不由此。合而明之。戒兼信願。定專屬行。慧攝解證。所謂信與願者。正信願此戒也。所謂行者。正專行此定也。所謂解與證者。正解證此慧也。必如是說。乃爲佛說。不如是說。爲波旬說。拜灰信願。梵天邪行。縱有妙悟。皆是淫根。縱有所歸。力盡還墮。願我學人。宜開正眼。

心經第五節。故知般若波羅蜜多。能除一切苦。第一節。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度一切苦厄。兩相對照。知如來說法。知與行。不無深淺。故除與度。亦有範圍。羅漢祇求自覺。儘

可說入菩薩乘。菩薩兼能覺他。乃可證入如來果。况明於行下。直指出深字來。功德校量。佛口親宣。是在精研之士。知所取法。

孟子求其放心。操則存。舍則亡。及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諸語。記束髮受書時。便起疑情。自念心本無相。何能操舍。心本非物。奚比放豚。其時尙誤認心是肉團。若謂胸前無隙。從何出入。於曠近時。質我父老。亦多不能爲我解說。橫梗於衷。幾二十稔。近年翻讀教典。見心經校閱行字解註中。舉劉月海參白雲禪師。謂是誰念慮。是誰降伏。來去都由你鬧。好沒主宰。脫敵他不過。即便放下。若再省得放下的是誰。便識得自有主宰。却不被他瞞過了。寥寥數語。何等親切。舊日疑團。一朝冰釋。幾於手舞足蹈。慶快生平。惜乎孟子。若後來不有養浩然一段工夫。則幾被此心瞞過。轉笑我却又幾被孟子瞞過。

詩句工者。作非禪人。但入禪理。略記其詠物卽景之妙。匪夷所思。如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輕風似與荷花約。爲送香來自捲簾。梅雖遜雪三分白。雪却輸梅一段香。諸如此類。美不勝收。雖質通情本。量托比非。然足徵騷人逸士胸襟瀟灑。意態幽閒。

後世忙人那得夢見。

又唐代清流多與上人倡和。如王摩詰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張說若使巢由知此意。不將蘿華易簪纓。郎士元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孟浩然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崔峒身心塵外遠。歲月坐中忘。馬戴坐臥禪心在。淨生皆不知。等句。一種自在脫解之逸。與清風明月之妙心。幾被若輩消受殆盡。乃能脫口如生。千載而下。除寒山拾得兩大士外。在家詩集罕與爲儔。

金剛破空論。申造論明趣中。稱羣盲不明般若。惡取空寂。不見實相。亦復不知觀照。不知文字。但聞破相。便執非相。取著於空。末世狂禪。不達法相。乃至非想非非想定。攝入意家微細法塵。乍覩變相二空。曇花現前。倏忽卽滅。分別種子。余未斷絕。能所宛然。四相全在。初果尙難證入。遑問其它。破戒破見。自誤誤人。而猶濫叨極聖。幾何不自取滅亡。我謂時至近日。舉凡縑素中修惡業者。車載斗量。修福業者。間有所聞。至於淨心實信。依如來清靜明誨而修德業者。鳳毛麟角。且多一知半解。自是非他。受一非餘。熾然成異。至愚

觀之。是又羣盲狂禪之罪人也。

二乘以上菩薩。皆於明處有所證悟。若拈花棒喝細微塵。是更考楞嚴所舉二十五圓通。亦多依明見暗得來。唯我釋迦如來。獨能於黑夜明星中開心發悟。晦昧爲空。空晦暗中。結暗成色。忽成無上知覺。故豎窮橫徧。雖欲不讓佛獨尊。亦所不能。

六祖菩提本無樹四句。盡人而能讀之。未能盡人而能解之。隨文釋義。不執樹者。必執菩提。乃至執著不惹。必執塵埃。今欲破其相而闡其微。謂無尙本來無。那可說一物。塵落鏡台中。乃見菩提樹。較爲明顯易知。與楞嚴覺性本明數句。少分相應。與六祖本意。亦不背馳。

金剛新眼經偈合釋。如法受持分中。爲總斷名界現相疑。謂一切衆生。所以得度者。佛也。一切諸佛。所以依現相者。界也。攝界定生。所依成化者。法也。若有定法可說。則不能攝界。以界無定故。若有實界可依。則不能現相。以相隨緣故。近讀阿彌陀經要解。蕩益與通理兩師。二說互異。進求佛語。亦自不同。如無有定法可說。與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

如莊嚴佛土。卽非莊嚴。與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又如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與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似大相逕庭。應知金剛經機攝三乘。斷疑生信。猶滯化城。彌陀經等覺同被。發願往生。直趨寶所。說分中後。理唯一乘。總爲因緣。法輪常轉。卽蕩益通理兩師。等同佛智。見豈有殊。且於無定隨緣四字。更見如來說法。非同世間戲論。被人掀播得開。且金剛因請誠聽。彌陀無問自說。凡屬有情之儔。皆當念佛恩重。盡形與壽。德莫能酬。將此身心。奉諸塵刹。

楞嚴開闡無遮。度諸疑謗。依當經意。尙是覺他。參合餘經。置之自度聞思修處。在在可通。例如金剛住心降心之法。移開闡無遮而住心。住無所住。是乃真住。移度諸疑謗而降心。降無不降。是乃真降。卽在儒門稱治平之道。亦純由誠意。毋自欺得來。主觀方面。本至性至情。不立異鳴高。逆情干譽。客觀方面。儼然人望而畏之。無懈可擊。昭然若揭。日月而行。疑謗何自能生。情乎語有未精。擇有未詳。使我益歎頌欽仰。如來說法之妙。

聲聞初果。得須陀洹。名預入聖流。佛說楞嚴時。阿難尊者已證此位。何以知見尙同。

凡外。因緣自然。轉計妄執。徵心所在。七處推窮。迨釋尊逐番斥訶。至是明知一切都無。色身非有。然終猶未悟。竊訝不應若此之愚。自是菩薩開權示現。抑或淫習重障。蓋纏。庚申秋月。圓瑛師來演正脈。本其疏意。合前說而立言。隨讀通議。於放光示定章中。另闢一段文字。謂幸虧阿難是癡漢。若果伶俐。一狀領過。便可截斷葛藤。喝散大眾。而楞嚴一會。從此散場。我輩末法衆生。永無得見聞。如來權巧開示。執定生死妄想。誤認真實。終莫肯捨。憑誰法音修證。無生忍哉。是多合後意。而少兼前義。正脈在怕唐突阿難。通議不少回護。目爲癡漢正見。無委曲諸相。是菩薩所修。况釋尊於許說之前。告阿難當直心酬我所問。豈後來講師所能遮掩得來。我今亦非敢訾議先聖。但依他作解。塞自悟門。不得不辯。

心燈不滅。迹無往還。寂湛不動。所有色與色緣（卽前五識）及諸法緣（由色所緣諸法卽六識及賴耶）皆因機緣塵勞而起分別。會見歸識。會識歸心。而真精妙明清淨覺心（卽真性）於當體中。以靜待動。以逸待勞。一念現前。一念相應。念念現前。念念相應。緣法有盡。而我真精妙用清淨覺心體。則無有盡。如聞擊鼓敲鐘。桴止而響。遠騰者。

多是由見猶未盡泯也。在粗心人。特不加察。故不能知。

佛教末劫。求生死之人。證取三摩。無過耳根爲利。是以楞嚴的示機宜。實從聞入。當機聞說。自心了然。卽古尊宿中。明見還家者。亦殆不勝紀。予修淨業。妄附先賢。尙覺念佛之聲。雖從口出。實從耳入。還滅意根。聞非有體。所聞之佛。歷歷分明。所聞之性。了不可得。聲雖生滅。性却常恆。還滅聞機。返聞自現。聞後翳除。無非淨土。塵消覺淨。皆是彌陀。當經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一語。極樂世界中。又豈僅化有情白鶴孔雀。無情行樹寶網。能出和雅微妙之音。演暢妙法哉。

放得下三字。宗門諸祖。多懸爲公案。產出多少英雄。我受飯依時。太虛本師。謂我根器。近乎淨宗。專修乎此。而開示法要處。又令我放得下。初未審何語。亦莫敢相詰。後讀淨業諸書。千本同調。依經立論。觀想憶念中。不出佛身佛土。若不專欲好事難成。一心不亂。應如是知。如是見解。皆勸起信念。佛願生淨土。資糧有三。缺一莫辦。竊謂似與開示之語。不相脗合。何故。羈人淨宗。蓮花開合。接引放光。只得依經不離心意。忽自念言。若鎮日作

金身金色觀。七寶莊嚴想。又何異認彌陀爲天帝。指極樂爲天宮。意氣用事。生滅爲心。以生滅心。求涅槃果。妄冀花開見佛。得悟無生。料無是理。所謂信願行三。必有未盡者在。若謂全仗他力。無關自成。則釋尊雄力神通。何不可惠阿難以三昧。質上來義。請教同人。多斥我信願未堅。證引經說。雖教懺悔。莫獲我心。只好依舊持行。兼修我法。於信彌陀之外。尙信我是彌陀。一切含靈。本來佛性無二。故於願生極樂之外。更願還入娑婆。饒益有情。成就如是莊嚴功德。十方國土。染淨非殊。故更念所現金身。不過爲彌陀實報他受用身。尙有清淨法身在淨土。不過爲彌陀實報他受用土。尙有常寂光土在。在九法界衆生。祇能知見如來報身報土。至於自受用身。自受用土。唯佛與佛。乃能窮了。究竟實相。持已久。如放得下三字。著而無著。一心不亂四字。亂無可亂。融解會通。一團冰釋。

邵堯夫云。昔日所云我。今朝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屬後來誰。意謂現去來三身。皆不可知的是道家理學本領。六道輪迴。分段生死。五陰隔迷。難通宿命。聽不越聲。見不超色。卽窮到生物之初。付諸玄冥。或托命與數。從不識由八識種子中來。正教中三乘聖果。

用慧眼觀三身。由感悲因隨緣任運去來。雖有變易生死之迹。却滅出沒輪迴之苦。純依自主了了常明。若在佛眼觀之。三明四智。五眼六通。如鏡照影。決無遁形。雖塵沙界外一滴之雨。亦知頭數。豈我伊誰而不識哉。

是菴尊信錄云。佛氏所言業。卽儒氏所言命。語殊而理會。命繫於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以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怨天尤人。不亦慎乎。人須提起靈明。不善卽覺。一覺卽消。使妄念雜念。屏除淨盡。然後方可載道。誠有得乎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旨。又云。已往事弗追思。未來事弗迎想。現在事弗留念。隨覺而止。習以爲常。抑何與金剛求三心皆不可得。針鋒相投。無少差忒。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大乘起信論。心真如者。離言說文字。心緣諸相。宗門語錄。亦多示以向上一路。悟自本明。若沒分曉。管保臘月三十到來。還是手忙脚亂。不加領略。尙不知菩薩祖師語言親切。如我凡胎。不能於真處見真。猶可於業處證驗。每自身至病真處。乃知平日意識聰明。主宰覺著。一概都用他不著。抵病不住。又嘗見他街頭告化。凍餓呼號。亦抵凍餓不得。莫

能隱瞞分毫。當場呈露廬山面目。假相不壞。業果不失。尙信得過。此點消息。再能打穿。慢說讀古人書。不作文章看。卽到家時節。定許屈指非遙。惜乎障深慧淺。習重福輕。吾斯之未能。只好策勉異日。

司空表聖二十四詩品。非詩品也。我見道時。拿他作見道品讀。修道時。拿他作修道品讀。如雄渾中。大用外腓。真體內充。超以象外。得其環中。冲淡中。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遇之匪深。卽之愈稀。纖穠中。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不盡。與古爲新。沉著中。所思不遠。若爲平生。高古中。虛佇神素。脫然畦封。典雅中。落花無言。人澹如菊。洗鍊中。如鑛出金。如鉛出銀。流水今日。明月前身。一往靜穆。玄妙之境。有若示摩訶衍體。一往活潑。流動之情。有若示摩訶衍自體。相用。其味彌長。最宜潛玩。又如勁健中。飲真茹強。蓄素守中。期之以質。御之以終。綺麗中。取之自足。良殫美襟。自然中。俱道適性。著手成春。薄言情語。悠悠天鈞。含蓄中。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淺深聚散。萬取一收。其一種廣博。嚴靜。寂照。虛空之象。捉摸不住。閃爍行間。在證道之十。又何嘗不可拿他作證道品讀也。

四十二章經佛言愛之爲欲。莫甚於色。圓覺經云一切衆生皆依淫欲而正性命。愛欲爲因。愛命爲果。惜我韶年。未喻斯道。發心以來。爭自磨礪。卽在世法。首惡爲淫。竊謂無論世出世間。均宜一刀斬斷。息生死輪。且此淫行。畜生皆有。是第一俗事。與此色心連持之命。相關甚切。氣枯精竭。呼吸間亡。是第一險事。淫念不除。互相憐愛。引滿業牽。累劫莫出。三塗極苦。難可具言。是第一不合算事。

前曾妄弄筆墨。作有療心羹題曲。其時尚未及見懶融大師歸元鏡一書。以爲不說英雄。不言兒女。會通經教。發爲咏歌。雖文字不佳。亦屬難能希有之事。竟被太虛本師登入七期禪苑詩藻欄內。回視歸元鏡笑我。不啻東施效顰。愈增其醜。近讀湖上笠翁比目魚詞曲。雖寫俗事。而語句做策。脫透藩籬。深合道義處。似又可一例看也。如饒伊此際施高論。眼到花前自解庸。術將心毀。貌將淫誨。混濁豐饒。倒不若清高饑餒。面厚家纔厚。名虧實也虧。疊疊機關。疊疊機關。千重坑陷。好教我代人驚畏。似這等虛張恃網。空攝迷魂。他犯何辜。受此羈累。從來好美好有同心。獨有我這識寶的雙眸。不類今。要從

別調覓知音。恰同予前日發心學佛的眼光。休輸一著先。及早圖長便。念風波似海。少底無邊。一絲既少扶危線。萬樁徧多下石船。休縈戀。戀着些兒俸錢。也須知俸錢多處。惹蠅羶。又恰類予近日決志出家的想頭。若必待千稱心。百意可。再做這事。恐被他耽誤。乾淨稽首導師。當哀愍我。

金剛二十一。非說所說。佛恐人因色相俱不可見。云何爲人說法。以破此疑。申言如來無說。七分言如來無有定法可說。十三分言如來無所說。俱空生長老自悟之語。雖更就其已明者而復進之。但有淺深。如無有定法可說者。是所說宛然。但法不定。如來無所說者。所說不立。但有如來。至如來無說。則能所雙泯。金剛道場。當體卽是。此約理言也。若就事言。卽謂如來說法度生。蓋因機緣相感。隨人悟性爲之指點。則事半功倍。初固未嘗有我。能說如是法之念。存梗胸中。觀釋尊答文殊之問。謂我四十九年住世。不曾說著一字。汝請再轉法輪。我何曾轉法輪耶。略見一斑。

又三十八分不貪不受。此破學者之著有。既如上分。法非斷滅。修證爲真。然雖無修。

而修。無證而證。則爲楞嚴了義修證功德殊特。但必以法無我得成於忍。七字爲宗。蓋一切法無非無我也。但無我。必由能忍成之。時時能忍。事事能忍。堅持耐久。漸至忍而忘忍。無我得成。不能忍。安能無我。惟無我。故得成於忍。楞嚴云。先得人空。成法解脫。法解脫已。俱空不生一段。願與修士三復斯言。

孔子云。言詩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我將謂人之命名。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字。如我已舉子三女。一皆依例爲之取字。爲鳴鷺。鳴鶩。鳴鶩。女菱。九若謂鳥能鳴。尙稱隨順。至於菱而聯九。則無義可思。令人噴飯。應知名之爲名。非但以名其身。並將以名其心。世間多用五行金木水火土。隨手拈合攏來。將作一生認人呼之符號。雖無關痛癢。微見其迷。且名不自名。本屬假合。呼馬者未必是馬。說火者未必燒身。何必不擇其善義近理之文字。以名己名。俾其往來酬酢間。人是以呼我。我覺便爲我說法。非呼我名。我以是相答。亦覺是印證自心。亦非答我名。有如上義。切不可輕輕放過。如我更名尙善復遺者。蓋味乎此。今轉更我兒曹之名。取其叶音之便。凡鳴爲明。鷺爲衣。明衣鉢有自來。鶩爲千。明燭大千。

世界。驚爲秋。明足察秋毫。菱九爲靈九。已靈佛性。悠久無疆。在見聞者。未必不嗤我爲狂。文字既解脫。何不自解脫。呼馬說火。本非真實。縱汝名尙善復遺。亦未必眞尙善復遺。縱汝不名尙善復遺。亦必非眞尙善復遺也。我曰否否。由名字卽而入理。卽文殊是一循名實來。何自甘於披毛帶角之倫。蕉芽敗種之列耶。重宣此義。而說傷言。衣鉢明自來。無外能覺性。大千與秋毫。交光久靈鏡。始覺還本覺。無尙須親證。能復緣所遺。決生此淨信。願與兒曹共勉之。

清淨經、無無亦無四字。初讀金剛時。便取以疏其義。卽今索之亦不相遠。謂首無字。跟第二無字來。第四無字。又跟首無字來。第二無、無相也。不執色相。但依名言（卽法）謂之無者。先空生也。首無字、無法也。不著名言。了無實義。謂之無者。次法應空也。第四無無法之心亦無也。謂之無者。二空非法不生也。金剛不應取相。不應取法相。不應取非法相。因緣自然。都無計度。離四句。遣百非。如剝芭蕉。層層剝入。剝至無可剝處。自能見清淨。本然如如不動之真心矣。

道德經、玄化二字。修玄者。多指爲卽陰陽。予初亦盲從其說。但未深肯究。其實參下玄化之門。是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數句。合正教言。便是直指第八阿賴耶識。以三種相續。皆是無明業流。持種受薰。習氣難盡。真而非真。佛不常演。且若存不勤之境。細微流注。幽渺難分。根識混雜。自愚者。儒老之學。皆本無極。謂無極而太極。太極生陰陽兩儀。再本兩儀而生四象八卦。詳具犧經。以矛攻盾。理亦不成。何能在天地未判以先。便有陰陽也。答不善學。非作者答。

吾人一眠一起。可謂兩世。所異於累劫輪迴者。僅未受分段隔迷耳。幸今日猶知昨日事。脫非知之者。便是真輪迴。直同蜉蝣之朝生暮死。依此放開言之。證聖果人。見三界輪迴。自是一眠一起。己身渾如自無始以盡未來際。乃與空劫相要終。中間歷歷分明。悉知悉見。并非奇特。亦等同世人。今日記取昨日事。六通者。通此輪迴也。三明者。明此輪迴也。縮小言之。一語默間。卽是輪迴。更小而一呼吸間。卽是輪迴。佛言人命只爭呼吸間。又小而一剎那頃。有九百念生滅。卽是一剎那頃。又有九百數輪迴。人多欲免輪迴。故佛勸

人離念。

譚壯飛仁學之著。意在變法。項莊舞劍。至死不撓。於淫威之下。亦屬甚難。但認泥守常規。竟詆爲老氏靜柔之說所誤。不過力制四萬萬人之動。繫其手足。塞其聰明。盡驅人類以契入乎無刺無非。一定不移之鄉愿格式。似與佛耶二氏。亦莫相容。予末法晚進。在耶從未入門。姑置弗論。然本佛說。動卽有苦。儒云。動罔不凶。又將何解。要知靜無不動。柔無不剛。天下事業。亦惟靜能主動。柔能克剛。老氏之病。固不在靜柔。却在莫詳能靜與柔之原耳。容或知而未言。當於道德經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四語見之。以可道可名者。只及靜柔而止。其能靜能柔者。便是不可道不可名。在佛亦說。一落言詮。便非真諦。卽儒亦謂脫有形似。握手已違。若可斥靜柔現象爲頑空斷滅者。抑何不更可斥靜柔實體爲頑空斷滅耶。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斷章取義。未免埋沒古人。况以變爲動。以動爲強。自立對待。又未免過於著相。

學佛同志。有以書來。責我在書本中討生活者。比及裁答。猥承提獎。慚悚莫名。初聞

之餘。引爲奇屨。繼使我不辨東西。莫分晝夜。恆審思量。加意搜索。各書本中。誰是生活地。誰爲生活法。了不可得。何見云然。若使書本中。果有生活可討者。我雖廢寢忘餐。甚至將我節節支解。亦在所不辭。終當不畏縮。偏要討他少許來。爭奈書本中。並無半紙隻字。乃至並無一筆一畫。是生活。又憑何處討。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却笑明公。誤我悟我。不被誤者。未肯解悟。不解悟者。卒難證悟。當來之我。所許甚深。現前饒益。敢不拜賜。王陽明曰。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冤親平等。悉是助道緣。我今如是。聞佛亦如是說。

性相分宗。各崇所尙。無非教人見自本心。方便多門。歸元是一。每見今之學者。在性宗中。因破相故。性亦執無。性既執無。宗於何立。在相宗中。因顯相故。說相常住。相果常住。唯識不成。應知佛說法顯性時。不過破分別。取捨諸性。及空中邊諸性。非故作無本性。無故寂照真性。不能同無。顯相時。不過顯根本器界諸有爲。相及禪定擇滅諸無爲。相緣識變。相各據法位。能所妄相。何得隨住。總而明之。非有性也。唯有寂照之真性。非無相也。

唯無能所之妄相。

人問真心。周徧法界。無所不任。因甚身知。餘處不知。答云。真心體實用虛。二俱周徧。隨緣發見。應處方知。以手觸頭。足不應覺。即在一身。亦復如是。彼自轉計身唯現在。緣唯色緣。問過去來。應不及知。答。汝不了心等法界。緣等法界。身等法界。一切皆等。至有心處。即能緣處。至有身處。即所緣處。一切皆緣。又計三心皆不可得。本體是妄。云何汝今屢說真心。我則謂言。已自答明。勿勞饒舌。心既說三過去已去。未來未至。現在不住。相原是妄。體本如如。若體妄者。汝從何知。從妄有知。所知是妄。心身俱妄。身何不知。身若妄知。誰知妄者。身為現在。餘屬去來。汝自劃分。知應不廣。認妄為真。自難周徧。誰云真心。許妄屬說。

萬法歸心錄。引與儒論理。與道辨偽。多所發明。在儒解學庸。道言胎息。明見之士。尙不取氣數。知身心之內。本無性命。認為性命。即是妄幻。其固本開關。凝神歸竅。均屬氣命。在纏出纏。皆屬理命。在纏者。情意為命。出纏者。虛一為命。合虛一時。在佛稱慧命。道云復命。儒云天命。二氏至此。已是法無可除。但依究竟佛門大乘之學。正法上乘。唯在於此證。

修。透出極爲容易。

有謂心之生也。必有緣。必有所緣。緣與所緣。相續不斷。強不令緣。亦必緣空。但見彼此迭代之境。竟無脫然俱釋之時。惜乎宗門工夫。前後際斷之時。尚有歷歷現前空劫以前一段光景。父母未生本來面目。在決非坐在無事甲裏所能及見。

天台宗取六度法門前四爲助修。後二爲證修。以明專修止觀。不得不爾。其實施戒進忍。何一非觀。施戒進忍。又何一非止。非觀之止。不名真止。非止之觀。乃爲邪觀。止觀雖二。皆是一心。寂寂惺惺。了稱真性。若有未然。並無功德。人天小果。有漏之因。祖師答梁武語。當不賺人。

三輪體空語。佛雖如是說。行却甚爲難。如前六度法。禪定智慧二者。實相難知。世間尙見多少。被一種空腹高心耳學口食之徒。所假借得來。至於布施持戒精進忍辱四者。假相易見。從未有被若輩假借得去者。何以驗之。則我身是。如我給人錢。自念功德在。或吃數月齋。舌根偏作怪。或今日念佛。明日更難耐。若人笑罵我。依舊不相愛。

法華經爲釋尊將入涅槃後轉時說。以佛眼現量觀過去諸佛身。諸佛國土及其人民攝化之數。授記未來諸佛身。諸佛國土。及其人民攝化之數。和盤托出。欲令菩薩回果向因。而捨權小。發無上道意。歎大褒圓之旨。顯而易知。至於彌陀一經。明明直指現在說法。其敘述身土依正莊嚴。及讚彼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皆阿羅漢。其國衆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一生補處。其數甚多。幾與華嚴同一章法。是華嚴者。爲如來說過去未來佛之果經也。彌陀者。爲如來說現在佛之果經也。釋迦已渺。彌勒未生。古德勸修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吾今當云。此身不向西方度。更向何方度。此身。更謂此身不念彌陀度。更念何人度。此身。

禪門祖師開示。每多教人在二六時中看過無字。不要放捨。自有受用處。初疑與佛說不著邊見。若不相似。後讀止觀法門。乃知此無字。具四義。(一)不有。(二)無生。(三)無念。(四)離相。但以專心在此四義中立寂靜法。便能依止此四義境界。卽意識亦爲此境界所拘繫。而於一切有爲境界。自無容攀緣之餘地耳。

蕩益大師彌陀要解、說信門中。信因信果。念佛之說。同於止觀法門中。以意識依止淨心。修止觀之論。緣意識能知一切法。一切境。能熏本識。能令惑滅解成。緣彌陀能說一切法。（如當經中所化之有情聲。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現一切境。（即當經中水鳥樹林。即寶羅網。）能攝受一切有情無情。皆令念佛念法念僧。應當發願。生彼國土。在止觀又云。徒用意識。不假依止淨心。即是熾然六道。縱有所觀。病在執情。轉增流浪。以是因緣。唯用意識。不假依止。無有是處。將謂念佛。徒仗彌陀。不假依止。自心亦即是熾然身土功德莊嚴之相。縱有所就。病在執法。恐滯化城。以是因緣。唯仗彌陀。不假自方。於理未盡。有謂如汝所說。未免因果倒置者。不應以彌陀喻意。自力喻心。我答即以自心喻意。彌陀喻心。是義亦然。將無所惑。淨業正修。故爲詳辨。

更就止觀境界中三自性法。以明念佛法門。就心佛平等。名真實性。心體爲染淨所繫。依隨染淨二法。名依他性。所現種種依正果報。名分別性。此正合實相念佛之旨也。在依他性中。又本可開爲三性。一者淨分。謂在染之真。即名真實性。二者不淨分。謂染法習

氣種子及虛相果報。(極樂雖名佛實報莊嚴土。現他受用。爲度生故。說爲有實。若就佛自受用。常寂光言。仍爲虛相。佛身可知。)名分別性。二性和合無二。卽是依他性。此正合觀想觀像念佛之旨也。持名一種。應歸實相。勢難涉入後者。何以故。持名時。並不曾作觀。故只緣現前一句阿彌陀佛。頂力念去。不令間斷。雖千百萬億聲。只是一聲。中間無有些兒空隙。讓他得入。久久能持。至念而無念。無念而念時。你看那裏不是西方極樂。那樣不是阿彌陀佛。不事計度思維。不假推窮測度。宗門人。多用持名念佛爲敲門。甄子不許擬議思量。拿他當話頭參。亦是無念而念。念而無念也。抱定拶去。不令放歇。刻刻提起。只是一個話頭。漆桶終有打穿時節。本來一七日內。卽便可成。竊怪今之參禪者。一生半世。不能透脫。念佛者。累劫多生。尙在輪迴。皆由不能中間無些兒空隙。讓他得入。誰非笨伯。一心不亂四字。凡學佛人。無論何宗何教。欲明大事。離他不得。如我今者。雖不能行。尙信得及。金口親宣。必不相賺。汝自不能。非如來答。

微細惑處。實難審除。亦多覺不能自己錯過。我但於煩惱惑起時。要吃飯拉屎穿衣。

遮寒處。覺得皆是我愛重之所招來。受此身心大苦。每於此等處。發心念佛憶佛。向佛懺悔。求佛接引。惟願如來哀憫加被。凡屬有情。咸蒙斯益。

我受三皈已。有人勸我當接受方便戒者。答言。此事殊不易辦。三世諸佛十方菩薩。何一非從此戒中流出。由戒生定。依定生慧。自是佛門大法。不敢輕率看過。亦不敢隨意。就說我能受持。看時說時。似不甚難。讓你貼已去做。方知非同兒戲。直待難時。任意毀犯。又自爲曲爲諒解。罪性本空。諸般話頭。冀圖搪塞。所獲之罪。必較受戒者爲多。知法犯法。律應加等。世法尙爾。何況出世之大法。你看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比丘僧戒。三百五十比丘尼戒。乃至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梵網戒。那條又是犯得的。方便具足之說。實屬誤人。如我所見。凡屬佛說之法。不應作者。皆當剜心頂受。一一遵守。勿自恕饒。能於二六時中。四威儀內。誓不放逸。方質淨心持戒。在家之士。能乎不能。持戒持心。慎勿戒口。將恐求佛不得。遠教妄語。兩大罪過。勢必先成。我之發心。必待出家後。方敢言戒者。不願帶水拖泥。自取罪戾。

吾人八識。有四料揀。睡而又夢時。前五根用不行。是單指浮塵根說。若在勝義根。仍聽第六意根之驅使。雖無足行。夢境却能舉步。雖無手持。夢物尙能提攜。是意根完全發識。前五勝義。任運而起。俱未能離。迨欲命終盡。意根俱壞。勝義已離。故不能發識。是以知有第六識也。如或在睡熟無夢時。六識根用。二俱不行。何以不死。則純由煖觸未離。第八執持故。是以知有第八識也。或疑必具審察了別功能。乃可名識。第八都無。何以名識。且又何爲位列第八。不混第七耶。不知第八長時。正以不能了別審察爲用。所有界地。皆由他業而生。第六唯以此二種功能。了別外境。但斷續不恆。須親身驗之。睡熟無夢。必無出無入。睡而有夢。有入有出。至於第七。能緣第八之恆爲內我。第六之審爲外我。內外所持。皆假而非實。猶如煖觸。內托第八而不離。外緣第六而有受。是以知有第七識也。當知有夢爲七與六和合時。無夢爲七與八和合時。無睡爲後三與前五。皆和合時。命終爲前五與後三。皆不和合時。止觀法門中。比六識爲泥團。七識爲水。八識爲微塵。亦通此意。得水在中。泥團方成。如無水時。各據各位。以是義故。更知轉識成智。功深詣極。成佛。又爲後三

與前五皆和合皆不和合時耳。楞嚴佛說使汝流轉得證妙常皆汝六根非由他物。旨哉斯言。

入佛問答述數教典中載有鷲鳥逐鴿一事。雖約事爲釋尊向舍利弗說法約理當是勸無量衆生斷結習也。云一鷲鳥捕鴿。鴿飛入舍利弗影中。尙是戰栗不已。後入佛影中。恐怖頓除。當前舍利弗讚佛功德。影尙靈妙若此。能令衆生離諸怖畏。佛卽命舍利弗觀此鴿。何時得此鴿身。何時脫此鴿身。舍利弗遵旨入定觀已。答佛云。八萬劫前皆得鴿身。八萬劫後尙未脫鴿身。因以啓佛請說因緣。佛言此鴿。八萬劫後。又過無央數劫。受雜類身。後乃漸得人身。又升沈莫定。然後發心。又經無量劫行菩薩道。最後得成爲佛。十號圓滿。住世說法度生。入涅槃。正法像法若干劫數。佛眼觀彼未來。明鏡照影。牛渚然犀。決無遁形。將謂引此。一見衆生悟時。必定漸次成佛。一見衆生迷時。決定枉入諸趣。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凡我同志。宜各猛省。

又載念佛法門一則。最爲精確簡要。云所念者佛也。能念者衆生也。念者心也。心離

名相。所謂覺也。至不見有所念之佛。不見有能念之衆生。更不見有念佛之心。心如佛如衆生。如所謂三無差別也。解持此名者。卽爲上根。其中下根者。能深信此門。專持佛號。一心不亂。直到命終。仗此修因。正念而去。千穩萬穩。決不唐捐。

石埭楊仁山先生。陰符經發隱。釋全經以天字爲主。天卽道之體。內典所謂第一義天。亦云性天。非與地對立之天。以機字爲用。機卽道之樞紐。上篇云心機。蓋指心源妄動之機。未分能所。屬第八識。三細中之第一業識。上等根器。方能見之。此機一轉。立登聖位。中篇曰盜機。屬第七識。內執見分爲我。外執相分爲我所。將心取境。故曰盜機。此機稍露。中等根器。尙能見之。得此機者。趣大則入賢位。向小則取滅度。下篇曰目機。屬前五識。更顯露矣。所云生於物。死於物者。專屬第六識也。特爲下等根器。就目前可見者。點示此等根器。縱能悟入。多在信位。間有未入信位者。亦作將來勝因。是故不言證道之相。又云上篇直指人心之機。與達摩西來同意。中篇別指盜機。因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下篇言機在目。正是假境觀心也。自微而著。法施乃普。開章十字。是總冒。卽周易所謂先

天而天弗違。自然之道。靜下。至篇末。是總結。卽周易所謂後天而奉天時。先進讀書。獨能見大寥寥數語。而一經奧義。攝括無餘。那不令人起敬膺服。

孔子顏子。人乘聖賢。然其造詣。散見於諸子百家。列子冲虛經。仲尼閒居中。孔謂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但未知革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莊子南華經。人間世。中回問心齋之後。卽時領解。而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於回也。入此神化之域。了此空劫之境。何莫皆證妙覺圓明。入寂滅海。法身大我。無處不周。清淨六根。隨機顯露。方恨兒時所讀四書。多被宋儒瞞盡。

佛門謂情與無情。皆以真空法性爲體。今茲末法。殺害生靈者。云還他本來面目。藉貽此義爲口實。罪過荒唐。莫此爲甚。不知證果之器物。不能傷。至精之器。亦不傷物。如袁盎後身之不報。龜錯來丹復仇之。鑊鄒無靈。多有爲之腕惜者。我將問。輾轉相仇。其亂誰

救。而必與業道衆生。結不解因緣。於此等處。正是佛菩薩大悲方便。救護含識之真因。不撥因果中不計因果。始能全其神化。自得祕密心法於牝牡驪黃之外耳。

今人有謂食素不利身體上之發育。故學佛居士。多未持齋。並且自解。借假修真。料無妨事爾。我初亦強同其說。近知未然。此與俗諺心好不在齋上話頭。如出一轍。心先害命。何能說好。身先結業。縱饒汝現世長到二三百觔重。亦不過供死後烏食蛆鑽之用。報盡還酬。累世莫出。殊不上算。如我今者。雖未能斷葷。除確信八關五淨外。誓逐漸推行。終當淨盡。不淨除者。欲成佛道。恐蒸砂成飯。性本不具。總卒難邀。况佛說一切有情。皆是多生父母親眷。能解此義。又安忍食其肉。寢其皮。以資一時臭皮囊之快樂受用哉。甚深負疚。故連類及之。

幼時初讀南華庚桑楚篇。天門無有也。以爲天門兩字。無可倫匹。當是喻心。接下萬物出乎無有。而無有亦無有。聖人藏乎是。三句。更覺信得。及兒時著相。謂心不居首。何以名天。不見出入。何以曰門。文義解釋。繼起疑情。迨稍長出就外傳。聽學校教員講生理。謂

人之靈知發於腦。以爲足證舊日之說。近讀佛書。得楊仁山莊子發隱。釋此段語。語超越尋常。謂老莊依古判爲通明禪。此處正顯空如來藏。謂世出世法。皆本真空。強曰天門。天者。卽空無所有義。門者。萬物所由出義。既有無二端。互相闡發。仍結歸甚深空義。恰合般若趣旨。止觀法門。

居京十年。曾記庚申二月。隨長兄遊清宮武英殿陳列所一次。天府儲藏。琳瑯滿目。世間珍品。搜存而萃於一堂。誠大古大觀。脫非解禁。焉能夢見。後入浴德堂。四維上下。嵌砌花磚。方圓交錯。窮極奢麗。相傳爲德宗浴處。我於憑弔之餘。更觸出塵之想。何者。一切寶嚴。均皆妄相。不脫輪迴。得受後有。雖在帝王。亦所難免。何如悟證無生。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之般若波羅蜜多乎。

華嚴廣博浩瀚。教相玄談。圓融無礙。無盡教海。皆從此經流出。稱爲諸經之王。讀時雖不厭煩。而修時却難得約。迨讀成佛心要集。云修華嚴。略分爲二。初悟毗盧法界。後修普賢行海。初分中。又僅開四教真心。後分中。又略明五種觀行。所謂四教。無外同別終頓。

也。所謂五種。卽依四法界而終歸一真法界也。得未曾有。欣慶無量。竊見吾人。因無始迷昧本心。致令自家神通功德。不能得盡自在受用。故須稱自家毗盧法界。修本有普賢行海。令無盡功用。疾得現前。况此法界量。含具一切。全彼全此。欲獲法身而證寶王。尤當切悟。

夙習難治。當誦真言。楞嚴有云。佛不妄說。古來諸師。亦謂咒是諸佛密藏。不須強釋。如飲膏丹。去病更速。我於念佛誦經外。亦常敬受準提大悲。降伏魔怨。殊覺有濟。却恨未能結壇。儀軌缺略。惟在持時。另觀梵字。聊淨威儀耳。如我所修。以持咒斷業。以誦經破惑。以念佛離苦。故每作功課。已必先誦經。中持咒。後念佛。塵勞深重。知識難遭。自立法門。誠可哀愍。海內先覺。進而教我。則當稽首。

我初學念佛。尙難攝心。只好手掐念珠。心隨此手。勿使一珠空過。庶幾稍能入格。半年以後。一日計作早課。忽想念珠。本來珠珠是佛。珠珠是生。珠珠是心。更復想一珠佛。卽是十方三世諸佛。一珠生。卽是十方三世衆生。一珠心。卽是十方三世之心。此觀境也。復

次轉念十方三世諸佛衆生心。皆是我現前一念之心所作。一齊顯現。心合喻體。佛合喻相。衆生喻用。更求心體。了不可得。能觀之念。更無覓處。此止境也。此境現前。手雖撥珠。毫無所覺。不禁涕淚和聲俱出也。

客秋病後。飢腸中燒。時值深夜。無法治療。跌坐持心。亦禁不住。當覺此身。實非我有。不過爲八萬四千尸蟲居停耳。後亦知無可指望。落身入夢。若在廊殿中行。記蒼廡懸示。類皆佛教偈語。就中被我竊得二段。醒時猶未遺忘。其一云。使其有身之存。不若有身之亡。使其有身之亡。不若有身之無。其上二節。不復記憶。僅剩末二句。爲了知蘊義。二俱無見八字。他日又於黑甜鄉裏。得欲上寶蓮台。須作寶蓮匠。悟得寶蓮心。莫取寶蓮相之句。奉質太虛法師。答我謂言。無一佛事。非夢心作者。無一文字。非夢心現者。初尙未明是義所在。至今思之。少解蘊藏矣。

蓮池大師戒殺放生文中。自紀本事。曾救一蜈蚣。隔日蜈蚣又來壁上。揮不肯去。知是因緣。問昔所放者。得非爾。其來謝耶。遂爲說法云。一切有情。唯心所造。心狠虎狼。心毒

蛇蠍。爾除毒心。此形可脫。說畢自去。時有友在坐。共嘆希有。數百年後。令我歎此蜈蚣之得遇蓮池。其善根福德。因緣爲不少也。更感我卽今。凡遇畜生。隨作是念。謂爾除畜心。畜形可脫。又使我自念言。爾除人心。人形可脫。誰謂能離文字說解脫耶。

佛往爲超世出世之法。唯名出世。尙不足以狀其高。如來爲超世出世之聖。唯自出世。實未能以方其大。何物鍾離子。尙非老莊正傳。而敢於靈寶畢法中。妄擬真境。以道自命。力關他教。隱斥釋氏爲頑虛。強攔八卦甲子天地日月之說。附會色身。謂可超覺。庸知縱饒汝出得聖胎。總在六欲天內。希冀菩提。尙在遙遠。皆爲有漏之因。甘受自封之誚。謗法妄言。貢高我慢。一流人物。當推此種。

讀蘇長公留侯論。責子房不能忍小忿而就大謀。奮其血氣之勇。逞於一擊之間。致敗乃志。深爲留侯惜。我久欽仰長公慧悟辯才。入甚深義。自非凡器。但考之諸師語錄中。多有謂長公不得西歸極樂者。由臨終時。未能把持正念耳。是不能忍三字。長公自身。落此窠巢。致遭敗闕。以誤大事。我將爲長公惜。我今惜之。而不鑒之。必使後人而復將惜我。

嗚呼可不懼乎。

我初學碑版得好大王碑。沙彌爲出家男子。如來是應世聖人。十四字。供養太虛法師。迨後繙素中。多索書者。不堪其擾。轉自念言。何如拈集近教文字。俾人懸之堂壁。觸目警心。抑不失爲利生弘法之旨。復持此碑。加意搜討。各得五六七言若干聯。今有以是求我者。便以是應之。就中不無可人之句。如至誠惟不息。大道本無生。浮生爲過客。出世是上人。知命有至樂。無身得大觀。應如所教住。未可與人言。好時應知足。錯事須莫爲。水細流無力。沙平天自卑。海水百川味。山材數戶煙。古石如人立。先賢是我師。林杪新月上。渡頭歸客還。無住亦無相。知人復知天。觀大海難爲水。遊聖門焉敢言。破迷須除我相。舍法不落人言。無生來便有我。到命盡不由人。莫立人我境界。不隨造化遷流。事從過後隨爲業。身底無時便到家。不存法相無生我。誓出人天任往還。池水滿迎天上月。柳烟散入渡頭船。自在往還看水鴨。天然富麗數山城。雖入文字魔軍。尙信天真爛漫也。

清雍正御選語錄、分寒山拾得兩大士詩句。合爲一卷。都見性靈。記有人問寒山道。寒山

路、通。天冰未釋。日出霧朦朧。似我何由屈。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
 寒山有鯀蟲。身白而頭黑。手把兩卷書。一讀將一德。住不安釜竈。行不齶糧粒。常持智慧
 劍。殺破煩惱賊。寒山自寒山。拾得自拾得。凡愚豈見知。豐干却相識。見時不可見。覓時
 何處覓。借問有何緣。向道無爲力。古佛路淒淒。愚人到却迷。祇緣前業重。所以不能知。
 欲識無爲理。心中不掛絲。生生勤苦學。必定覩吾師。人多有謂兩大士爲文殊普賢兩菩
 薩化身現世。今以拾得詩讀之。當非妄語。其無礙自在。深藏若密之境。那不令人讚歎希
 有。

萬彙皆成於火力。亦皆化於火力。就吾人言。先天吸取土之精華而生金。(得天之
 氣以成魂。故易首乾純爲金) 吸取水之精華而生木。(得地之氣以成魄。父精母血皆
 水屬) 後天得木。本體自能生火。化有動作。思慮。云爲。無非火力之所動搖。識風之所鼓
 盪。由壯老病死。老氏所謂動之死地。其實木被火力尅盡。畢究無木。亦卽佛氏所謂木已
 成灰。不復成木。僅剩此大火積聚。而轉生土。(木灰卽是土質) 聖人明乎此業果。衆生

世界相續之理。似依土爲歸宿。寂滅場地。保持收攝土之生氣。鍛練含育。使之成金。不易磨滅。永斷根本無明。亦決不許金之本體。轉而生水。截斷後來生木。生火。生土。諸路。初伏客塵煩惱。力葆其光輝堅利之質。燦爛莊嚴。爲世所珍。故我佛說經。多以火力喻般若。一切煩惱。觸着卽燒。且有燭照除冥之用。多以金剛喻法身。諸佛無明。結習已盡。且有不壞破惡之能。孔云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永嘉禪師、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四句如我解說。依起信論。首句是不覺。次句是始覺。三句是本覺。四句是圓覺。依華嚴四法界衡之。首句是事流界。二句爲理法界。三句爲事理無礙法界。四句爲事事無礙法界。更移作念佛偈云。恰恰念佛時。恰恰是念佛。是佛恰恰念。常念恰恰佛。念佛時。便是用心時。佛念。便是無心用。亦是楞嚴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如來按指。海印發光。衆生最初不覺。瞥爾動念。而起無明。如來寂照不失。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兩恰恰境地。實未可一例看也。然衆生果知心起處。便是佛念處。則化屬現前之境。萬別千差。何莫非阿彌陀佛。欲合法音宣流。變化所作耶。

圓覺經、注重三種淨觀。一奢摩他寂靜觀。二三摩鉢提寂照觀。三禪那寂滅觀。十方如來。莫不依此三法。頓漸修證。得成無上菩提。其吃緊爲人處。如釋尊答彌勒之問云。當知輪迴。愛爲根本。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續。欲因愛生。命因欲有。衆生愛命。還依欲本。愛欲爲因。愛命爲果。由於欲境。取諸違順。境背愛心。而生憎嫉。造種種業。是故復生地獄餓鬼。知欲可厭。愛厭業道。捨惡樂善。復現天人。將三塗六道。數請說盡。末勸欲脫生死。免諸輪迴。先斷貪欲。及除愛渴。

己未四月中。滬上和會。因爭法律問題。南北破裂。代表紛紛言還。各卸職責。樞府轉圜。終歸無效。時適我正持誦寒山詩云。我見百十狗。個個毛鬚鬚。臥者樂自臥。行者樂自行。投之一塊骨。相與囉喋爭。良由爲骨少。狗多分不平。以爲恰合此事身分。可發一噓。後補鈔紫陽性地頌數首云。佛性非同異。千燈共一光。增之甯鮮益。減着且無傷。取舍俱無過。焚漂總不妨。見聞知覺法。無一可猜量。又贖句云。貧子衣中珠。本自圓明好。不會自尋求。却數他人寶。如我輩正癡世夢。未見根源者。總算數他人寶也。但喜其愈唱愈高。不忍

釋手皆發明自性。響絕古今。如人言見道方修道。我笑騎牛又覓牛。無病空華寧翳眼。有疑蛇影自沉杯。甜到盡時忘蜜味。酸從回處見梅心。折瓊瑤枝枝是玉。劈旃檀寸寸皆香。誠微風過極樂之寶樹。帝心感乾闥之瑤琴。不搏而聲。不撫而鳴。是極詩之工妙。而又未可以詩論也。學古德之詩。不攻其本。而擬其末。終世推敲。無有是處。

蓮池大師釋彌陀疏鈔。經題指阿彌陀在釋迦之先。喻爲本覺。理法界也。迨有佛說。乃成專經。喻爲始覺。事法界也。本始合一。事理無礙。僅執事界。如蒙童讀古聖之書。徒誇理境。如乞兒窺富家之好。皆於佛有未圓。故念當事理并重。凡我念佛之徒。自應奉爲金科玉律。

石天基注金剛。大指本無殊於各家。惟以衆生兩字。專指人心言。謂人心中之胎。卵。淫。化。四生。并有色。無色。有想。無想。皆應滅度。而入無餘涅槃。是爲菩薩降心之法。後解先世罪業。以今世人輕賤故。今世先世四字。引六祖所論。爲先念後念。庶不落執計因果報應。流俗求福之淺說窠巢。我亦信其深趣佛旨。

六祖壇經。謂入定、爲有心入。爲無心入。若是有心入者。諸凡一切有情。皆得爲定。若無心入者。諸凡一切無情。皆得爲定。能於此處再下一轉語者。恐不多得。心痒難撓。必待自盡知之者。更無覓處。須會無心。性地頌云。內外圓通到處通。一佛國在一沙中。一粒沙含大千界。一個身心萬個同。知之須無心法。不染不滯爲淨業。善惡千端無所爲。便是如來及迦葉。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記我初讀時。依文解義。半是半非。疑前說色卽是空。何以後又說空中無色。且看多家注釋。皆謂諸法空相節。因有不生滅、垢淨、增減字樣。卽指此處便是真心。然則後路般若波羅蜜多六字。當置名於何等。豈非尙有大法在心外耶。竊謂是義不然。由我卜度章句。附會金剛佛破色、法、非法、三相之後。真心不求自得。如我解此三相。實體現象皆可指陳者。爲色相。名字文。依法假立者。爲法相。色法二相。了然不生者。爲非法相。特謂當經次第。均於字面釋明。讀者自未加察。在邇而求諸遠耳。首節四句是總冒。二節兩提色、字。的是說相當破。三節接說諸法、空相。的是直指色空二法相。亦

應當雙泯。四節是故空中無色。空字當頭。歷歷指陳界處。入陰一派空境。合非法相。五節以無所得故。五字雖是承頂破非法相來。然細翫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恐怖等義。亦是總就破前色法二相。乃能如是。所以全經在此處。方點出心字。正如摩尼寶珠。輝映前後。若不破此無境。諸佛菩薩。直同外道冥諦。顛倒夢想。何能遠離。菩提涅槃。又何可得。六節總讚般若波羅蜜多。卽是總結真心。亦卽是總結全經。至此別無剩義。結搆天然。故末後七節爲蜜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前五實非。後二似是。至今讀之。信般若。是照。波羅蜜多是寂。寂照同時。真空不空。妙有非有。禪那境界。焉能容我輩凡胎。妄於觀自在菩薩行深所在。說非說是。又安能容結經者。妄於是中。說淺說深。圓覺經釋尊答金剛藏之問。謂以有心思維。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旨哉斯言。

佛常以乘喻法。謂有運載之義。我常以法合乘。見有大小之殊。如自行人力等車。皆祇能乘載一人。合聲聞乘也。轎車馬車汽車。進能乘載二人以上。至十餘人。合辟支佛乘也。通商互市中之電車。更進能載數十人至數百人。合菩薩乘也。至於鐵路火車。不開駛

則已。若開駛者。動輒載數千至數萬人不等。則合佛乘也。計我庚申秋月。乘京漢車出都。直覺機輪鼓盪。悉演法音。引我念佛念法念僧。此心不斷。亦若化身爲極樂國土之水鳥樹林。將逼窄煩惱之見。轉爲清涼自在之境。卽沿途經過之地。我與乘此車者。皆屬親證。華嚴所謂十信、十住、十回向、十地云者。當亦如是。諒非閱看鐵路旅行指南者。所得而議擬。我至漢口大智門。方下車。幸到究竟地。竊幸送我歸家。惜乎中途下車者。得少爲足。何異安住化城。未臻寶所。妄認爲家。其奈伊何。

首楞嚴一經。本爲釋尊憫阿難誤墮摩登伽女淫室中而說。故在修行三決定義中。列淫爲首。說淫最切。若謂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淫心不除。塵不可出。又云。汝以淫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輪轉三塗。必不能出。如來涅槃。何路修證。必使淫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斯可希冀。通議中。述釋迦文佛說法四十九年。但傳舍那所說金剛寶戒而已。以此經統收一代時教。修證理行因果。首楞嚴大定。乃成佛真因。以戒爲本。戒心清淨。卽入佛位。修佛不斷淫。譬如甘露灌溉毒樹。灌溉益深。而流毒更甚。所

以必墮魔道。况茲末法。多此魔民。熾盛世間。廣行貪淫。爲善知識。竊願大心居士。尙慎旃哉。

又持戒治現行。持咒治宿習。佛口親宣。當不妄說。楞嚴云。但欲成就誦咒之功。須坐道場。深防邪誤。必擇清淨禁戒比丘。是爲勝侶。加持結界。皈命諸佛。請求加被。然後然香。閉居誦此心咒。庶感應道交。尅期證効。推之造業困心。境爲助緣。修真之法。無莫不爾。且入道第一。須身心平等。根境一如。故軌則之方。慎勿認爲多事。雖金剛稱莊嚴。佛土非莊嚴。而鈍劣學人。終必俟指標方能見月。况軌則儀式。爲折謾幢。未過渡前。欲捨其筏。未免早計耳。

不生不滅四字。無明亦無。何況真如。豈有生滅。說生說滅。皆是妄見。本來一切法。皆是依他起。祇對境不起分別。二障卽空。當體現前。卽是真如。圓覺文殊章全文。皆是如來教人悟此。對妄言真。故有真如之名。悉是假立。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參金剛藏章。一切如來妙圓覺心。本無菩提。及與涅槃。亦無成佛。及不成佛。無妄輪迴。卽非輪迴。細心體認。真

際自知。更參楞嚴。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是稱如來無上菩提。及大涅槃。二轉依號。更見開闢無遮。盡情傾瀉。

楞嚴第八卷。明真依妄立。佛告阿難。汝今修證佛三摩地。於是本因元所亂想。立三漸次。方得除滅。云何名爲三種漸次。一者修習除其助因。二者真修剷其正性。三者增進達其現業。助因。謂禁食五辛味。正性。謂永斷淫心。不食酒肉。現業。謂於外六塵。不多流逸。通議釋爲卽是前三決定義。前二爲戒。後一爲定慧也。今我更研求。何以第一禁食五辛味。先治現行。緣我輩五蘊之身。雖本具愛性。必待五辛味。方能助發。故曰助因。何以第二不食酒肉。次治種子。衆生雖由淫欲而正性命。而酒與肉。實足助發淫心。愛性之膠黏物。（前海潮音載不食肉真埋一篇。闡發無餘。不贅。）故曰正性。前者主說助而兼說。因此則主說正而兼說助也。其言外之旨。當知不能除者。不曰修習。不能剷者。不曰真修。不真修者。皆順現業。違言增進。縱有增進。皆是淫根。亦隱合於必待發善提心後。如來方許聽法之微旨。漸次自明。各宜猛省。

又明生死交際之相云。生從順習。死從變流。至除奢摩他。及佛出世。不可停寢一段。讀竟通身汗下。今而後。方了生從何來。死向何往。世間輪迴。盡張黑幕。所有善惡果報。本自發明。非從天降。亦非地出。亦非人與。自妄所招。還自來受。但竿頭并進。佛眼妙觀。菩提心中。又認此執着因果之實者。皆爲虛浮妄想癡結。妄想輪轉耳。故於九卷之首。佛告阿難。精研七趣。皆是昏沈諸有爲相。妄想受生。妄想隨業。補特伽羅。各從其類。於妙圓明。無作本心。皆如空華。元無所着。但一虛妄。更無根緒。又云。此等衆生。不識本心。受此輪迴。經無量劫。不得真淨。皆由隨順殺盜淫故。反此三種。又則出生無殺盜淫。有名鬼倫。無名天趣。有無相傾。起輪迴性。若得妙發三摩提者。則妙常寂。有無二無。二無亦滅。尙無不殺不盜不淫。云何更隨殺盜淫事一段。文義自明。

子甥

雷澤民。性黷直而如愚。好道而忘善。一日與言佛法大凡。渠云心境。忽明忽暗。

我固非渠。實未知渠心境。然我實是渠。亦應知渠心境。卒之渠實非渠。固亦不能確知渠心境。况我究實非渠。又安能確知渠心境耶。假曰明暗二相。誠是妄爲計算。而曰無明無

暗亦是妄爲卜度。說者聽者皆不離於妄爲。甚矣大法之難聞。心性真際之不可思議也。

吾人色身本四大假合。至於臨欲命終。最先風盡。機能停滯。不能動彈。其次火盡。氣息奄奄。漸離煖觸。斯二者皆屬生前盡。其次水盡。屍體發變。肌肉脫落。其次地盡。髮齒爪骨。終由腐朽破碎。以底於無。斯二者屬死後盡。此分張之次第也。更徵生時。初受父精母血。成結胞胎。由水先合。次住胎時。安立骨格。漸見形質。多藉地方。斯二者皆屬生前受。迨出胎後。獨立呼吸。似純藉風力。以鼓其長養。全仗火力。以激其運行。斯二者又皆屬人生後受。此結合之次第也。風空於火。質相俱無。火空於水。有相無質。氣之輕清。自然飛騰。水空於地。有相有質。但體流溼潤。至於地質。體碍晦昧。氣之重濁。自然成墮。其實火爲風靜相。風爲火動相。因動有風。因風增火。因風轉滋。火力強故。地爲水靜相。水爲地動相。因動有水。因水結地。因水團結多微塵成地故。屬想分者。滅時先離。屬情分者。滅時後轉。論報受生亦復如是。

己未經秋。病魔作劇。幾於無法排遣。安排着害。準備着拾。一日精神少蘇。攝心靜坐。

忽憶佛說金剛應生無所住心之旨。不住於病。立覺病亡。實非病亡。乃心亡也。復探此理。因心有色。因色有身。因身有病。無身無色。乃至無心。試看病根。向誰安立。計執妄情。隨緣而有。分明親切。其又奚疑。得大醫王妙藥。自至願苦病者。其各審諸。

諦閑法師。早年應請入都。間與神鬼說法。有都城隍者。自謂白知。久欲脫鬼趣。而未。能。關壯繆時。亦降鸞。欲離天趣。而未忍。裨將周倉。叩問死時現前苦境。迄今未泯。諦師不憚殷勤。一一指導。苦口勸修。法會歡慶。好事者流。綴其因緣。名爲感應冥利錄。使我讀罷。不禁涕零。人生難值。宜早自籌。稍縱卽逝。萬牛難挽矣。

我嘗病喘。冬寒必發。疊起吁嗟。徹夜達旦。近年以來。雖見輕鬆。但有觸必犯。無空過者。每自念言。防護并未稍疏。云何尙難離此業纏。或者諸佛菩薩。冥加儆惕。不任睡眠。減輕口業。誠如是者。縱經塵劫受病。亦當啣報當來。決不目此爲魔事。得令真魔。快乘其便耳。

諸經多言佛住衆生心中。故後來尊宿。演爲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語。以明勸修之

意。其實一切有情無情。性本無生。虛妄有生。而顯現色相。依相循名。取諸業用。自屬無明業流。若解其爲真。如在恆沙功德。妙用現前。卽將有漏識。轉成無漏智的。初聆太虛本師。爲我說法。手持林檎。(卽蘋果名)闡發相見二分。無生原理。概謂凡物必具有無明真如。非無明不生。非真如不長。一切衆生。各具佛性。在一林檎。本來無生。是其佛性。而現他受用。似亦具恆沙功德。等同如來。固未可作無明有生一例看過。况楞嚴云。佛之威神。能化五淨肉。又何不可化林檎。近解斯義。覺能緣所緣。能受所受。境界無一而非如來。但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古文賣柑者言一篇。本劉基之論。而必托賣柑者言。指桑罵槐。不肯自認。尙是厚處。時當末法。多恐世嫉俗之談。信口開河。流長飛短。特著其名。幾恐天下不知某爲劉四者。人情偷薄。去古漸遙。以視明代。相隔天淵。譚壯飛。謂中國人以心內之機械。製造劫運。人心愈壞。作業愈多。作業愈多。則天地將滅。信然。否則長存萬古。皆入佛乘。彌勒菩薩。將終無下世之期矣。

蓮宗寶鑑念佛正論。以事檢心章。引永明壽禪師云。先德有檢覆三業門。正以尅責之情。彰審的之情。從內觀外。由細出粗。先檢校心。次及身口。從朝至暮。由夜達旦。二六時中。刻刻當照管此心。口。身。有幾分憶佛。念佛。禮佛。并修持六度萬行。及三惡道業。盡數比量。自是功過格。我特誌諸座隅。以利信受。行已久如。擬自今而後。更將我檢察職務。先移來切實校勘。檢察自己入手。自己痛處。幾成百孔千瘡。維摩云。自疾不能救。云何救他疾。又地獄報應經云。自不清淨。教人清淨。無有是處。必先立己。然後立人。先當自利。而後利他。負察人之名。無察己之實。端然拱手。空腹高心。受人畏敬。國帑虛糜。貧茲利養。實種禍基。竊幸十年之覆。一朝而發。終是佛靈指點。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真實修持。真實成就。隨機方便。當是助因。弘法利生。歷劫難盡。合乘彌陀大願力船。救度一切苦海中沉溺。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阿難如是。我亦如是。

淨土正訛歸要。勸世知因果。及六道輪迴。克備三心。（信心。深心。回向發願心。）決生淨土諸章。言真語摯。在三心中。回向發願。更縝密非常。初發心人。於此處最易忽略。豈

知不發願而念佛。無所歸着。善根沉沒。引華嚴云。不發大願。魔所攝持。修淨業者。除時時觀佛、憶佛、念佛外。必當隨觀、隨憶、隨念發願。惟有願生西方。得道後。還來娑婆世界。化度衆生。（指含一切有情言。并願化一切有情身。）此外別無他願。更凡有所得諸福善事。一一回向西方淨土。知是佛施。決非我之聰明才力所堪能。我願受持轉施無量衆生。還來供養無量諸佛前。是名至心回向者。苟能如是行持。自然無相無法。（相。謂人。我。衆。生。壽。者。諸。相。法。謂。聖。凡。染。淨。一。切。諸。法。）見心便是見佛。生西便是無生。所謂花開見佛。悟無生忍者。法爾如然。勿懷疑慮。

深慮論、智力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四語雖爲本論之綱領。而實爲千古各家性理學問之綱領耳。本來真際。無可言說。只在默會。不可思議。結誠用德。以邀眷顧。克享天心。未可以力取。未可以智求者也。我佛之無上菩提。非可以聲音色相求。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離一切諸相。卽名諸佛。義亦如是。

奉此朝朝還暮暮。等因日日復年年。此爲詞章家嘲官場人語。可爲發噱。嗟予聽鼓。

十年春明一覺。勞心案牘。贏得形枯。完結又來。償清無日。譬彼有情受生。出生入死。無有停歇。初計欲免此輪迴。當在我脫生死輪迴時耳。况動身發語。引滿業牽。老謂代大匠斲。儒云擇術不可不慎。屠刀放下。終有其時。假我數年。尙堪自信。儻長此遷延。不自振拔。代斲希有不傷手。矢人惟恐不傷人。吁足畏矣。

我嘗勸人念佛。有以煩惱難除。相答者。我則謂念佛。正所爲對治煩惱。無上第一。希有法門也。煩惱何嘗自生。皆由心變。能覺煩惱無自性。故卽是菩提。所謂妄依真起。了妄卽真。知幻卽離。離幻卽覺。是也更詳。凡夫報身。謂世間緣務爲煩惱。三乘菩薩。化身度生緣務。受諸逼迫。又何嘗非煩惱耶。不過如來報身。無兩種緣務之見。梗於胸中。繇是義言之。真能解除煩惱者。唯佛而已。

客秋偕友遊京西碧雲臥佛寺。諸叢林。夜宿寺內。月明人靜。寂寞莊嚴。燈火星星。寒蛩唧唧。清光大來。眼簾如洗。中宵濤聲起處。湍激泉流。掩映秋聲。互相酬答。令我脫却十斛俗塵。轉念粗心人。那能領此天真況味。翌晨遇掛單比丘。謂我能持大悲咒否。並云諸佛

菩薩神通威力。皆本乎此。未可漠視。歸來讀之。莫能上口。試仿楞嚴咒列表讀法。逐句割裂。爲便記誦。一星期後。竊幸成熟琅琅。並無留碍。凡我難關。多蒙救護。况以剷除穢器。更仗佛心緣往生諸咒。似短。楞嚴五會太長。實取乎中。自誓淨心誦持。盡形不敢退失。用掬神奇。告我同志。

讀維摩詰經方便品。淨名訶斥羅睺羅出家一段。破我許多疑團。我輩生斯世間。純是妄認假合之冤家債主。爲眷屬。家先不有。云何出入。學人輒曰出世。亦復如是。世本遷流。出又焉往。嚴靜佛土。正覺世間。不越本心。原來自性。奚必歷百城烟水。破俗事塵勞。然後爲披緇修淨之人哉。真出家者。窺淨名之旨。謂當出三界之家。亦不入覺地之家。當出娑婆之家。亦不入佛國之家。能出能入。所出所入。中間之家。都本無相。皆由心作。更離心相。便是出家。得大自在。得大解脫。如來果海。依正莊嚴。圓滿菩提。歸無所得耳。

地水風火。對待流行。衆生世界。同業招感。祁寒暑雨。所受應同。否則冷煖自知。物候各據。何不可夏葛冬裘耶。羯鼓催花。按足放剎。須斯還復如故。更可深思此理。佛法非實。

非虛。染法亦非實非虛。如來設法。不計因果。不撥因果。不執假相。不壞假相。菩提煩惱。無明涅槃。皆爲等觀。於茲益信。

一日誦大悲咒後。接誦心經。解得字字是心。是義由維摩詰得來。如「觀」字是心。能觀諸法故。「自在」是心。當體自如。無時不在故。「菩薩」是心。能覺有情故。「後菩提薩埵同此」。「行」是心。能起業用故。「深」是心。勇猛精進故。「般若」是心。智慧具足故。「波羅」是心。原無彼岸故。「密多」是心。無不通達故。「照見」是心。光明無量故。「五蘊」是心。不變隨緣故。「等」是心。一卽一切故。「皆空」是心。無所障礙故。「度」是心。方便願力故。「一切」是心。一切卽一故。「苦厄」是心。煩惱卽菩提故。「舍利子」是心。依智出生故。「後舍利子同此」。「色空」是心。諸相非相故。「空色」是心。真空不空故。「不異」是心。法性平等故。「卽是」是心。本來一如故。「重義皆同」。「受空」是心。本無所受故。「空受」是心。得諸正受故。「想空」是心。妄念無實故。「空想」是心。意生諸法故。「行空」是心。舉足道場故。「空行」是心。空中鳥迹故。「識

空」是心。無明妄起故。「空識」是心。萬法唯識故。「亦復」是心。重重無盡故。「如是」是心。無二無別故。「諸法」是心。心外無法故。「空相」是心。當體寂滅故。「不生」是心。無所從來故。「不滅」是心。亦無所去故。「不垢」是心。清淨本然故。「不淨」是心。全真起妄故。「不增」是心。在聖不加故。「不減」是心。在凡不缺故。「是故」是心。能證所因故。「空中」是心。惟心太虛故。「無」字是心。本無一物故。「色」是心。萬象森羅故。「受」是心。取執領納故。「想」是心。有所憶念故。「行」是心。相續不斷故。「識」是心。了知鑒別故。「眼」是心。具見精故。「耳」是心。能發聞故。「鼻」是心。具嗅知故。「舌」是心。別五辛故。「身」是心。感諸觸故。「意」是心。生諸法故。「色」是心。能入眼而引起眼識故。「聲」是心。能入耳而引起聞性故。「香」是心。能入鼻而引起鼻識故。「味」是心。能入舌而引發嘗識故。「觸」是心。能入身而引起感覺故。「法」是心。能入意而引起生滅故。「眼界」「意識界」是心。隨方各現故。「乃至」是心。先後無礙故。(重義自同)。「無明」是心。本自涅槃故。「無明盡」是心。能究竟覺故。「

老死」是心生輪迴見故。「老死盡」是心不墮有漏故。「苦」是心果報不失故。「集」是心造作諸業故。「滅」是心能證空寂故。「道」是心引人入勝故。「智」是心證根本智故。「得」是心得緣真如故。「以」是心明其所以故。「無所得」是心妙有不有故。「依」是心有所依止故。「心」是心一心無二故。「無罣礙」是心不取於相故。「無有恐怖」是心樂受大法無諸驚疑故。「遠離顛倒夢想」是心無徧計執依他起性故。「究竟涅槃」是心入等覺地故。「三世」是心念去來今故。「諸佛」是心心佛同等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心獲無生忍故。「故知」是心果地覺故。「大神」是心五眼六通故。「大明」是心照十方國故。「無上」是心第一義諦故。「無等等」是心攝一切法依。「咒」字是心能總持故。「除一切苦」是心斷諸惡法故。「真實不虛」是心圓覺妙明遠離諸幻故。「故說」是心欲令法音宣流故。「卽說」是心出廣長舌故。「曰」字是心說誠實言故。「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揭諦。菩提薩婆訶」是心大衆疾速到彼岸不可思議故。

都中同善社事業。指示學人。以守竅爲初步。所謂任督二脈之任運。八卦方位之安排。皆在色身以內。我曾少窺門徑。嚼蠟數月。枉費工夫。迨涉教典。乃知所歸。爲求正路。勸友捨離。破其守竅。先著已非。守得來者是竅。守不來者。便不是竅。推之煉丹。煉得來者是丹。煉不來者。便不是丹。乃至出神。出得去者是神。出不去者。便不是神。還虛。還得去者是虛。還不去者。便不是虛。非如我佛如來之直語。真心分際。見聞覺知得到者。是心。卽在見聞覺知所不到者。亦無非是心。校量而視。前有去來。此無生滅。靜時少應。動亂便失。心外立法。決不成真。經云。小住歇場。又名法塵影事。誤認向上門頭。終難解脫。生死縱得福報。力盡還墮。饒汝千歲。死後便來。修天業者。到四空天。非非想處。尙不能及。一聲聞初果。成無漏業。况其他哉。維摩有云。無以日光。等彼螢火。無以大海。內於牛跡。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明眼真修之士。當知所從事矣。

道德經上篇。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楊仁山先生。釋爲教人君乘流救弊之意。謂物之始化也。皆無欲。化

久而信衰情繫。其流必至於欲心復作。當其欲作。是在人君善救其弊者。必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而後物欲之源可塞。若施之以有名。則莫能濟。然無名之樸。雖能窒欲。但執此不化。又將爲動源。譬夫以藥治病。病去而藥不忘。則反執藥成病。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殆此亦不欲時。則可專以靜而制羣動。無敢作者。故云天下將自正。我見欲樸之心。亦是欲機未絕。是須以靜制之。其機自息。機息則心定。天下自正。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在無名之樸。可用而不可執。况有名乎。層層剝入。推勘就裏。的是佛經隨說隨遣之旨。

憨山大師示衆語錄。我於禪門日誦中見之。云就於妄念起處。緊緊覷定。看他起向何處來。滅向何處滅。如此着力一拶。任他何等妄念。一拶粉碎。當下瓦解冰銷。只把身心世界。撒在一邊。單單的提此一念。如橫空寶劍。任他是佛是魔。一齊斬絕。如斫亂絲。赤力力挨拶將去。所謂直心正念真如也。無論何種境界現前。追着念頭起處。叩問我這裏原無此事。究竟渠向何處來。畢竟是甚麼。決定要見個下落。纔肯罷休。務要趕盡殺絕。不留寸縷。如此着力。神鬼潛踪。久久自得好消息耳。結示行人。總莫誤認神識是心。落此深坑。

萬牛難挽。一派廬山真面目。讀者最宜盡心潛玩。如能依法行持。終當點頭自肯。

我嘗於俗事勞頓。妄念紛飛時。閒亦習坐。默念十數聲佛號。依話頭問念佛是誰。終是沒精打采。敵不過串習妄念。未敢與鬪。誠恐轉多。勤意沈思。看過無境。不讓身心作主。受他欺瞞。若有絲毫境界。作奇特玄妙解。合是魔所攝持。不成正見。祇好從聽睡眠。放身入夢。惟朦朧寤寐間。鼻端氣息。若呼若吸。若存若亡。審視明白。幾與我俱真耳。

我又嘗念佛忘病。越念越切。越切越忘。幾不知究係病忘我耶。我忘病耶。窮到極處。病我皆無。何以故。本佛說大方等修多羅王經中之意。頻娑婆羅王言。夢中畢竟無有衆人。及衆綵女。衆人綵女。尚不可得。何況當有共相娛樂。我將謂世間畢竟無有衆生。及我身心。我及身心。尚不可得。何況當有病魔纏繞。但以初識（即根本無明）相續不斷。次生行識（即枝末無明）自作之業。必盡受報。佛告大王。觀諸生滅。頗有一法。從於今世。至未來世。如是當知行識終時。名之爲滅。初識起時。名之爲生。行識滅時。去無所至。初識生時。無所從來。生業滅業。與識俱離。（與初識行識同離識性故。）識業皆空。一真畢露。

病我俱遺。真我現前。宜乎善逝說頌。此是第一諦。非世間所覺耳。

佛說稻稈經。幾失其傳。得長沙鄭氏刻本讀之。乃爲釋尊對菩薩專說十二因緣。得未曾有。慶快生平。如當經舍利弗問彌勒菩薩言。今日世尊見稻稈而作是說。汝等比丘。見十二因緣。卽是見法。見法卽是見佛。彌勒答言。有因有緣。是名因緣法。此是佛略說因緣相。以此因能生是果。又復次因緣法。從二種生。一者爲因。二者爲果。因緣生法。復有二種。有內因緣。有外因緣。細開爲四。有內因生法。外因生法。內緣生法。外緣生法。從無明至老死。無明滅。卽行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滅。因無明故有行。乃至因有生故有老死。無明不言我能生。行亦不言我從無明生。乃至老死。亦不言我從生。而實有無明。則有行。有生。則有老死。是名內因次第生法。如種子能生芽。從芽生葉。從葉生節。從節生莖。從莖生穗。從穗生華。從華生實。無種子。故無芽。乃至無有華實。而種子不念我能生芽。芽亦不念我從種子生。乃至亦不念我能生實。實亦不念我從華生。而實種子能生芽。芽是名外因次第生法。能堅持者。名爲地界。能潤漬者。名爲水界。能成熟者。名爲火界。能出入息。

名爲風界。能無障礙。名爲空界。四陰五識（卽五蘊）亦言爲名。亦名爲識。如衆法和合名爲身。地亦不念我能堅持。乃至五識亦不念我能生長。身亦不作是念。我從此數緣生。若無六緣。身亦不生。地亦無人我。衆生壽命。非男非女。非非男。非非女。非此非彼。水火風乃至識等。亦皆無我。衆生壽命。乃至亦非此非彼。是名內緣次第生法。所謂地水風火空時。六緣不具。物則不生。地亦不言我能持。乃至時亦不念我能令生。種亦不言我從六緣而得生。芽亦不言我從爾數緣生。雖不作念從爾數緣生。而實從衆緣和合得生。芽亦不從自生。亦不從他生。亦不從自他共生。亦不從自在天生。亦不從時方生。亦不從本性生。亦不從無因生。是名外緣次第生法。又彌勒語舍利弗。十二因緣。各各有因。各各有緣。非常非斷。（生非卽滅。滅非卽生。是名非常。此滅則彼生。彼滅則此生。是名非斷。）非一非異。（實非少種能生多果。故非一。實相似相續而生。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故非異。不來不去。）無有子去。而至於芽。亦無芽來。而趣子所。以是緣故。無有從此至彼。從彼來此之跡。但能以無明、愛、業、識四緣增長十二緣。（業爲田體。無明愛是煩惱體。能

生長識業。爲識田。愛爲潤漬。無明覆植。識種皆不作念。能生所生。而實業爲識田。無明爲糞。愛水爲潤。便生名色諸芽。五蘊後四陰爲名。色陰爲色。是合名名色。諸芽實亦無生也。以眼、色、明、空、作意、正因緣。增長六識。眼識依眼根。以色爲境界。緣明爲照。空不作障礙。作意發起。識故能生。但亦皆無能作所作之念。六識實亦無生也。又語舍利弗。衆生不從此世。至於後世。不從後世。復至於此世。然有業果因緣報應。不可損滅。如火得薪便然。薪盡則止。如是結業生識。周徧諸趣。能起名色果。無主無我。亦無受者。如虛空熱焰。如幻如夢。無有實法。而其善惡因緣果報。隨業不忘。我讀竟此義。再拜稽首。而作頌曰。非法非非法。無實亦無虛。如來所得法。金剛亦如是。觀十二因緣。具名正知見。過去身不有。未來身不無。衆生從何來。去復何所至。一切世間人。若成就諸見。見十二因緣。譬如多羅樹。剪滅其頂首。復更不得生。我見亦自除。能思如是法。三藐三佛陀。必授菩提記。

有友以受戒攝影。索我題記。擱置已復數月。偶得偈一段。書於影側。還之。文曰。佛說報身。身生報身。而滅身報。亦滅報。因報生戒。戒滅身報。幻化生身。滅戒滅報。生滅慧。

定。鏡圓觀妙。生滅滅已。寂光常照。

己未八月十九日。爲我皈依三寶之期。時太虛上人在觀音寺講維摩。奉爲皈依本師。拈香供佛畢。蒙錫我法名淨行。同伴二君。則名淨信、淨願。竊念由信起願。由願起行。是本師之期。責於我者。校他爲切。備有午齋。隨同受用。時同鄉陳元白居士謂我言。齋費香燭。共十二金。汝輩分供。當無所惑。我即答言。以阿堵物。輕若四金。買得超脫累劫生死苦惱之法。世間如此便宜事。誠恐踏破鐵鞋。更無覓處。相與粲然。齋罷。如儀受皈依。僧侶導請本師陞座。開示通義。別說三寶。云佛爲佛法。爲佛所說之法。僧爲依佛法出家。行佛事業之和合衆。名之曰寶。義在尊崇。又名三尊。指佛爲智慧福德兩足尊。法爲離欲尊。僧爲衆中尊。通常教典中。又多開爲事相三寶（卽佛爲佛之義）同體三寶（如無佛無法。無法卽無僧）自性三寶（皆屬己不越自性）前者爲事爲緣。中者爲理爲因。會通事理二相。了達因緣正義。所有八萬四千陀羅尼門。門門皆是妙修行路。佛卽是空。空卽是佛。法卽是空。空卽是法。僧卽是空。空卽是僧。佛不異空。空不異佛。乃至法僧。亦復如是。

以是更知萬法由心。與佛衆生。三無差別。乃爲真實皈依自性三寶者。此爲我有生以來第一紀念日。預入聖流。是我不勞而獲。須陀洹果。且戒法中。亦謂受皈依後。身雖同俗。心是菩薩。當亦謂此耳。

大乘起信論五字。記太虛法師講演甚詳。謂凡經屬佛如來說事者多。凡論屬菩薩說理者多。故在論文義。似校經翻爲難讀難解。如本論顯名。各有能所。大爲能表示義。乘爲所表示義。起爲能發起義。信爲所發起義。造論之人。爲能論之義。大乘起信。爲所論之義。又各有通別。以乘爲通。大則爲別。起爲通。信則爲別。論爲通。大乘起信則爲別。此外更開大義。含有七重。一、境界大。二、指法行教理言。三、心行大。四、指所發所脩言。五、理解大。六、指無智無得言。七、精進大。八、指永久廣博言。九、方便大。十、指應化度生言。十一、證果大。十二、指無上正覺大般涅槃言。十三、業用大。十四、指能化度無邊無數無量衆生言。十五、前五爲因。後二爲果。在證果中。又當知小乘果。僅得菩提。菩薩乘。得三藐三菩提。唯佛乘。乃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吾人作事。多不能耐久。幾成通病。學佛之徒。更當引爲切

戒。念佛應追頂念去。無有空隙。參禪應拶定話頭。勿令斷絕。如雞覆卵。必使煖氣相接。方能有成。可謂妙喻。最宜領略。記我前歲秋間。編維摩紀聞。至香積佛品。口義過多。翻成大難。輒欲偷閒擱筆。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節末路之難也。轉念猛勇精進。事無不辦。多少丈夫漢子。撐天立地。超生了死大事業。亦是此四字作成。我但拿忍辱飯命之義。對治此病。況於寫字作文。并無有辱。亦不要命。云何我起瞋恨懈怠之心。更念所作所寫。過去者如已滅。未來者如將生。則打成一片。都是現量境界。推諸凡所作爲。不期有恆而自能有恆。不期耐久而自能耐久。每年院籬薜藋。夏日陰濃。秋雨秋風。行將就萎。色透嫣紅。未幾枝葉。黃落滿階。零亂難掃。足徵世事人生之無常。亦復爾爾。更念草木之色。由綠而紅。由紅而黃。占有三色。人類毛髮。由黑而白。占有二色。禽獸畜生之倫。則占有紫、綠、棕、橙、斑、雜各色。當亦有故。人類由金而生。金復生水。由水而復還於金。草木由土而生。土復生木。與火。由火而復納於土。五行播遷。五色相應。此種天機。悟在靜者。

起信論中。前說相應不相應。指境而言。謂不相應心者。便相應境。相應心者。與境自

不相應也。後說相應不相應。指心而言。謂與境不相應。自能相應心。與境相應者。自不相應心。前近滅覺合塵。後近背塵合覺。二自有別耳。

友問於我曰。老子道德經。原重絕仁棄義。絕聖棄智。仁義聖智。尙不足爲。何又多言用兵。我答是經趣旨。不重說兵。是在以兵喻強。仍是斥強。如知白守黑。不爲天下先。木強則兵。水之利在善下等說。初終固貫徹一致者。亦同如來常說因緣。不重因緣。是在以因緣喻妄。仍是破妄。知強與妄。皆爲情執。情忘執謝。自能掉臂同遊妙道之鄉。何嘗有絲毫刺謬之旨。罣礙之境哉。解他之疑。亦解我疑。嗣後凡讀經典。決不墮此知見。

佛說許多經典。中土罕見。國粹淪亡。當局放棄。莫知收拾。深堪痛惜。我於街頭故紙中。搜得日本刊行淨宗教信行證本。讀之皆顯真實之義。說「教」多本。大無量壽經。謂彌陀超發於誓。廣開法藏。致哀凡小。選施功德之寶。釋迦出興於世。光闡正法。欲拯羣萌。惠以真實之利。是以如來本願爲經宗。佛號則爲經體也。爲一因緣大事。出現應化於世。正爲顯教耳。大願業力。爲增上緣。八萬四千陀羅尼門。爲滅無明果業因。雖廣略隨根。終

皆歸實相。淨土捷徑。十念往生。用力甚微。獲福無盡。良由佛號。從真應身。慈悲海。誓願海。智慧海。法門海。而建立者。專稱一佛。卽具諸佛。但令決定「信心」。卽是往生因種。且爲現世獲益。速破無明。得成戒體。成就菩薩諸波羅密。均當深信。力「行」。此念佛三昧法門。臨欲命終。離諸怖畏。身心安隱。聖衆現前。初捨塵勞。便不退失。不歷長劫。卽證無生。又謂佛名。多劫熏脩。攬其萬德。總彰四字。（阿彌陀佛）本具有此恆沙無量妙德。故一稱名。卽得消滅恆沙無量罪垢。故念佛三昧。實爲無量三昧之王焉。又言往生者。應知若無德號（卽佛名）慈父。能生之因便缺。若無光明悲母。所生之緣便乖。能所因緣。雖可和合。但非由信心業識。無能到光明清淨土。是故經言。眞實信業識。斯則爲內因。光明爲父母。斯則爲外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本云無上正徧道。似與通行各譯。稍有不同。按之註釋所本物深。並非浪附。謂無上者。此道窮理盡性。無有過者。正謂正智。如法相而知。卽正智法性。徧有二種。一、聖心徧。能知一切法故。二、法身徧。滿法界皆是如來故。道爲一無礙道。卽是生死涅槃二者入不二法門。無礙相故。引經云十方無礙人。一道出生死。又

自利利他。兩種成就。謂一切佛菩薩。皆依五門。（卽六度合止觀爲一門如起信論中所釋）脩行回向。利益他行成就。以回向地因。證教化地果故。先由自利。則能利他。因利他故。還能自利。若因若果。無一事不能利他也。此由諸佛菩薩。示現廣略之教相。原本有法性。方便。二種法身之教體。由法性法身。生方便法身。由方便法身。顯法性法身。無異無同。故互相攝。統以法名。若不達此。便不能自利利他。略爲清淨法身。卽謂真實智慧無爲法身。更析此義。展轉相成。依云何義。名之爲法。以清淨故。依云何義。名爲清淨。以真實智慧無爲法身故。真實智慧者。實相智慧也。實相無相。故真智無知。無爲法身者。法性身也。法性寂滅。故法身無相。因無相。故能無不相。是故相好莊嚴。（卽法身）以無知。故能無不知。是故一切種智。（卽真實智慧）以真實而目智慧。明智慧非作。非非作也。以無爲而樹法身。明法身非色。非非色也。非於非者。豈非能是。無非曰是。無待復非。非是非非。百非不喻。（卽遣百非。遣無可遣。）故言清淨身。通此清淨。（上專言法身爲佛菩薩正報。）攝入所依。淨佛國土。共報之用。衆生及器。（約爲兩世間。）復不可分。諸法心成。無餘境。

界。謂彼淨土。諸佛菩薩。清淨衆生之所受用。故名爲器。諸佛菩薩。不異衆生。亦名衆生。要二俱淨。乃得稱淨。譬如淨食。用不淨器。以器不淨。食亦不淨。不淨之食。雖用淨器。食不淨。故器亦不淨。一清淨名。必該二種。不如是者。非實清淨。我承錫名。當持此義。奉爲圭臬。免辜佛恩。

又謂淨土三心。(眞實心。深心。回向發願心。)卽是一心。一心者何。眞實信心也。(涅槃眞因)大菩提心也。(不增減。不垢淨。不生滅故。)順菩提門三種心。(無染清淨心。安清淨心。樂清淨心。)亦是一心。卽妙樂勝眞心也。(妙高勝樂。不虛僞顛倒。)違菩提門三種心。(貪著身心。無安惱害心。名利恭敬心。)他智慧。慈悲。方便。三門對治。各能遠離。亦是般若。一心所攝。智。悲。方便。相緣而動。相緣而動。動不失靜。悲智之功。靜不廢動。方便之力。合言眞實。妙勝。菩提。般若。四心。能生淨佛國土。故名四種清淨功德。亦名薩摩訶薩隨順五種法門。身口意三業。(禮拜。念佛。發願。)又方便智業。(回向)所脩所證。隨意自在成就。觀行體相清淨。佛土佛功德。菩薩功德。自當莊嚴成就。其實皆本

四十八願。淨清願心之所莊嚴。因淨故果淨（卽心淨則土淨）非無因他因有也。此爲入證文分中文字。愈唱愈高。葦爾三島之木屐兒。凡學術研究。取精用宏。直搜神髓。維新以來。突成雄國。雖曰政治修明。孰知其維繫團結人心。注重內典者。固自有真在。

儒門多謂成聖成賢。須從性與天道。怎勘自身做起。佛門亦多謂成佛菩薩。當從專功正義。印證自心修來。如出一轍。起信論中所云五種凡夫。人我見中境界。讀時反省。我心境中。悉皆具足。法我見中。無我妄見。有生死可厭。涅槃可澄境界。我心境內。亦皆具足。後云。究竟離妄念妄執。歸於真空境界。我亦覺有時。少分悟入此理。（理悟不同於證悟。理悟實有退失。證悟不退失。）轉自念言。我以何等因緣。而成此一可佛菩薩。可二乘權小可凡夫之身耶。能入凡夫境界者。想由現身是凡夫故。能入二乘權小境界者。想過去身中。或修二乘權小故。能入佛菩薩境界者。想當來身中。或可成佛菩薩故。我常以此義示人。有責我好沒志氣者。成佛菩薩。何以必待來身。安見其在無始累劫以來。過去身中。不種此善根。雖未得究竟涅槃。卽在現世身中。諒可永期證會金剛。荷擔如來阿耨多羅

三藐三提菩提在斷疑生信。息妄歸真。又豈有他妙巧哉。借曰未能拳拳膺服。

大乘起信論解釋分顯示正義中。一心開真如生滅二門。科注最爲詳盡。謂真如門。是染淨通相。生滅門。是染淨別相。真如混相。故唯顯體。生滅不混理。故具示三大。一。體相用三大。一。非滅念故。皆無能所。能離斷常二見。卽名隨順。隨順法性。得入。得入正觀。又謂不相應染。爲如實空。唯證相應淨。爲如實不斲。空空義中。明真如自性。有無。一異。四相俱非。各具四句。非汝謂有。謂一。故說非有。非一。非汝謂無。謂異。故說非無。非異。非汝雙非。卽非有非無。非一非異是。故說非非。非許汝雙是。謂旣如前說雙非。轉執還屬雙是。故說非有無俱。非一異俱。一有分別。都是妄心。不契法性說。故皆不相應。斲不空義中。真心常恆不變。淨法滿足。常卽不生。離於情執。合如來常德也。恆卽不死。離於變易。合如來樂德也。不變卽不老。離於業繫。合如來我德也。淨法卽不病。離於煩惱。合如來淨德也。能離諸染。無相可得。當證真如。改說唯證相應。

喜源和尙謂我言念佛時。不應夾雜他項心意。只知我在念佛便了。不緣過去。不緣

未來。但憑現在一句佛名。追頂念去。慎勿計較我念佛念。心念並掉舉解釋阿彌陀名義。又插入念佛爲度生。當發顯諸般套頭。同時涉入。皆爲亂心。至於發願回向度生等事。均可於持名前後時行之。且四威儀中。二六時內。皆可隨意行之。臨念佛時一齊放下。其實度已。便是度生。念佛便是佛應。願生當來定生。證知攝受。請勿復疑。

三祖信心銘云。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我常於攪境時。取此等義。理以爲觀用。見卽境卽心。卽心卽佛。森羅萬象。皆是如來滿中。也有比丘告我言。不由證地。而作是解。恐汝將來臨命終時。被麗所賺。如汝念佛。應知生是一定生。去是決不去。前爲證果。後卽降魔。汝念佛人。但知念佛。不應取境。凡境皆魔。魔消境滅。譬彼種瓜。雖不念瓜。而瓜自成。此屬前義。雖念彼佛。魔能像法。（詳起信論楞嚴經）根力微薄。唯心正觀。無見無得。唯佛獨存。一切不緣。自合種性。此屬後義。非謂無生而生。去同不去也。歡喜讚歎。信受奉行。

連年冬交。雨雪絕少。一日得雪。喜溢尋常。枯樹成冰。疏林盡白。長天一色。淨若琉璃。

值我署中休假。未越雷池。誓在家園小泥爐。撥紅木炭。雖居車馬喧闐之地。別饒山林隱逸之風。竊念妄心起於真知。還能薰於真如。亦似此爐火。本生於木炭。還能燒於木炭。初猶作紙面文章。引喻貼切解。然實地領略。物理學中。謂彼燒木。若積死灰與飛烟和合。量本不失。以明物質不滅。形有推移。直合真如體性不失。用有染相。從本以來。各不相應。世相常住。各據法位。以義求之。真心自真心。妄念自妄念。爐火自爐火。木炭自木炭。則匪夷所思矣。

日誦蓮池回向發願文。承事諸佛。親蒙授記。得授記已。三身四智。五眼六通。無量千百陀羅尼門。一切切德。皆悉成就。然後不違安養。回入娑婆。分身無數。徧十方刹。咸令離染。還得淨心。同生西方。入不退地。與西歸直指中。應發同體大悲。悲憫一切衆生。我生西後人。如幻三昧。回入娑婆。以度脫之義。論自同。其實皆本華嚴普賢行願品。菩薩若能隨順衆生。則爲隨順供養諸佛。若於衆生。尊重承事。則爲尊重承事如來。若令衆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爲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

大悲心菩提心。成正等覺。放諸居士傳中。不發大願度生者。雖亦可成自了漢。但如來之意。歎大褻圓。決不肯誨人不發願。前猶能成佛。於此等處。更可深思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若以法乎中。則僅得乎下。禪宗永嘉集。奢摩他頌引古辭云。忘緣之後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契本真空的。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復次。謂初修心人入門之後。須識五念。一。故起。（懈怠有）即起心思維世間五欲。雜善等事。二。串習。（初心多）即串習念。謂無心故憶。忽爾思維善惡等事。三。接續。（懈怠有）謂串習忽起。知心馳散。又不制止。更復續前思維不住。四。別生。（慚愧多）即覺知前念是散亂。便生慚愧改悔之心。五。即靜。（精進有）謂初坐時。更不思維世間善惡。及無記昏昧等事。即此作功。故云即靜。前四為病。後一為藥。藥病有殊。總名為念。五念停息。名為相應。唯此相應。為靈知之自性。

又本上來之義。詳開六種料揀。一。識病。病有二種。分緣慮。無記。以緣慮。即緣善惡二念。俱非解脫。無記。不緣善惡。但是昏住。俱非真心。以俱非故名之為病。二。識藥。藥亦二種。

卽寂寂惺惺。以寂寂不念外境善惡等事。惺惺不生昏住無記等相。不念不生。故名爲藥。三、識對治。以寂寂治緣慮。以惺惺治昏住。用此二藥。對治二病。故名對治。四、識過生。以寂寂久。能生昏住。以惺惺久。能生緣慮。執藥生病。故名過生。五、識是非。如寂寂不惺惺。昏住。惺惺不寂寂。緣慮昏住俱有。亦寂寂亦惺惺。非惟歷歷明明不昧。兼復寂寂了了常恆。前三句非。後一句是。故云是非六。識正助。以惺惺爲正。寂寂爲助。猶如病者。因杖而行。修心之人。必先息緣慮。令心寂寂。次當惺惺。令心歷歷。歷歷寂寂。二名一體。更不異時而獨顯。病者欲行。必先取杖。以行爲正。以杖爲助。故名正助。

人空法空。此爲學佛者之口頭禪。縱讀楞嚴。先得人空。成法解脫二語。亦恐多未能理會上來。凡修心。識前料揀之後。更明卽我現前一念之中。五陰分明。明識相應。卽是識陰。領納在心。卽是受陰。心緣此理。卽是想陰。行用此理。卽是行陰。污染真性。卽是色陰。此五陰舉體卽是一念。一念舉體全是五陰。此一念中。無有主宰。卽人空慧。見如幻化。卽

法空慧。說來平易近人。實足羽翼聖諦。

民國初元。趨重新歷。近年禁弛。仍復舊歲。去臘除日。爆竹之聲。幾於街巷爭喧。更甚往年。蓮池出家。致之歸元鏡。是在除夕。因婢碎茶甌。發心。我於是夕中宵。亦覺有所根觸。見凡百之物。與我爲緣者。無論有情無情。皆是隨我。又虛度此一歲。此生此夜。不常有。明月明年何處看。情景當前。直不啻潸焉出涕。無已倚檠。讀我經旨。悟入隆隆之音。皆演佛法。頓除憤鬧。生歡喜助緣之心。將一座燕京城。化作極樂界。會憶曩時讀西廂記。一座梵王宮。化作武陵源二句。謂屬詞人烘托筆墨。搗鬼見神。決無是境。今證我心。深信當時張生確有是心。亦確有是境也。

每於閒靜時。領略寂寂惺惺情況。通得色卽是空。因色緣空。非空能外顯色故。空卽是色。因離色無空。非色外別有空故。以觀心言。應知空色一如。以堅初信。以證果言。應知空色平等。非色非空亦平等。趣入中道。

性空之說。難乎爲言。古德發明。各盡其致。有謂一切諸法。悉假因緣。因緣所生。皆無

自性。一法既爾。萬法皆然。法無定相。隨緣構集。緣非我有。故曰性空。有謂體不我形。緣會成體。緣非我會。會體成緣。體緣會而形。若緣之未會。則體何所形。緣體形而會。若體之未形。則緣何所會。體形而會。明形無別會。則會本無。緣會而形。明會無別形。則形不有。萬法從緣。無自體耳。體而無自。故名性空。前說淺而後說深。更應知性之既空。雖緣會而實非有緣之既會。惟性空而實不無也。

小兒受病。不會裝腔。苦時卽痛楚呻吟。愈時便歡呼鼓舞。記得衣兒。膝生火毒。治之數月。痛來悲號。終施針灸。一旦痊可。破顏爲笑。內子問渠。昔痛何來。今痛何往。我代答言。痛來血聚。痛去血除。積聚不通。是之謂痛。轉念未盡其義。殊非究竟。云何無病。血液凝聚而不見痛。倘割裂時。翻成痛耶。信心銘云。萬法齊觀。歸復自然。凡有情衆生。能適合生理上之自然。便十分清淨。無事輕安。火毒病腫。有所增故。必待減時。而後能愈。割無病肉。有所減故。必待增時。方能止痛。增減二者。違自然性。執空有者。故皆成病。不相應生理上之自然。則有痛病。不相應心理上之自然。則有痛覺。痛病來時。痛覺與俱。痛病去時。痛覺自

滅。其第一義中。二俱非有也。楞嚴云。有覺覺痛。無痛痛覺。覺痛既安。痛覺亦無。何以故。痛無覺而不痛。痛無痛而不生。覺生緣覺痛（觸義亦同）而生。痛覺緣覺生而覺。覺痛而生。便無能生。覺生而覺。便無所覺。內子目我爲癡人說夢。我則指我爲對牛彈琴而已。

我近年來自身之病。既由自招。還須自治。如風寒喘嗽。每服坐丸。亦多見功效。從未嘗叩醫示疾也。多言多慮。違順相爭。遂能引起四大不克調伏。呈此魔境。理固宜然。如我頭部虛怯之處。時常發熱墳起。純屬風火二大。真陽不斂。虛太泛濫。喜觸肝氣。瞋怒無常。更復連夜勞想。入於癡窟。百出不來。故或顯紅腫。色紅。本火相。高腫。爲風體。理自現前。毋庸疑義。如前之說。若彼嬰兒。似不應罹風火之症。無明三毒之心。未滋甚也。但以十二因緣觀之。既有現在生中觸受二支。凡能領納四大五陰者。卽能依此四大五陰之身心。而受此生老病死。不過在成人之病多自招。嬰兒之病多他害。必就過去之無明。行二支說。還是自討。金輪度世。觀光現字之法。近來都中盛行。而信徒亦衆。我則以爲旁用一人持誦金輪真言。一人私語。叩問心事。幾同世間圓光咒詛之術。終非佛菩薩之應。爲初見時。

竊不謂然。繼而疑神看去。似有筆痕。開示之處。類多法要。我經十數次後。亦覺稍辨模糊。閃爍光中。惜不明審。深恨以我所見。不必與他僉同。悉合在附會者。則云根有利鈍。見自有殊。但我終謂。非靈鬼之所憑依。卽自心之所變現。

有人問楊仁山先生云。何得生淨土。先生則曰。捨。其人謂淨土唯在念佛念心。云何謂捨。先生又答言。捨。其人又謂淨宗本似不同於參禪。迨一切盡捨時。又將若何。先生又答言。捨我初聞此。亦未悉其深義。後略涉諸典。乃知此一捨字。實爲十方諸佛。一路入涅槃之總持妙法。以我輩凡胎。依於一念不覺。而有無明。生三細相。心動起業。依動能見。依見有境。依境爲緣。更長六粗。對治之方。無逾於捨。捨卽離義。離念卽本智。離動卽真知。離見卽徧照。離境界是眞際。離分別。是圓鏡。離相續。是常恆。離執取。是自在。離名言。是真諦。離苦繫。是解脫。離卽離非之妙。推諸離色相。是法身。離業識。是寂光。離施作。是如來。任性合道。逍遙絕惱。非淨土而何。諸妄若離。不眞何待。非得生而何。蕩益大師彌陀要解中。謂取捨若極。輒異取捨。當引仁山爲嫡嗣矣。

佛學諸宗法門。多被止觀攝盡。如禪宗爲依真如止。天台宗爲依真如止。兼依生滅觀。律宗爲依生滅觀。皆爲自力往生。故曰直超。如淨土一宗。一心不亂則爲止。念佛觀佛則爲觀。此獨依他力（卽佛接引力）往生者。故曰橫超。

獄中有執行絞刑。因機械猛利。使受刑人身首異處者。同人竊怪之。并嗟歎不已。世人咸知殺人爲苦矣。更咸知斷裂支解爲慘矣。而於自身日食之牛羊雞豬魚蝦等類。不知其苦。皆寸寸斷。更不知其慘。望屠大嚼。恬不爲怪。何其見粗不見細。見大不見小。與齊宣覺鐘以羊易牛。見解一般。梵網稱凡有命者。不得故殺。其旨深哉。貴人賤畜。常情則然。實非諸佛菩薩平等之心。若齊宣者是。又在常情下矣。

佛道無難。在能持戒。持戒無難。在清口業。我見凡淫怒癡三毒之性。皆五辛味酒肉汁之所發明。更非他物。潤生發業。專重舌根。舌根能淨。助因自除。身業易持。意業無作。念有所起。單根不成。我曾親身勘驗。若持淨齋數月。三業輕安許多。一旦無禁忌時。邪見依然封我。修圓通者。固重耳門深入。我將謂修戒律者。捨舌根外。亦幾無深入法門也。在家

之士。只求持素。更能明心。雖非衲子。亦斷可坐進於無上菩提之道。

起信論釋覺義有四。始覺、本覺、究竟覺、非究竟覺。始覺因不覺而有。本覺由始覺而明。始覺似以時言。其實覺體上。本無時限之分別。但起於妄念之差別。如通常能覺者。多係以後念覺前念。非當念即覺。令其妄念不起。要知此境實非一念。不過前後二念。細微流注。相續不斷。故在當論云。即是不覺故。况覺本無對待。不覺自己。即覺之體。亦是不覺義故耳。因真如不守自性。而有不覺。摩訶衍體（即覺實體）本無自體。統一法而為自性自體者。變而隨緣。即為不覺。隨緣不變。即為本覺。在隨緣時而知不變。即為始覺。再推本始而為究竟覺。不如是者。則為非究竟覺。

雲棲大師竹窗隨筆。心膽一則。凡夫作事。貴膽大。心小。膽大有擔當。心小能裁酌。故出家辦道。貴膽小心大。膽小能持戒。心大能度生。故我雖敬愛其說之校量分明。惜其尙是囿於儒門文字。說俗諦。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與真諦中。餅包十界。荷負萬靈。固然是心。即俗諦中。雖千萬人。吾往矣。與真諦中。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又何莫非心所執持。竊恐學

教之士。將平分心膽而爲二。更誤認擔當裁酌。持戒度生。皆各有所出。各依所生。未能會歸有極。實成以文害意。

又讀竹窗隨筆。著述宜在晚年。及重許可二段。不啻爲我當頭下棒。前云。道人著述。非世間詞章傳記可比。上闡先佛心法。下開來學悟門。關係非細。而使學有未精。見有未定。說有謬解。不幾於負先聖而誤後來乎。後云。著之簡編。勒之金石。將俾信當時而流後世。枉受虛譽浪褒。等佛齊祖。噫。慧日雖自難瞞。蒙學未必無誤。然我今者。以歸命十方三寶之力。請求加被。證知我心。成此一知半解文字所知之障。奉質海內。佇承 圓悟長老。人天眼目。印我已能。益我未悟。正我乖違。懺我語業。我雖不敏。請師事之。盡形與壽。供如來。我既不敢以著述自念。諸 賢達者。慎勿以許可自輕。庶於雲棲之意。兩不失矣。

笠居衆生筆記

釋善因

誌興宗嶺

余所停笠之興宗嶺。與紫竹峯相對偶。爲龍山岳坪峯之餘麓。距昭陵城百里。遠新安湘屬亦廿餘里。先是清代雍正間林臯禪師倡宗風於此。因名興宗嶺。嶺脈源於岳峯左腋。周匝十餘里。鄰巒不相接。從麓達巔。高近百丈。陡若雲梯。登者畏焉。平陽遙望。聳入天半。蓋平地孤峯。雖非高亦將瞻若泰山也。嶺之巔曰鵝峯。嶺登之遠眺。不啻畫裏羣嶂層疊。幾若膝繞。烟雲深處。碧色蒼蒼。山川曙谷。魚兔皇皇。西望摩松。東望楊材。南枕天石。北視靈峯。四顧浩浩。瞭如指掌之間。大江東下。片帆西迎。其間委曲旋流。誠然暢志舒懷。凡叢生於巖壑者。松桂爲巨。蘭桂次之。昔有奇棕一株。枝發五莖。古竹（俗名觀音竹）百竿。叢發咫尺。兩般特異。目繫迹存。要皆三十年前壯嶺之勝跡者也。余嚮先師太梵字老人道風。脫白嶺中。初昧衣裏明珠。未識個中旨趣。遍參烟水。足根疲屨。甲寅歸來。作停

笠想會黃君篤光調病菴中間與盤桓松下清風徐來明月將懸晚霞一片橫枕西乾聽鳥語以談禪擊竹節而印心端視雲噴霧泄花放水流幾若身在雲中不與塵世相接洽甚而猿聲了了山色青青海內名勝此亦奇區黃君曰子常笠寄普陀彼之風月得相似乎余曰山之高廣兩相等雨後烟浮羣峭伏嶼浮海面恰同然黃君騰躍踔躑而歌曰烟浮羣峭兮海與山同與子徘徊兮樂性無窮樂性無窮兮緇素一衷達觀因緣兮惟有此通蕭然化外兮天地一空。

蟻世界

時值酷暑乘涼林間俯視羣蟻成隊絡繹半里不絕來者往者如城市之慶會然審而視之則來往左右皆無紊亂甚有交頭而旋轉者又有避道而私遁者乃至有若爲所迫而驚走不惶者種種不一余喜其隊行有趣以顯微鏡鏡之而見其間有負物而來者有空而往者又有匍匐而不能前進者復有邂逅而相鬪鬪者其中之妙逾於尋常不啻千倍余恨其無最精良之顯微鏡無天耳之神通苟得是則彼之身量其更大可知彼所

負物。是食品。是用品。均可得悉。彼之音聲。是胡。是華。彼之住所。是朝。是野。亦必洞察。而無疑焉。由此而推。則蚤虱之在吾身。豈非如吾人之視地塊與宅舍田園乎。嗚呼。蟻虱之爲國爲家。爲衣爲食。豈不同於吾人乎。其愛惡七情貪癡定慧。又豈異於吾人乎。更閉目而思之。夫天仙佛聖之視吾人。安非如吾人之視蟻也乎。諦審諦思。則吾人竟在何種地位。竟有何等價值。殊難斷定。若僅自人類觀之。則某爲君。某爲臣。某也富貴。某也貧賤。某又賢而智。某又愚而不肖。於中雖高下不等。而其嬌憐憎愛一也。若欲以之比較。亦難斷定。其地位價值。若以蟻壽比之於人。則人壽長數千倍而不止。誠然可驕可大。若以人壽較之於天。則人壽甚短。斯又可驚可憂。可駭可懼。至無地可思。若以天壽較之於諸佛聖人。則諸佛聖人之壽命無量。斯則吾安得不奮獅吼而令驚覺乎。嗟乎。以蟻而較。謂人之壽量長矣。以天仙佛聖而較。則人之壽量短矣。故知兩間萬物皆不可以尋常態度而測量者也。壽量如是。身量可知。是則吾人視蟻。既爲蟻。則天之視吾人。亦爲蟻。佛聖視天。亦爲蟻。吾人視蟻爲蟻。蟻視微生物。又爲蟻。微生物視極微生物。又爲蟻。展轉而去。蟻之世界。

有無窮盡。吾不得而知之。

嗚呼。吾觀世之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者。其自尊之地位價值。聞此豈不悚然而自失乎。

無心歌

終日無心常自閒。開窗招月當鄰看。閱不盡大藏經卷。遊不到天下名山。舍衛遺風。今猶在。尼山鐘鼓嚮已殘。說甚麼弘宗演教。講甚麼透過重關。但念卽心卽佛。誰論是聖是凡。衣不必新製。只披百綴舊衫。食不必美味。隨時渴飲饑餐。居不願廣屋大廈。但要破廬一間。吹一個無孔鐵笛。喚醒多少迷蠻。種幾竿翠竹。栽幾鉢幽蘭。夜來石頭枕高。日遊深松一灣。閑聽鶯啼鳥語。倦來靜坐蒲團。把一句無義味語。任我朝參暮參。觀心非空非假。亦非兩楹之間。極目虛空小。放心天地寬。清風明月。隨意盤桓。青猿入定。好鳥禪談。寂惺惺。我也如蓮池會上人一般。這個自在。不是羅漢也。入羅漢班。

右篇係十年前自修時所作與現時志願稍異

笠居隨筆

余味道骨。終日蔬食。黃君篤光笑之。余曰。君以吾爲苦乎。曰。樂也。余曰。君以吾爲樂。而世人以吾爲苦。謂美食不食。美衣不衣。何苦蔬食衲衣爲。君則不然。謂吾別有所樂。卽山中清淨。不見浮囂。而且念佛參禪。以究死生。不亦樂乎。然此二義。皆一往之談。非吾所當。若其真苦真樂。實別中所在。君與世人。皆未得知。蓋真苦者。吾已墮於佛所呵責之地也。昔佛責聲聞緣覺。獨善其身者。爲焦芽敗種。爲枯木死灰。是故君之所言樂者。非樂而實苦也。但不與世人所言者同。蓋學佛之真樂。在自苦而樂人。凡諸苦事。皆躬爲之。斯雖苦矣。而實樂也。是則與君所言言樂者。不亦別乎。嗟。吾今日。未得真樂。而受真苦。斯誠苦矣。雖然。放開肚皮吃飯。立定腳根做人。樂在其中矣。

又

文中子曰。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生鞠。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吾曰。成我者佛也。盡人有三身。一色身。二法身。三報身。色身由父母生育。法身由佛學悟入。報身由

自力成就。吾因法身未明。投入佛門。期于了悟。以報親恩。無何萱堂不愈。心若懸旌。一日有客謂余曰。子當舍學歸梓。以慰親心。迨南陔養畢。再來學佛。亦不爲遲。余曰。律制不宜。一去卽如斬首。續則云殘。故墨翟悲其絲之染焉。是故情願減食而奉。志誠而感。決不以孝名而陷後世僧徒。客曰。子之學佛。志在弘法。豈不以孝爲重乎。余曰。佛氏之孝。以感父母行善。同登覺岸爲期。不以區區定省爲至善。蓋三界炎炎。非佛門莫出。若僅以定省爲善。則燕巢幕上。棟宇將焚。母子奚安。又如從井救人。不獨自陷。而人亦爲所困。所以不能爲也。

又

甲寅七月十八夕。與黃君篤光焚香靜坐。聽山中百蟲爭鳴。不覺自身如騰空際。俯視萬物。如諸蟲類。遂私自嘆曰。謂人類之世界。與彼飛走匍匐等類之世界。除大小之說。有何別焉。諸佛聖人之視我等。亦如我等之視萬物。斯大小之說。又何定焉。謂黃君曰。吾人至此。始知我亦法界中之一物耳。有何奇焉。反視吾身。是何物咧。善觀一切。何者是我。

咧。若謂身肉手足是我。則身肉手足。乃宇宙間之一物。若存若亡。不是有我之踪跡在。虛妄乎。幻化乎。至此始知死生不足畏。得失不足憂。無所謂苦樂。無所謂存亡。無所謂去來。彼此坦坦然。一圓明妙性也。然圓明妙性。又是何物咧。則曰無長短方圓大小遠近。彼此是非內外中間諸色之形像。吁乎哉。贅語也。古人於此。亦謂如蚊子咬鐵牛相似。吾人哉。遂走筆以書其懷。曰空窗招月入。粉壁映燈明。水色兼天靜。蟲聲帶聲鳴。放心霄漢外。率性太清盈。旋視身何似。死生不足驚。

一夕讀秋夜槃譚。其中有謂智者讀法華至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處。智師得一旋陀羅尼。無穿鑿等語。余讀至旋字中。忽有異解。謂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無不是一旋相。諸佛說法。圓融活潑。隨緣應對。無障礙者。亦一旋相。歷代祖師。動輒以圓相示人。是圓相卽旋相也。佛無量法。無盡衆生。無盡是亦一旋相也。三界輪迴。一旋相也。成住壞空。一旋相也。利害得失。一旋相也。出生入死。一旋相也。因果隆替。一旋相也。天地循環。循環之理。一旋相。經中所謂事事無礙者。一旋相。春夏秋冬四時寒暑。一旋相。日月星辰。一旋相。食入

屬出。種出。食入。一旋相。朝起。晚睡。一旋相。物化爲土。土復爲物。一旋相。動極靜生。靜極動生。一旋相。熱極生風。風極生雨。雨久必晴。晴久必熱。一旋相。衆生卽佛。佛卽衆生。一旋相。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一旋相。彼此是非。一旋相。有無妍醜。一旋相。色異空。空異色。一旋相。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亦一旋相。增減。一旋相。淨垢。一旋相。難易。一旋相。乃至佛。一旋相。吾亦一旋相。一切有情無情。同一旋相。舉目所觀。反聞而聞。無非一旋相。忘身自問。絕意而參。無非一旋相也。除旋相外。別無一法。可得而云也。可得而參也。而觀也。而存也。而亡也。而佛也。而非佛也。雖然。此所謂旋相者。究竟是何物焉。豈得謂是團團如月如鏡如餅者乎。又豈非如月如鏡如餅者乎。若是則古人常以此相示人。而人何多不悟。若非則所謂旋相者。又何似乎哉。豈得假心而名乎。曰強名也。又待假性而名乎。曰藉名也。又將假道而名乎。曰贅語也。吁乎哉。旋相也。諸佛悟此成。衆生迷此墮。宇宙萬物。由此幻化。法界虛空。依此幻形。眞非語言文字。心思意測所能及者也。妙哉。旋陀羅尼。淵哉。旋陀羅尼。吾鳥得不由此更進一步。

笠居衆生漫錄

吾湘人民。爲父母祈福壽。多願進香於嶽神。以爲神必佑我。究夫其中。本有莫大之理信。而世人不知。故一般新學。吒吒斥爲迷信。往往令人疑慮。今日諸上善人同集此寺。不慧聞之。歡喜無量。乃不避風雨而來。與諸君相接。略申管見。與諸君作一參案。

夫云香者。心香也。此心本與佛聖無異。奈何自生平以來。爲名爲利。爲貪爲瞋爲癡。以至爲五欲六塵之所蓋覆。所以凡心聖心。相隔天壤。生心佛心。迴別萬殊。斯烏得不沉淪苦海。恆遭患難。譬如日光被雲所掩。不見光明。明珠落於淤泥。總欠清潔。若一旦風清雨霽。雲開淤滌。則光照大千。明燭毫髮矣。吾人心光。亦復如是。尋常爲妄雲塵垢所掩。

不見光明。一旦親身欠安。乃從名利貪癡五欲中。一把撈出。與神聖相見。真所謂光光相照。凡聖相融。斯安有不生感應者哉。蓋神聖心光。本充遍於虛空大地。吾人心光。尋常爲五欲諸蓋所覆。總惟黑暗。不能與神聖心光相接洽。所以苦痛無窮。一旦將五欲諸盆。竭力掀開。突然凡聖心光。互相交伍。斯生心卽同佛心。豈有不獲福壽者耶。且諸君朝拜於嶽。歷數百里之艱辛。克十數日之誠念。念念不敢散亂。心心不敢動搖。非禮不視。非禮不言。非禮不思。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斯時堯舜禹湯之居心。不過此也。苟諸君能終日如此履行。則孔子老聃釋迦。以及歷代聖賢之爲人。亦不過此也。斯胡可謂爲迷信哉。

但諸君今日既爲父母求福壽。來此懺香。行極善事。然若不知懺之理由。則罔費許多銀錢。徒受幾日辛苦。其過雖無。其功鮮矣。何則。譬如欲以琉璃瓶盛美味。必先盪盡瓶中穢氣毒氣。方能無害。懺香求福。亦復如是。必須將生平所作非禮之行爲。不正之惡習。向先聖台前。盡行發露。誓願後不更爲。方能獲福。不然。今日懺聲浩浩。明日歸家。依然如故。斯則嶽神雖靈。決不以福壽酬答諸君之父母也。何則。神之爲神。乃是本聰明正氣而

成。既是本聰明正氣而成。豈肯受此一片檀木之賄乎。蓋懺者懺其心也。經云。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無時。罪亦亡。試問諸君。今日來此懺香。果有心懺乎。抑無心懺乎。若無心而懺。斯懺亦不必。若有心而懺。須如不慧所言。將十惡等罪。一一發露懺悔。方能臻善。否則無一益也。

雖然。吾知諸君之來此懺者。多因俗習使然。認例而已。寡有真意。若果有真意懺香。必須將水懺及梁皇懺等。從頭至尾。一一細究。字字領會。然後澡心沐浴。向聖前徹底發露。自今以往。願遵聖制。如法履行。不出法外。已往之事。如昨日死。未來之事。如今日生。書云。既往不咎。來猶可追。梵語懺摩。華言悔過。與孔子日新之義。一而不二。願諸君共遵守之。若諸君自今以往。念念如在懺香會中之居心。終日如朝拜嶽神之爲人。斯福壽不期而自至。不慧無復言矣。

寶蓮華盃筆語

巴蜀秦太岳

救世新語

世風日下。殺伐相尋。惟瞋故殺。惟貪故瞋。殺起於爭。爭起於貪。貪瞋癡爲三毒。凡爭必瞋。是瞋恚卽爭也。一念之差。袁之帝制。倪之軍團。皆由一念之差。遂至流毒海內。造此惡因。遂收惡果。流毒衆生。衆生恐怖。地棘天荆。井里爲墟。廬舍被焚。姦污劫奪。逃死無門。傾家破產。忍辱吞聲。夷陵三月。吾所目營。沙市兩旬。吾所躬親。拉夫有嘆。前歲阻兵夷陵。有拉夫嘆長古。讀者酸鼻。萬縣陳姓者。爲吳軍拉至宜昌。力弱不勝重負。嘔血死。臨歿。自書氏里於布。余憐而葬之。余詩有云。昨日敗軍從蜀莅。萬州陳姓被驅斃。自書氏里告路人。斂以薄棺吾爲涕。指其事也。被兵有吟。余客夷陵三月。得古近體詩約百首。名夷陵集。中多傷時之作。頗存軍興以來是非之真。南通張季直師。評爲詩皆

紀事。足備采風者也。目不忍睹。耳不忍聞。困獸鬪力。修羅慶兵。殺運相續。五年於今。視殺如戲。以殺爲能。明殺暗殺。紛然羣興。吾爲此懼。發願救民。提倡宗教。挽回人心。（讀者勿疑吾言爲夸。昔觀音菩薩發三十二大願。阿彌陀佛發四十八大願。其後皆得如願以償。而百千萬億劫之皈依佛菩薩者。亦皆得如願以償。是其發願之功。亦巨且遠矣。善夫釋迦之言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文殊之言曰。衆生無盡。我願亦無盡。地藏之言曰。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觀世音之言曰。若諸衆生。誦持大悲神咒。墮三惡道。不生諸佛國者。我誓不成正覺。維摩詰之言曰。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衆生無病。則吾病消滅。大哉言乎。悲天憫人。宏毅自任。尙有過於佛菩薩者乎。夫佛菩薩所發之願。多至數十。余則僅一願耳。苟民國人人能發此願。則立地可成佛國。是在國民一覺悟耳。故余發此願。尤願讀者共發此願。勿擬吾言爲夸也。）世界各國。無無宗教。強國範民。互相用妙。昔者在滬。受友重託。（同門江君易園。以余奔走和議。囑推廣慈悲學說於和會。及長江流域軍界要人。又走書向君先儒。盛稱余之志願。余爲感動。）嘗向和會。一度陳說。香山首肯。涪陵

心服。人道主義。謂與暗合。兩次停議。蹉跎未成。衆生在劫。如水益深。走也歸蜀。苟活謀生。負此良友。雪涕沾襟。緬維南北。誼屬一家。燃萁煮豆。誤在姦邪。軍團萬惡。政黨羣陰。甘冒不韙。亟宜自新。衆生芸芸。罹此浩劫。痛定思痛。毋再作孽。人心雖壞。佛力最神。仰賴慈教。勉爲良民。佛門廣大。許人懺悔。既懺之後。切勿再毀。從前如死。從後如生。打掃心地。潔潔清清。單刀直入。明心見性。念佛求一住禪求定。性中不了了。本無一物。貪愛瞋癡。何有三毒。內觀自身。外觀大地。透澈空明。毫無障礙。止水不波。明鏡不翳。以之析理。何理不喻。以之應事。何事不濟。以之證道。何法不備。（六祖所謂自性能生萬法也。孟子之萬物皆備於我。亦是此意。而語涉模糊。不如六祖之親切有味矣。凡孔孟所論哲理。率多此病。如中庸言天命之謂性。開口便錯。無一是處。又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亦純是浮光掠影之談。大法東來。達摩得教。外別傳之統。首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爲教義。衣鉢之盛。千古無兩。至六祖而大闡厥旨。語語精透。最便利根初學。是時南能北秀。分暢宗風。實爲禪宗極盛時代。其後青原南嶽。尙能不墜師承。及臨濟各派。寢成棒喝。乃至呵佛罵祖。一味掉弄機鋒。

禪宗遂由此不振。然此宗爲東土所獨得。亦佛學中之國粹也。附書於此。學者幸留意焉。余最不喜指月傳燈等錄。以爲佛學之衰。此輩實尸其咎。學者偶一瀏覽。未始不可。若終身沉溺。鮮有能自拔者。宋儒空談性理。語錄愈多。性理反晦。而門戶之見。因之紛起。極與禪宗末流相似。今日而治佛學。利己利人。利羣利國。非專治真言。兼及淨土不可。此非數語所能盡。因含有宗教社會國際諸問題也。余著有勸人學佛淺說。尙未脫稿。真言之傳。始及喇嘛。而元以崛起。流入日本。而倭以勃興。明洪武之棄僧起兵。清順治之入主中夏。皆挾有佛力。民國成立。人人變爲和尚。是實佛學重興之先兆。曩嘗以語太炎門人馬繩甫。繩甫以爲知言。金剛結壇法。日本稍得其傳。中土叢林。自朱明禁習密宗。無敢過問者。甚或數典而忘。可嘆也。以之利物。何願不遂。自度度人。綽有餘裕。大而國家。小而社會。近而家庭。遠而異類。種種痛苦。深自束縛。苟求佛言。皆可解脫。佛者非他。真空不空。東坡行誼。古詩文人善學佛者。莫如香山東坡。然香山爲綺語所困。身世間時有感傷。東坡則不爲境牽。頗得隨緣無礙意。晚年蔬食戒殺。回向極樂。其爲戒賢師後身無疑。而宋道

士林靈素輩。乃妄指爲奎宿。可笑。陽明事功。陽明四十以前。出入儒道釋。皆能深究其學。其居陽明洞也。預知王思輿來訪。遣人迎之。似已得神通者。後乃一切屏去。豈意講學。以致良知爲本。致良知者。金剛般若波羅蜜也。良卽金剛。知卽般若。致卽波羅蜜。又良知與正覺亦無異。固知陽明得力佛學甚深。而史乃譏以矜其創獲。標異儒先。若不知良知出於孟子者。甚矣門戶之見之牢不可破也。世出世法。一貫相通。吾友止園。尹碩權君。撰有十通。其宗教通一篇。近代傑構也。曩在京。距君居近。每過君。必置酒。相與暢論佛學。余時尙未皈依。君勉曰。以吾子才識。肯精研內典。必能爲佛教放大光明。又曰。子已以文學政治名世矣。然子之文學。思想雖精。今世亦無可撰述。子之政治思想。雖富。今世亦無可發展。盍一切割愛。而從事宗教乎。余曰。善。謹受教。君乃開示門徑。娓娓不倦。余之信仰佛教。碩權先生之紹介也。又婺源江易園謙。無錫丁仲祐福保。下邳劉靈華仁航。皆今世佛學大家。余得三君益尤多。三君亦推許甚至。達此理者。孔老耶回。融爲一治。吾師太虛。亦宜此諦。修齊治平。非佛莫致。著有論說。見覺社叢書。推行極易。世界大同。

但有宗教。政治兵刑。減輕需要。惟彼科學。實爲不仁。製造利器。殺人無聲。物質救國。國宜永盛。請觀歐陸。筋疲力盡。更觀內國。民困財窮。爭敝殘殺。儂焉不終。是知物質。徒啓紛華。驅一世。人淫佚驕奢。吁嗟娑婆。物極必返。共起追尋。心源未遠。安得中華。成一佛國。五濁惡世。變爲極樂。吾志所存。吾心所祝。瀝血發願。一家奉佛。既讀佛書。同受佛恩。皈依三寶。護法度人。孳孳行善。吾道必興。耶穌救世。謨罕化民。冀由小己。推利大羣。衆生安隱。同穩。我願完成。十方諸佛。所共鑒臨。吾言從略。望聽諄諄。

附啓者。前印白衣咒二千四百卷。雖普及外縣。爲數至少。而郵費已鉅。月餘以來。紛紛函索。川省人心好善。可見一斑。惟分送已竣。無以贖諸君之望。惶悚無似。容俟續印。再當寄呈。再僕初治佛學。所得極淺。猥荷遠近推許。問道於盲。有惠函求教者。有踵門請益者。有委囑撰文者。甚有勉以開壇講經。贊組結社者。種種盛意。敢不拜謝。惟僕之治佛學。首重苦行。斷食肉。斷衣綢緞。舊者暫著。誓不新製。已實行年餘。兼求實踐。僕之施藥施經施錢。皆節衣縮食。量己力爲之。有餘則酌施。無餘

則暫停。絲毫不以累人也。宗旨與諸君稍異。不集會。不結社。提倡不借勢力。著作不登報紙。區區之志。各有所存。若附驥彰名。芸人舍己。恐亦高明所不取。謹掬誠悃。諸希鑒原。（再來函有信仰未深。妄滋疑問者。有混合儒老。併爲一談者。有滿紙諛詞。毫無見地者。皆恕未作答。罪過罪過。）

治家俚言

子弟年十二三。至年七八時。將成人之時。亦將應事之時。昔賢所謂人鬼關也。傳曰。少成若性。又曰。先入爲主。然則習於善則善性。習於惡則惡性。善先入則主善。惡先入則主惡。危哉。此時。可人可鬼。信乎其爲關矣。昔明呂氏父子。著小兒語。女小兒語。心重語長。膾炙人口。有益子弟不尠。而吾蜀墊江李氏。亦有老學究語。較呂氏之純乎天籟。遜矣。事佛偶暇。仿呂李例。撰四言俚語。授婦孺子弟。非敢抗軛前賢。聊以爲少成先入之資云爾。民國九年一月。忠縣秦太岳識。

欲興家庭。先養人格。改舊過惡。（有過能改。便是一善。有過不改。積久成惡。）求新道德。講究做人。（張金坡丈嘗語。余官可不做人。不可不做。余嘗嘆爲名言。）思量處世。首重公心。次存厚意。口要信實。心要空洞。（空洞者。無成見之謂。無成見。則光明磊落矣。）氣要和。平。身要莊重。心口如一。此身自正。口是心非。須防破綻。大凡爲人。第一貴穩。能平纔穩。不平不穩。譬如餐桌。四平八穩。人亦如是。平而後穩。最誤事者。莫如偏私。積偏成私。久而不知。最害道者。莫如習氣。習氣既深。自以爲是。欲藥二病。只在自反。下體人情。上畏天眼。化私以公。矯習成正。君子修德。表裏乾淨。莫顧眼前。要觀背後。名譽若虧。最難補救。莫誇現在。要慮將來。奢華侈麗。無好下台。莫恃陰謀。要學陽分。（去聲）城府雖深。果報極迅。（近世果報速率。較前世增加數倍。前世有遲。至數百年始結束者。近世則或數年或數月。張季直帥所謂一幅電影戲也。蓋世界進化。一日千里。神道亦與之俱進矣。）莫放暗箭。要用明言。以直報怨。不失爲賢。暗箭之害。歷史昭然。近射自己。遠射兒孫。莫畫巧計。巧計難保。造化小兒。比君更巧。莫太認真。那有真者。（那讀羅）除却靈魂。何物非

假莫太過硬。嶢嶢易缺。早落者齒。久存者舌。莫太捏緊。嚴中帶寬。自留餘地。步步平安。莫太漂亮。人拙我工。出風頭者。容易招風。莫太圓滑。也替人想。大路共走。彼來此往。（所謂人生何處不相逢也。）相互扶持。相關痛癢。萬一有時。利益躬享。半耕半讀。家風最善。祖德綿綿。百年不斷。（自吾高曾以來。用耕讀起家。至吾祖汝虞公。以名秀才教授鄉里。蓄有隱德。子孫繁衍。食指百餘。有良田數千畝。由一家而分至數十家。皆由耕讀所致。）謹守成規。不在仕宦。一國有王。一家有主。專制固非。共和亦左。（比年學說之盛。視官長如僕役。遇父母以平等。雖言之成理。實際上終有未安。）各盡其道。合中斯可。（慈者慈。孝者孝。愛者愛。敬者敬。治家之能事畢矣。然必從尊長做起。蓋上行而後下效也。）大家學佛。注意苦行。（頃為釋迦撰聯曰。造末世衆生無量福。是苦行和尙第一人。）曰。慈曰讓。曰儉。曰勤。勤不懈惰。儉不奢淫。（儉之專訓。固在節用。然儉於須則有節。飲食義儉於色。則有節。然義其義自相通流也。）慈不刻薄。讓不喧爭。一家和睦。肅肅雍雍。迎人善氣。滿室春風。貧賤可耐。富貴無常。門高鬼瞰。水細流長。日用幾許。月用幾何。敷用已足。錢何必

多。惜福延年。好施樂善。蓄有餘資。時行方便。存心利物。（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必有所濟。）不在多少。一飯救急。感激非小。（淮陰酬漂母千金。母不受。及母歿。爲置守冢。報一飯也。蒙嘗論淮陰。無鄼侯則莫由富貴。無漂母幾不能存活。富貴何常。患難最苦。淮陰其知之矣。）人生於世。必期有益。脫無益者。不如一物。凡此所舉。易知易行。樸實說理。平易近情。苟能領悟。行之有恆。家庭模範。久久日成。薰德而善。聞風猶興。將見社會改良日新。盡合乎中。各得其平。痛苦解脫。嘉祥充盈。天和感召。國土清甯。吾言從略。望各遵循。

附寶蓮華盦日課十條

平氣 平如水平綫之平。一波弗起。平氣則寬和有容。無怒可動。日日平。時時平。刻平。無論處何人何事何地。隨遇皆平。

定心 定如禪定力之定。一念弗生。定心則純一不雜。無邪敢乘。日日定。時時定。刻定。無論處何人何事何地。泛應皆定。

和容 和容者和顏悅色。容貌溫溫也。或長談。或暫語。或對家屬。或接朋儕。皆當如如來之隨喜。如諸佛菩薩之軟語低眉。

謹口 謹口者即佛門淨口業義。孔子之時然後言。言必有中。可以參證。

節財 節財者節省財用。凡無益之費皆省之。昔人云可省則省。省而又省。省至於無可省。可爲節財之法。

寡慾 色有色慾。食有食慾。凡有貪心。皆謂之慾。寡慾者制止其慾。不生貪心也。余實行獨宿已一年。嗜欲日淡。身體日強。神志日清。智慧日開。愉樂日加。痛苦日減。尤奇者夜夢清吉。恆見佛境。或蓮邦宛在。大千並明。或金軀燦然。丈六獨耀。覺而信仰愈堅。神明愈固。人世禍福。了不介意。自維浮沉苦海。漂泊無依者半世。至今日始覺有歸宿處。如嬰兒之得母。如遠客之還家。快樂輕安。不可言喻。然皆由寡慾而致。以是知閉關三月。獲觀彌陀。決非虛語。願以告世之空談學佛。而寡慾未能者。色慾之害。人人知之。知之仍沉溺其中。則由設身處地。體驗不真故。佛云。老者若母。長者若姊。少者若妹。稚者若女。何

等親切。何等平易。非於戒淫一道。用過苦工者。不能說出。孔孟所以不及佛。正是此等處。工夫遠遜。老子云。不見可欲。其心不動。然則一見可欲。其心即動乎。老子之意。固在遠色。然已有畏色懼色。勉強抵禦意。若我佛本領。則異是。見姪女而姪女化。見魔女而魔女慚。其言曰。革囊衆穢。爾來何爲。去吾不用。寥寥數語。截鐵斬釘。茲其所以爲大雄也。見色心動。只是未看得色透。若能細觀楞嚴經中所論。人身各節洞見色之內容。無一潔淨。必且爽然自失。無事勉強絕慾。而慾念漸冷。慾事漸稀矣。寡慾之法。宜用漸進。若初即深惡痛絕。後或變本加厲。一潰千里。楊仁老所謂。以石壓草。根芽潛萌。一發且不可復制也。進銳退速。所宜深戒。

樂善 卽河間獻王爲善最樂意。然必日行一善。或數善方樂。求精神上靈魂上之愉快。無過行善者。其次則改過亦甚愉快。二者皆非親歷不知。

安貧 貧而爲善。雖貧亦安。富而爲惡。雖富亦危。貧而安。如佛鑿臘八之誠。比羅因貧而與家。富而危。如佛喻伏藏之害。耕者以富而繫獄也。

耐閒 閒即閒散。亦即閒冷。能耐閒則胸懷澹定。襟期灑落。超然於塵壘之表矣。爭競爲萬惡之源。耐閒者心無爭競。是即入善之基。

求法 法即西來大法。我佛心印。授三十三代祖師。傳之東土者也。居士自去秋聞尹碩權君緒論。始閱佛書。今春讀張季直師像記。始皈正法。洎施佛像狼山以來。日夜孳孳。惟法是求。雖自度度人。願宏力薄。然居家一日。期與家庭有一日之益。處世一日。期與社會有一日之益。則區區所自信也。

以上日課十條。居士行之頗力。世方斷斷功利。顧乃有樂於是。甯非大迂。雖然。我佛有言。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嗟夫。黃粱一夢。枉自豪華。白骨千堆。茫無區別。一降一格。能使身歿後有區別。亦殊不易。然區別正自有辨。袁項城之墓。何嘗無區別。民到於今受其害。徒遺臭耳。然則此十條者。豈非熱鬧場中。一劑清涼散乎。蓋今日雖爲民國。吾民所受痛苦。實較帝國尤甚。推其所以致此。則由全國握軍符操政柄諸公。認己身太真。視民命太賤。故苟能深味佛言。了然於此身無可控搏。而壹意以造福民生爲事。則居士

所辦香敬祝。亦佛門所執杵默佑矣。（寬一分民受一分福。猛一分民受一分禍。寬猛緩急之際。在高位者一毫不覺。在小民則身命攸關。不可不慎。）民國九年一月望日。寶蓮華齋居士自記。

節錄景德印公語錄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二日在天童圓經上堂

（拈杖云）廣談妙道與圓通。句句揮揚向上宗。豁然頓忘元字脚。常人自有舊家風。果能頓悟家風。頓忘筌蹄。則二十五圓通。匪從他得。而恆沙妙義。常體現成。直遊妙莊嚴海。會歸不二法門。上可以報四恩。下可以資三有。則二嚴克備。萬行悉圓矣。雖然如是。

卽今本府慈溪縣護法信士姚鴻帆來山進香。爲植福延齡。設齋供衆。特命山僧舉揚向上。因此拈兩則腐爛舊藤。談幾句平常言語。無非爲家裏人說家裏話。至於向上拈提。當陽直指。前有古佛心燈。後有祖師章句。則山僧不必重添之遶。且置。畢竟因齋慶讚一句。又作麼生。法輪來轉。食輪先會。遇楞嚴結善緣。五福並臻。多吉慶。當陽一句永流傳。

九月十六日在蕪湖普濟寺上堂

如幻三摩提。彈指超無學。復踏上頭關。安然成正覺。蓋超之一字。云何領略。還是有心超。是無心超。耶。亦有心超。亦無心超。耶。非有心超。非無心超。耶。若以有心超。何故云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耶。若以無心超。何故云莫道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耶。若以亦有心。亦無心超。何故云空有二。俱非中間無實性耶。若以非有心。非無心超。何故云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耶。殊不知第一義諦。絕議絕思。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者也。今有本邑普慧庵主浩興。率徒忠華。爲結般若良緣。設齋供衆。特命山僧舉揚向上。然向上一著。頭頭顯露。當初世尊於兜率降神。皇宮誕質。早已盡情舉揚。合塵托出。况談

經三百餘會。說法四十九年。無機而不攝。無法而不周矣。至於楞嚴法會。大定首宣。直指真心。發明性體。始於七處徵心。十番顯見。迄於四科七大。二十五圓通。無非全性起修。全修卽性也。呼爲如來禪。亦可呼爲祖師關。呼爲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無可無不可也。如上直指分明。諸人還委悉麼。倘能委悉。正好錦上添花。其或未然。不妨重下註脚。卓杖云。檀波羅蜜最爲先。一法圓時。法法圓。見性明心。開覺路。超凡入聖。續真傳。

癸卯九月十七日在蕪湖普濟寺上堂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大事了畢。蓋心淨則佛土淨。心穢則佛土穢。心能生天。心能墮地獄。心能成佛。心能作祖。所以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也。今有江蘇省揚州府甘泉縣信女周德貞善人。供佛飯僧。莊嚴淨土。且淨土法門。最玄最妙。諸佛同讚。十方來歸。昔有韋提希夫人。願生淨土。佛爲示現無量佛刹。惟有極樂最爲莊嚴。夫人發願求生極樂。說此語已。餘刹盡隱。惟有安養現在目前。况信樂功深。彌陀願切。如子憶母。如母憶子。所以感應道交。難思難議。故能一刹那中。離五濁。屈伸臂頃。到蓮池也。雖然。淨土

易生。必須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緣。方可往生。即今善人生逢中國。得遇佛乘。皆是宿植善根。感斯勝報。又植楞嚴法會。供養諸上善人。加以信願往生。求生淨土。即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緣也。何愁淨土不生。蓮邦不到。那時神遊淨土。質踞華臺。滿中寶網。麗空。遍界珠林。匝地。聽天樂於片時。散戒花於億刹。永離八苦。常受諸樂。與彌陀爲伴侶。同諸聖以遨遊。復何法而不具。何行而不圓。所以云。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也。然雖如是。還有信得及否。若信得及。則當下圓成。其或未然。且聽舉揚卓杖云。善根福德與因緣。一念回光證上禪。彈指頓超安養國。花開見佛獨儂然。

開人天眼

大圓

末法式微。與悲何已。匪獨世俗。佛子亦堪悲。佛子之放逸者。無論。卽精進。猶多可悲。所以者何。不開正眼。唐功徒勞。人天茫茫。飄泊河岸。以是義故。有茲饒舌。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世界無人。而但有思想。思想不一。則大亂。一則大治。樞機之發。治亂之紐。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世法治人。如捕風影。塵劫無效。佛是治思想者。故名無上。

今世邪說熾矣。思想漫矣。如水益深。若火益熱。苦海蕩蕩。無邊際矣。云何能治。責在定。何者是定。根諸慧。若學佛而不脩定者。愚。修定而不依慧者。妄。

慧乎慧乎。謂有分別。則似妄想。謂無分別。復如木石。謂有所得。則同外道。謂無所得。亦濫凡夫。開此四門。以驗佛子。非通有部根本教義。或法相瑜伽之學者。說似一物不中。不說亦無有是處。

問曰。禪宗頓悟成佛。不須漸修。密宗卽身成佛。不歷僧祇。淨宗帶業往生。得不退轉。

何如。則應之曰。悟個甚麼。惡有乎頓。所成何事。詎復礙漸。是故學禪而不根法相者。危。復次根本是佛。或力能成。而必歷僧祇行菩薩道者。是真秘密。若離此而求巧便。則釋迦彌勒。胡愚乃爾。是故修密而不依法相者。狂。

復次有漏身不依無漏土。果能往生。則染業非可帶。其有帶者。必仍淨業。卽念佛力。方便誘進。權名曰染爾。

復次大乘正行。基菩提心。無須叟離。或不妄失。任歷長劫。遊履界地。總皆不退。是心不退。爲最堅固。淨土不退。謂離苦境。制身不退。相較有間矣。是故念佛而不究法相者。亦非究竟。

三宗如是。餘可偶反。或疑余偏。則應之曰。法性不可說。亦無可聞。無聞無說。佛自佛。衆生自衆生。苦極樂極。永無交涉矣。若生欲求佛。佛須度生。則必說法。既有所說。亦必是法之相。今求學佛而不肯學法相。是行遠而先斷其足。遊觀而先挾其目。可乎不可乎。

問曰。雖學法相。如何實行。若不實行。說食數寶可乎。則應之曰。天愛法相詮佛行。汝

學法相。是卽行佛。若佛法外別有所行。則魔外矣。

抑行有二。曰定與散。卽止與觀。復開爲六。施戒忍三度。攝觀。禪度。攝止。精進。般若。攝止。觀俱。且晝時分。止觀等運。行乃殊勝。若僅以禪坐。修止爲行。謂觀等非。是則汝尙不知行爲何物。遑論其虛實乎。

復次解深密說。但隨師教一門引入。如今世念佛修密等名。鈍根隨信行菩薩。其有緣三藏總相。萬行齊發者。名利根隨法行菩薩。依彼根機而別教。固爾無礙。若學者泥執一門。已爲自愚。或教者敵視餘學。乃更大惑矣。

圓五居讀書錄

弘願

字月輪觀

弘法大師十住心論云。經云。佛告秘密主言。有一陀羅尼名曰守護國界。主是真言者。毗盧舍那佛於色究竟天。爲天帝釋及諸天衆已廣宣說。我今於此菩提樹下金剛道場。爲諸國王及與汝等略說。汝當諦聽。善男子。陀羅尼母。所謂字。所以者何。三字和合爲一字。故謂初字者是菩提心義。是諸法門義。亦無二義。亦諸法果義。亦是性義。自在義。猶如國王。黑白善惡。隨心自在。又法身義。第二字者。卽報身義。第三字者。是化身義。以合三字共爲字。攝義無邊。故爲一切陀羅尼首。卽是毗盧遮那佛之真身。我於無量無數劫中。能習六波羅蜜多。生最後身。六年苦行。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毗盧遮那坐道場時。諸佛猶如油麻。徧滿虛空。諸佛同聲而告我言。善男子。云何而求成等正覺。我白佛言。我是凡夫。未知求處。唯願慈悲。爲我解說。是時佛同告我言。善男子。諦聽。當爲汝說。汝今宜應當於鼻端想淨月輪。於月輪中作唵字觀。已於後夜分。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十方世界如恆河沙三世諸佛。不於月輪作唵字觀。得成佛者。無有是處。今

依此等文字。字是法身。法身則真如。真如法身。皆從唵字一聲出。何況諸餘法門乎。當知真言爲一切法母。一切法歸趣。

弘願案。今考藏經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與大師所引微異。缺佛坐道場諸佛示教一段。茲謹錄之。以備參觀。

經云善男子。陀羅尼母。所謂唵字。所以者何。三字和合爲唵字故。謂婀烏莽。一婀字者。是菩提心義。是諸法門義。亦無二義。亦諸法果義。亦是性義。是自在義。猶如國王。黑白善惡。隨心自在。又法身義。二烏字者。卽報身義。三莽字者。是化身義。以合三字共爲唵字。攝義無邊。故爲一切陀羅尼首。與諸字義而作先導。卽一切法所生之處。三世諸佛。皆觀此字而得菩提。爲一切陀羅尼母。一切菩薩。從此而生。一切諸佛。從此而出。現是一切佛一切菩薩。諸陀羅尼集會之處。此經係唐罽賓國三藏般（若等譯也）密教奧義云。守護國界經云。應當於鼻端想月輪中作唵字觀。就互智房之義。謂眼前觀易故。正於鼻端觀唵字。賴瑜師之義。則謂當於鼻端之當字訓阿搭爾。卽爲面前之意。卽爲面前之意。非

正觀之鼻端。弘願案。此二說皆可用。不相抵觸。蓋觀之鼻端。與隨息合。極易得定。觀之面前。亦由鼻端引使廣長耳。

剎那

佛經言剎那。爲時之極少者。楞伽云。剎那時不住。名爲剎那。俱舍云。壯士一彈指頃。六十五剎那。仁王云。一念中有九十剎那。一剎那經九百生滅。毗曇翻爲念。日藏云。我今復說剎那之數。一千六百剎那名一迦羅。六十迦羅爲模呼律多。三十模呼律多爲一日。余嘗准日藏計算。一日夜有二百八十八萬剎那。一小時十二萬剎那。一分時得二千剎那。一秒時得三十三剎那。有奇。

讀口口會之二十祖闍夜多尊者章

近有人引婆脩槃頭尊者。以杖倚壁畫佛面事。以證佛菩薩像之當敬者。其意美矣。然其謂二果尙失果位者。則語有可商。夫積因成果。因成乃果。果而可失。不得謂果。果而可失。請告我以一切如來何時復起一切煩惱。况一果七死七生證阿羅漢。二果一上一

還證阿羅漢。三果壽終靈神上十九天證阿羅漢。經訓昭晰。故曰愛欲斷。故如四肢斷。不復用之。使果而可失。則四肢斷而又續也。經其可廢矣。夫經其果可廢也耶。然則何以有遂失二果之言。曰。此婆修槃頭尊者之已棄小乘而行菩薩道矣。豈仍墮凡夫地哉。故其言曰。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夫聞諸惡言如風如響。則法執已空。已得菩薩之如幻三昧。故遇闇夜多尊者而遂荷負如來大法也。使執失果之言以爲事實。則不但害道。前後文義亦有未融。然則杖倚壁畫佛面非過歟。曰。過則何以反以得菩薩大位。曰。是烏足異。勇施犯根本重罪。無間業也。然及悟罪性本空。卽是時於南方世界證等正覺。號曰寶月如來。况過也耶。而不可入菩薩位耶。某公尊像意絕美。而拘牽文義。言之太過。未免於道有害。故因讀此章而書其後。

留東隨筆

顯蔭

日本理化家之大發明

日本東京理化大家仁科遠平先生。於物理化學各方面。頗有研究。余以慰弔京濱災區。遠渡扶桑。在東京時。曾偕水野靜餘兩先生。拜訪其家。故得知其詳也。先生所發明之製造物甚多。不克殫述。其最奇者。如香蕉蘋果蜜橘水梨等種種果品。提去其水分。能久藏不壞。取食時。加以適量之水分。使之還原。水果之色香味俱不變。其他食品皆然。誠神乎其技。明劉基作賣柑者言。賣柑者但能保存其外觀之色。且托諸寓言。恐非實事。今仁科先生之食品。余親嘗之。能不令人叫絕。且先生通佛理。極其理化。其研究之結果。證明菜食之優於肉食。曾著菜食肉食之比較一書。詳明菜食肉食之優點劣點。列表比較。切實詳明。誠可爲肉食者之當頭棒也。（此書靜餘居士帶回中華。譯成漢文刊佈矣。）余於其家歡宴席上。言談之頃。仁科先生及海軍少將宮治先生等。皆發願終身奉持長

齋。若先生者。誠可謂明於理而勇於行矣。而先生之理化經驗。尤足證物質不生滅之妙旨也。

東京宗教大學之藏書

曾見滬報載帝國大學之西藏文藏經。被祝融氏收去。世間無第二本也。余於東京佛教聯合會。曾談及此事。適宗教大學校長在座。因謂該校尚有保存一部。余等因往參觀。該校之圖書館。組織頗完密。四壁及樓梯樓板。皆鐵製。蓋防失火也。其中藏書。最可寶者。爲西藏文藏經。黃檗版一切經。唐人寫經。宋版藏經。明藏。高麗藏。清雍正藏。則慈禧太后所賜也。又有巴利語佛經。英文法文之佛經。皆珍品也。其他若四部叢書等。雜種二千餘部。一萬數千冊。本館所有一萬四百五十五部。四萬一百十五冊。寄托保管者。三千四百五十一部。一萬七百一十一冊。珍哉法寶。富哉藏書。

日本佛教古蹟之保存

日本佛教最著名之古刹。真言宗則高野山之金剛峯寺。天台宗則比叡山之延歷

寺與大阪市之四天王寺。法相宗則奈良之法隆寺。禪宗則東京之總持寺。京都之妙心寺。黃檗山之萬福寺。余皆得一一瞻禮焉。觀於日本佛教徒之保守祖蹟。惟恭惟謹。比叡山延歷寺。藏有天台宗道邃大師之親筆付法文。及傳教大師之手蹟種種。皆希世之寶也。高野山藏弘法大師之御寶尤多。雖一屐之微。千餘年來。奉爲國寶也。奈良法隆寺藏慈恩大師像。古香古色。雄態奕然。確係唐人手筆也。日本佛教上。有關於歷史之建築物。皆受國家特別保護。而僧徒尤愛護備至。故能千餘年如一日也。中華佛教上之成績。多於海外見之。中華佛教上之著作。尤多於海外得之也。

西藏文藏經之名貴

佛經原自梵文。華文與梵文之文法不同。故譯梵成華。頗有詳略出入。唯西藏文藏經。則逐字翻譯。點滴不漏。此其可貴者一也。梵文佛經。現存者頗罕。卽巴利語（印度現在流行之文字）之佛經。大乘妙典。亦不易多覩。而西藏文則粗備。故欲補華文藏經之缺。惟有取給於西藏文之藏經。此其可貴者二也。西藏文全藏。現存於世者。在中華則北

京之雍和宮有一部。在日本則宗教大學。尙存一部。西藏境內。不知有否。希世之法寶。不可多得。此其可貴者三也。眞言密教之經典。譯成華文者。與藏文較。不及百分之一。日本方面。現在多方取助於藏文。然則藏文一切經與密教之關係尤深。此其可貴者四也。故望海內名哲。於藏文不可不研究也。

高野之寒威

高野山誠高哉。矧當冬盡春初。風雪交加。寒威誠可畏哉。瞭望天際如潑墨。俯視大地似堆銀。山林悉綴芬陀利華。而空中則絮舞鹽飛。粲粲如撒麻姑之米。紛紛如散天女之花。洵奇觀也。余以求學故。露頂跣足。僕僕於朔風大雪之下。挾卷佇阿闍黎之門。不知門外雪深數尺。如此情況。頗類當年二祖之親近面壁老人也。

眞言宗與日本皇室之關係

日本眞言宗。自弘法大師入唐求法歸朝後。平城嵯峨淳和三天皇。相繼受灌頂。醍醐天皇。賜弘法大師封諡。他若後宇天皇後三條天皇。圓融天皇。白河天皇。從白河天皇。

龜山天皇等。俱歸密門。出家爲僧。夫以萬乘之尊。出家入道。其影響誠重且大矣。此外皇后皇子皇孫皇族之出家得度者。尤指不勝屈。在明治維新之際。小松宮彰仁親王。時爲仁和寺住職。山科宮晃親王。時爲勸修寺住職。閑院宮載仁親王。時爲醍醐三寶院住職。於此足徵皇室之信仰矣。日本真言宗之現狀。卽就古義各派（高野爲古義派）而論。寺院有四千七百餘。檀家有五萬三千餘。信徒共一百七十餘萬人（以上依蓮生觀善所著之真言宗要義）吁其盛矣。

梵文之般若理趣經

般若理趣經。爲真言宗金剛界理趣會曼荼羅最要之經。真言宗僧徒。無論何人。皆奉之爲日課者。智山勸學院刊行梵藏漢對照般若理趣經而後。近來頗注意於理趣經之梵本。余學於高野。得受梵本全部。阿闍黎循循善誘。誠堪欽感。因於梵文之轉聲變化等。得稍窺門徑。我國藏經中。頗多同本異譯之經文。若不通梵文。則誠莫名其妙。故學佛者。梵文不可不研究也。梵文在佛世數百年所用者。爲悉曇。乃莊嚴典雅之文字。今世所

用者。爲巴利文。其文法等書。惟英文及日本文頗詳備。故欲通巴利文。不可不先通英文及日本文。日文文法與印度巴利文文法相同。故可依梵本直譯也。於此尤可例知日文與佛學之關係矣。

高野之春光

高野山在日本人心目中。皆認爲法身如來之淨土。故香火之盛。冠於東國。且日本全國之著名家族。其祖塋皆建於高野山。蓋取依法佛加持而速獲昇之意也。際此寒威已斂。春光大來。景物宜人。風和日麗之時。東人士之登山拜佛及掃墓者。乃紛至而沓來。其最熱鬧者。爲弘法大師入定之紀念日。（三月二十一日）余學於茲山。以在加行中。須至伽藍境內拜堂。故得徜徉於深山叢谷間。飽嘗名山淨土之清福。第見朝山禮拜之善男信女。絡繹於途。夫立教開宗之祖師衆矣。如大師之道風德澤。感人如此之深者。古今中日。殆無第二人也。

加行之興味

眞言密教。最重行持。故於修學之最初。須修四度加行。十八道。金剛界。胎藏界。護摩。日期約須二百日之久。每日須禮佛三百餘拜。誦經七小時。且兩壇拜堂。奔走十餘處。可謂勤矣。密教以發菩提心爲第一步。既發決定成佛之大菩提心。則一切行皆佛行。一切事皆佛事。故入堂禮誦。卽是登法界心宮。而顯自心塵數也。與院參詣。如登兜率內院也。山林經行。如遊七寶行樹也。其他花香鳥語。草長鶯鳴。無非顯淨菩提心之具德。穿衣吃飯。行住坐臥。一切時。一切處。皆是表淨菩提之妙行。其愉快誠非筆舌之所能形容者矣。加行中佛事。已詳拙作十八道加行祕記。

蒙古喇嘛僧旅日學密之近聞

大阪每日新聞。載有蒙古喇嘛僧東渡學密之消息。謂已達京都。不日將上高野山云云。夫我中華漢滿蒙藏之民族。固皆深受佛化之熏陶。而蒙藏尤注重密教。唯本部各省。則密學久已失傳。今欲望漢與蒙藏佛教之切實融洽。尤非研究密教不可。蒙藏皆我中華之領土也。故蒙藏之佛教。皆我中華之佛教也。蒙人而能勉學於海外。亦我中華佛

教徒精進之表示也。所望海內佛教同仁。僉注意研究密教。而融通漢滿蒙藏爲一氣。以揚我中華佛化之光。而展其救世之偉力。關係甚大。幸勿忽之。（異國之學問。尙須研究。矧在本國乎。故深望我國佛學家。尤須放開眼界。研究藏蒙之佛學。西藏佛經之豐富。較勝漢典。前已具述之矣。）

佛學大辭典與密教之關係

日本密教之隆盛。誠爲可欽。卽天台家亦傳密教。謂之台密。故教相方面。大半皆密教之著述也。織田得能氏所編之佛教大辭典。其內容多採取於密藏。可想而知。我華密學久絕。今欲重光斯道。其取資於佛教大辭典者。甚多。此書經疇隱居十彥譯而重編之。尤覺完美。誠研究密藏之極好參考書也。丁氏編佛學大辭典。其卷首冠以肖影。華人士多非議之者。殊不知織田氏所編之佛教大辭典。其卷首固載有織田氏之肖影也。且東人士之著述。多冠肖影於卷首。不足爲異。華人少見多怪耳。

日本密教著述之概況

日本自弘法大師受兩部密法而歸。盛弘其道。而同時入唐求密者。非止一家。於是
 有東密（弘法大師正傳）台密（天台宗之兼弘密教者）之分。台密家之學說。多偏
 墮網。而於天台宗之本旨。亦多不合者。故學密教者。自以東密爲較勝。東密後又分古義
 新義。然新義之說。殊不可靠。而古義家之末葉。亦多支離。故研究密藏。於東國各家之著
 述中。不可不精爲抉擇。否則恐爲謬說所誤也。考日本密教著述之最精純者。當推弘法
 大師與興教大師。（興教大師。雖爲新義之祖。而立新義之學說。非興教大師。乃賴瑜大
 師。賴瑜大師之說。謬妄甚多。）其他雖有傑出者。然皆不過祖述弘法大師及興教大師
 之餘緒而已。故研究密教者。取弘法大師及興教大師兩家之著述。方爲捨劣取勝。得其
 精要矣。

日本各宗派之異見

佛法之在中華。於宗派之分張。不甚注意。而各家著述。互爲攻擊之點亦甚罕。（雖
 或有之。亦不致過於背理。）在日本則不然。宗派之知見極深。蓋各想開宗派而作聖人。

（凡開宗之祖師。後人稱之曰聖人。聖人愈多。而學說愈歧。真理愈晦。其最誣罔者。爲日蓮宗。攻毀真言宗。不遺餘力。因而於自己所尊之法華妙義。亦全失之。甚可笑也。其他若真言宗之新義家。淨土宗之真宗與時宗。立說亦稍有過偏之處。故日本之佛法。不若中華之含融少諍也。

慧圓居士雜記

史一如遺著

金剛經要義

金剛經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菩薩者自覺覺他之謂。如來令其自覺。故善護念之。令其覺他。故善付囑之。須菩提問云何應住者。謂云何應住菩提心。（以上

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句故。屬自覺邊事。云何降伏其心者。謂云何降伏衆生。心屬覺他邊事。故佛答云何應住。曰應無住而生其心。生心者。生清淨心。生無所住心。生度衆生心。亦卽生菩提心。如不住相布施等是。答云何降伏其心。曰一切衆生。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是以無相度生。爲降伏衆生心之第一要義也。此二義爲全經之關鍵。亟須分別明確。不可僭侷言之。

心經要義

問曰。心經中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四句似可以真俗不二一語括之。旣曰不異。復曰卽是。究竟有無淺深分別。且色空二字。本屬對待。祇言色不異空。或色卽是空。便可知空不異色。或空卽是色也。何必如是展轉敷陳。多費詞句乎。答曰。此四句僭侷觀之。雖一真俗不二之旨。然仔細思維。其中大有淺深先後之可言。蓋首二句卽色空不一不異之意。後二句卽色空究竟是一之意。旣名曰色曰空。可見不一。於不一中表示其同。故曰不異。此當指二者而言。復進之曰卽是。正明色空名言雖二。究竟是一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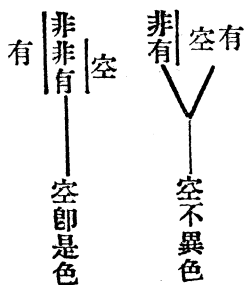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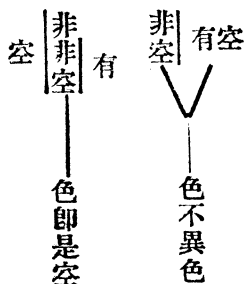
復次此四句又可以凡夫二乘菩薩如來四者如次解之。凡夫執心外有色。故示之曰。色不異空。蓋破其心外之色是無故。二乘執涅槃爲空。故示之曰。空不異色。使知所執之空。非是真空。祇是偏空。不異於色。故菩薩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所謂生死卽涅槃。煩惱卽菩提。故曰。色卽是空。我佛如來。以大智大定之法身。垂迹應世。所謂雖行於空而殖衆德。本雖行無相而度衆生。故曰。空卽是色。吾人讀經。一字一句。皆不可空空讀過。煌煌法寶。何等尊貴。其文字間豈有如是之展轉敷陳。光無實義耶。

佛法空有二輪。空者性。有者相。性相不能獨立。故空有不得分離。說有卽須說空。說空卽須說有。蓋世所謂空有者。卽非空非有。亦非非空非非有。非空卽有。有是真空之有。妙有。故曰。色不異空。非有卽空。空是妙有之空。真空。故曰。空不異色。非非空卽非有。究竟空。故曰。色卽是空。非非有卽非空。究竟有。故曰。空卽是色。法性宗就體而立。故一切皆空。法相宗就相用而立。故一切是有。二者交融。攝佛法盡。心經屬般若一部。重言性。故有空中無色等云云。

如是義。明法界法爾如是義已。乃知紛綸不可悉紀之諸法中。惟有此法為畢竟真實不

歐陽竟無先生語錄初輯

韓心觀



虛餘皆迷妄。正見正信。既屹然以立。庶幾不爲一切戲論所搖惑矣。

爲世智所囿者。非惟於出世間勝義無所了解。而迷情內蔽。各取其執。亦且不達世間之所以爲世間。此猶居甕者。弗能運甕也。故卽欲明世間。亦須具出世間智。

世法自儒家言之。首在嚴義利之辨。故建立道理。以固有之良知良能爲基本。若夫出世法則異是。自唯識家言之。其分判在有漏無漏。苟其有漏。則雖蓋世聖哲。仍屬三界凡夫。

孟子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斯非至論。赤子之心。雖若渾樸無可瑕疵。然尅實而言。全爲善惡雜具。遠非無漏種子之純善無染者。可同年語。其較於成人。特其雜染種子。因助緣不足之故。暫隱伏而未顯現。卽偶爾顯現。其行相不如是之粗耳。烏可謂爲至善。儒家以是爲立教之鵠。此其所以無究竟之譚。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客耶秘耶。未悟入耶。非所敢知已。

儒與佛異趣。儒者就此世間此時代此種性。而權言暫時安善之術。萬有之實。生死

之根。非諱而不語。卽語焉不詳也。循其道而往。君子則禮樂刑政。小人則飲食男女。流轉復流轉。遷謝復遷謝。安其所安。有窮萬劫而不知返耳。佛法云何。就一眞法界而爲究竟。如實之開示也。故所陳皆根本理。皆不二義。絕與世智之陷于尋丈困於沾著者相遠。一淺而狹。一深而廣。一粗而疏。一精而密。一隨勢遷變。一澈底解決。不可不辨。

六祖見爭幡動風動者。而曰仁者心自動。惟彼道家及儒者。亦有天地與我爲一萬物與我一體之談。吾謂此中眞詣。惟治唯識學。而如實證解者。乃能明之。餘之搬演此言者。皆備侗模糊自欺欺人者耳。

無著菩薩以前。不言唯識之義。言之自無著始。其弟世親菩薩張大之。厥後十大論師剖析抉擇。乃完成之。而護法菩薩爲尤精審。原其初。佛微著其旨。恢弘其緒。以成學。則後賢所有事。蓋理自本成。非由人造。而疏通證明之力。自可以時進而益宏。學者當知唯識猶爲初步事。今後由唯識更進而唯智。乃吾輩責已。

學法相唯識之學者。最忌爲名相所縈。而不明其統系。

有情者何。含識之謂也。故含識則木石亦曰有情。如樹妖石祟精爽憑之之類。是捨識則血肉筋骸之聚亦不得爲有情。如屍體是。

或問無情有成佛義乎。曰世安得有離乎含識而獨立之無情物哉。含識可成佛。則謂無情成佛亦無過。第須會得一切無情與諸含識之關係。乃不失其義耳。

世出世一切法。無非種子和合顯現而成。其談種子最擅勝場者。則唯識家也。世間萬有生滅。依本具新熏之有漏雜染種子以立。出世勝妙無盡功德。依本具新熏之無漏清淨種子以立。解種子義。則體用不致混淆。而轉依之理可明白無誤。彼大乘中之惡取空。與凡小外道之執有實境在外者。皆不解種子義之所致也。

一切惟心。不從外得。佛及有情。交網而互遍。皆不能親緣他而惟親緣自。法爾之理如是。無可易也。諸有不明教理。而一往談西方極樂世界者。執有阿彌陀佛可以親見。執有心外淨土可以往生。事則同乎耶教。念不離於欣貪。果足劭耶。智者于此。識其爲方便而善用之。則亦可矣。今有人焉。不思皈依三寶。法爲其一。已既不樂廣持經論。以探諸佛

勝義而更訶厭多聞熏習。以揚盲修冥往之風。是亦不可以已乎。

淨土宗勸言臨終正念。卽得見阿彌陀佛往生彼國。事果稱理。固無疵也。特是人之就死。四大敗壞。苦痛逾常。其能正念者已不多觀。卽令平時無間勤修。捨報時能一心不亂。然如陡然悶絕。或夢寐中爲人所賊而遽捨報。將奈之何。理有未明。則事多爲礙。智者于此應更詳審。

唯識於內法爲獨有着落。而不倫于餘說者。卽在萬法各有自種頓生頓滅十字。起信論謂真如生起無明。無明復生三細六粗。所以不叶於理而啓人誤解者。爲其以一生多且雜之相狀也。

世法所明。爲比較取勝之理。故依時依地依人依事而有不同。通途謂世無真理定。則固其所也。佛法所明。爲法爾如是之理。無論佛出世與否。此依他起圓成實之本然性。恆常如理安住法界。畢竟平等。無可動搖。卽佛說法亦第稱性如實爲衆生敷設耳。以此世法與出世法。其本各殊。前者許有進化。後者原自本成。前者在比度參伍求較精之

結論。後者則過去諸佛親證一味已得結論。後學惟本純粹之信仰。謹嚴之比量。從而探索其真正之義蘊耳。庸薄士夫。不親聖言。不修正行。不求引生無漏種。而輒憑小智狂慧。以猜測出世無比之法。異乎吾所聞。

吾國從事佛法者。舊稱宗門教下。宗明頓超。教以漸入。平心細察。宗與教應機執縛。則教實愈于宗。蓋菩提涅槃之理。微妙最微妙。甚深最甚深。難通達最難通達。如彼宗門所標截斷衆流。直抉諸佛心印者。非曾歷劫修行具有上上利根者。其孰能與之。苟非其人。而能於談公案逞機鋒外。有若何成就者。吾見亦罕矣。言教則不然。理則可研。行則有矩。循序而進。如拾級然。聞思成慧。功不唐捐。所就淺深。視乎其量。吾今明教。則主張漸入者也。

佛法之寄首在種性。彼斷善根之無性有情。且不信有佛法。更何論於發心修行。諸佛雖具大悲。對此無性有情。亦固無如何也。具有此無漏種子者。則歷萬劫生死而不虞其退轉。喻如撒一微塵麥。種於萬里沙漠中。若無是物。而見雨即芽。故學佛種性居第一。

發心居第二。

學佛宗旨何在乎質言之。求引生本自具有之無漏種而已矣。而其初步。在於數他人珍寶。蓋自初無珍寶可數。而不得不藉數他人珍寶以自啓發。亦勢也。今人好弄私智。好驚高遠。而於玄妙窠臼裏談受用。卒之蜃樓不可登。畫餅不堪食。取鑑不遠。口頭禪者。則其選矣。若吾輩之真實受用。且未遑高論。先於知見上求之。讀書中求之。蓋在凡夫地位。以多聞爲熏習。境則現成。事則親切。熏習既久。資糧充足。自然溢發。乃有真正發心可言。由此加行進於聖位。乃有真實受用可言。若初叩內法之門。卽掠地上菩薩境界之影。以爲活計。斯自廢之道也。戒之戒之。

性宗有大論應學。大智度論是也。相宗有大論應學。瑜伽師地論是也。

一切色法。無論爲山河大地爲根身。皆八識相分平等變現。本無親疏可言。而衆生偏執根身爲自體。而與之共安危者。此由中有趣生時。於父母交媾起顛倒想。妄執精滴爲自體。而粘合任持。名羯邏藍。其後六根成滿。遂爾刻刻愛護痛癢相關。其實蓋最初一

念之擴充而底此耳。

唯識學在明因果之義。世間萬法森然。倏生倏住。倏異倏滅。除因果外更無餘蘊。一切形形色色流轉不息。一因果變演而已矣。誰爲因果。種子也。種子亦名習氣。凡法才生卽滅。而有能生後現因性。是爲習氣。習者數數現之謂。氣者氣分非實物而又非無物之謂。以此無量無邊習氣。重習增長。互擊互發。念念相續。法界宛然。唯識學者以詮此宛然之由。致爲其中心。而令衆生悟此宛然幻像。入無所得爲其歸宿者也。

種子爲譬況之詞。意曰有能於此能生諸法耳。佛說巧妙。多立喻說。蓋喻有二利。一使聞者易曉。二活動不滯。六籍中之易經。以象爲體。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亦喻說也。種子有本具始起二義。由其本具。所以不立初。由其有始起。所以不可測。

法界之體爲性。法界之用爲識。性體非尋思之所行。故亦非言詮之可及。惟識用純乎俗諦。智者正可善巧言之。

佛法空有二輪。少不得。多亦不得。而又不可分離。說有卽須說空。說空卽須說有。蓋

世無一物。非亦有亦空也。言空有則啓爭。言性相則無爭。法相以非空非不空爲宗。法性以非有非無爲宗。言非空及非有在破外。言非不空非無在喻內。明夫說空說有皆有所爲。則知性相實交融也。

性宗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就體而談耳。談用則明明有別。證諸事實。揆以常理。則知相宗所主五種種性勝劣不同之教。爲不可破也。

凡關修證邊事。均就能一方言。若就所一方言。則誤會繁興。妄計百出矣。學者最當明此。免墮邪見。

讀解深密經。最當留意者。爲分別瑜伽品。以相宗六經中分別瑜伽未譯。而菩薩行中止觀爲主。斯製既缺。行遂無準。幸分別瑜伽品。在於無分別一心爲止。有分別多心爲觀之旨。頗致詳焉。學者得此。猶可索範也。

禪宗爲教外別傳。淨土宗爲教內別傳。（有經論）天台賢首兩宗。爲中土所詮之性相別旨。據至教以爲辨。均非正宗。凡物有正有別。正爲經常無改之大準。別者所以補

正之不足。濟正之偶窮。而通其所或未通焉。學者固當於正宗取逕。而姑置其所謂別傳也。正宗者何。性相兩宗是也。性相不可別詮。在瑜伽宗則明識相識性。在般若宗則明無相之相無性之性。性相二義。攝佛法盡。學者可不務乎。

佛事卽覺事。覺者見也。故學佛以明見爲始。欲明見須明六現觀。六現觀者。一思謂思所成慧。資以引生智諦者也。二信。謂信仗三寶以輔成思慧也。三戒。謂制念於一處。使心力不虛耗。精凝神聚。思慧乃能增長也。四智諦。智者根本後得二智。諦者真俗二諦。此爲求證之唯一標的。而有待於思慧引發者也。五者邊智諦。擴充智諦之謂也。六究竟圓滿智諦之謂也。故學佛純以明見爲事。修行不過修其見而圓滿之。六度必以智爲前導。乃能達於彼岸。義亦如此。世人不務欲明見而惟曰修行。又何怪乎菩薩之求。乃得魔外哉。

有漏與無漏。各有自種功能。決定差別不可混同。衆生位之爲有漏種子現行。固不待論。然彼八識田裏。亦有無始以來從未現行之無漏種子寄存。爲未來成佛之因。學佛

主旨。亦即在求此本有之無漏種子現行而已。夫既從未現行。今恃何道而令其現行起用乎。無他。多聞熏習如理作意而已。原夫多聞熏習如理作意。雖屬善分。仍爲有漏。特此有漏善以性順於無漏。故能引發無漏。此猶培樹然。不必於種抽芽。但疏土以助其生機。而芽自欣欣向榮。蔚爲枝葉暢茂。皮幹蒼堅之盛象。又如懸衣於壁。敲壁而衣動。置盤於案。拍案而盤鳴。學者幸致思焉。

唯識分今學古學。於太賢圓測窺基三大師處求門徑。先勸其不合處。次觀其各自獨到處。綜合會通而據其精。此治唯識今學之方也。置十師以後義。而冥心以求無著世親之著述。對比稽度。不參情感。惟以故文釋故頌。將見舊時壁壘。別具風儀。此治唯識古學之方也。

心所有法乃心王之別用。小乘或立百餘事。或立八九十事。大乘則立五十一種。皆方便施設耳。其實可推至無量。以心之用本無量故。

佛法自以了生死爲要。然大乘所謂了者。爲明了生死之實際。而不迷於生死。不似

小乘之厭苦生死求不受也。

禪宗之參話頭。一在使行者明。那不住義。一在使行者明。一處不能容二物。義其旨固不在話之有意否也。

密宗之開祖爲普賢。而宏之者爲龍樹。其教以禪爲體。以我入佛。佛入我。生佛平等。卽身成佛爲精神。餘如結壇誦咒皆方便也。欲明其理趣。當讀大日經。金剛頂經。當治不空善無畏一行諸賢之疏。欲神其方便。當證音聲於梵土。當證儀軌於西藏。若彼日本之真言宗。其初本自我國傳入。轉爲東密。台密。於理已有舛誤。於事尤多改易。名實相詭。識者嗟之。加以持教之阿闍黎。又多戒行蕩然。不堪荷法。以之自修。則萬難如如相應。以之宏教。亦徒撐門面耳。何用从之。

佛典中關於事相者。多係沿襲婆羅門舊說。或隨順世間串習之譚。旨在方便接引衆生。學者不可隨言取執。又理之屬於隨轉門者。義亦同此。所謂權巧卽究竟也。

天台宗賢首宗淨土宗。皆不能說到以九事二轉依爲教。唯法相宗於此獨詳。比於

諸宗特爲有着落也。欲明西方學與此土學之關係。欲決性相二宗之諍論。均不可不通世親學。世親之學。具見於其所著之二十八論。約而言之。根本在於發智六足。由小轉大之樞紐在於俱舍。更始在於攝大乘釋。歸宿在於三十唯識頌。

佛法何以大無量故。大平等故。大學佛而不見其大。則隨學何宗。皆落邊際。而墮於小乘外道世間法之數矣。是三者皆蔽其見。不能如佛法之一切如實無增減過。此佛法之所以爲勝人。或譬小乘外道世間法爲不是。而彼小外凡亦互相非。佛法獨能如其本際平等視之。一切無外。一切不捨。王陽明謂泰山不如平地。大地之大。正由於平。佛法亦爾。何以能平。如質之謂平。稱性之謂平。不必坦途乃爲平。卽巉巖峭壁亦無不平。蓋非外境有平不平。高下皆由自心生耳。

瑜伽師地論五分中。以本地抉擇二分爲最要。本地分談法相。抉擇分談唯識。菩薩地居本地分。解深密在抉擇分。法相無所不包。以廣大宏博著。唯識專明於境。以精微洞澈著。所重不同。治之者宜加思擇。設未治法相而遽治唯識。則逞小慧者喜其分析精細。

且擊唯識與西洋科學哲學等量齊觀。專攻唯識而不明法相。則趣寂厭世者。唯了諸法苦空無我。且住於涅槃。以解脫果自限。以是之故。爲學次第。宜先法相而後唯識。

諸佛語言九事所攝。此言最當留意。先問佛說何語。次究此語何義。如是次第以講佛法。而後佛法乃明。言乎五蘊於九事中居其一耳。小乘心量不廣。於五蘊執有實體而弗達其義。爰說空以啓之。然空爲性中之一。亦猶夫蘊爲法中之一。於空起執。抑又病矣。佛法性相最要分析清楚。數百年來。治此學者多未致力於此。今略發之。唯識但五蘊中之一部。而法相則九事并包。大小精粗。總之爲相。諸佛之舉相。其意在乎性也。性有多種。空但其一。餘如苦無常無我皆性中事。佛言五蘊本具種種義。所謂一法多義是也。義有淺深廣狹之不同。小乘見其偏。大乘則見其全。小乘但見無常與苦。於空僅見少分。而不知十八空。大乘則見及無我。諸佛於無量性中特提一空字。以其可概括種種性也。苦無常等不能賅空。空則可賅苦無常等。故對小乘特言空也。性相原一。方便別之爲二。而論性則必及相。佛初於一切法中抉出五蘊。於一切性中抉出空言之。俾說空者不忘何法。

之空。乃小乘忘相墮空。故又於法相中提出一切法。於一切性中提出無我。以見一切法一性。言一切法唯識無我。此從百法明門論見之。言一切法空。此从大般若經學空不證品見之。空者體。無我者用。性宗言體故說般若。相宗言用故說唯識。合般若唯識觀之。會通性相。乃見佛法之全矣。

昔佛說四聖陀喃曰。一切法無常。一切法空。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皆就一切法言。其於般若專言空。其於法相特詳無我。旨在偏詮。意存挑選。今人言空宗創自龍樹。相宗創自無著。其實四聖陀喃備具各義。一切法無常啓小乘。一切法空啓大乘性宗。一切法無我啓大乘相宗。涅槃寂靜則通於大小乘。明乎此。則可瞭然於佛法之宏大。而不致局於權說矣。

不慧來內學院且十閱月。承先生之訓。夥矣。舊時法侶。多有函請舉所聞以告者。今輒彙自去秋及冬耳受者述之。命爲初輯。餘正編次中。當續布以餉樂聞。先生之言論者。心觀附誌。